

《娱目醒心编》（清）玉山草亭老人 编次

原序

稗史之行于天下者，不知几何矣？或作谈奇遣譎之词，或为艳丽淫邪之说。其事未必尽真，其言未必尽雅。方展卷时，非不惊魂眩魄。然人心入于正难，入于邪易。虽其中亦有一二规戒之语，正如长卿作赋，劝百而讽一，流弊所极，每使少年英俊之才，非慕其豪放，即迷于艳情。人心风俗之坏，未必不由此。可胜叹哉！

至若因报应之书，非不足以劝人，无如侃侃之论。人所厌闻，不以为释、老之异教，即以为经生之常谈，读未数行，卷而弃之矣，又何益欤！

草亭老人家于玉山之阳，读书识道理。老不得志，著书自娱。凡目之所见，耳之所闻。心有感触，皆笔之于书，遂成卷帙，名其编曰《娱目醒心》。考必典核，语必醇正。其间可惊可愕、可敬可慕之事，千态万状，如蛟龙变化，不可测识，能使悲者流涕，喜者起舞，无一迂拘尘腐之辞，而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。既可娱目，既可醒心。而因果报应之理，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，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，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。余故急为梓之以问世，世之君子幸勿以稗史而忽之也！

乾隆五十七年，岁在壬子，五月十有二日，自怡轩主人书

卷一 走天涯克全子孝 感异梦始获亲骸

第一回

纯孝由来出性天，三牲五鼎总徒然。

天涯走遍寻遗骨，留得芳名万古传。

孟子有言：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最是人生乐事。设不幸而父南子北，兄弟东弟西，生离犹如死别，岂非人生极苦之事？然或遭世乱，或为饥驱，好好一堂聚处的骨肉，弄得一在天涯，一在地角，生不能形影相随，死不能魂魄相依者，比比而有。世人每说：人之生离死别，皆由天数注定，非人分成可挽回。不知数虽注定，挽回之力，全在乎人。果其仁孝之念，发于至性至情，一当骨肉分离，生必寻其踪，死必求其骨，极艰难困顿之时，而此心不为少挫，则鬼神必为之呵护，夫地必为之周全，毕竟报其苦心，完其骨肉而后已。古语云：“孝可格天。”盖育明明可验者。古来如孟宗哭竹，王祥卧冰，俱是孝感动天的故事。我要说孝子万里寻亲遗骨。且先说寻兄弟的事，作一引子，与看官听。

话说前朝崇祯末年，常州江阴县有一旧家子弟、姓徐，名尔正。父亲已故，母亲陈氏，领着幼弟一人，年才十岁，学名尔嘉。尔正从幼读书，专习举业；年逾二十，已经娶妻。其如命运不通，未能入学。平日事母极孝，抚养幼弟

尤加爱惜。家道虽非富足，尚可度日。奈其时正值明季鼎革时候，天下荒乱，百姓流离受苦，江阴一县屡被兵火，城中安身不得，合家人口避往城西数十里外青一埭上居住。渐渐家计萧条、用度日缺。要晓得当此世界，留得一家性命，便是侥幸的了。

那时大兵南下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扫除余寇，兵马塞途，乡村僻处亦纷纷而来。虽军令严肃，难免地方骚扰，以故兵马所至，人人关门闭户，不敢窥探。一日，有一骑马军士在青山埭上经过，下马少息，将马系在一棵大杨树上，适当尔正门首。其时尔正不在家。尔嘉却好走出门来，见有一匹马系在树上，小孩子家顽耍心重，心中大喜，借着傍边石凳垫脚，小孩子身轻一扒就扒在那马背上。恰好军士到来，见一孩子骑在马上，他便将缰绳解脱，牵了便走。尔嘉正在要马行动，见他牵了走，以为得计，并不呼喝一声。那人将马牵远，即便耸身上马，把尔嘉用手挟定，加上几鞭，竟一溜烟不知去向了。

再表陈氏要叫儿子读书，屋里不见，走出门外来寻，左右观望，见一相热邻人走来，便问道：“你见我家小官人么？”其人道：“我正要问。方才见一骑马人挟一孩子，飞马而走。马背上抱的孩子，倒像你家小官人模样。未知如何被他挟去。”陈氏大惊，忙寻尔正来告诉失去兄弟。尔正忙从去路飞步赶去，赶了十余里路，天色已晚，杳无影响，只得回来。母子相对悲泣。算计明日再去城中打听。过了一夜，绝早抽身到城中探听消息。有人说：“大营兵马，今早五鼓起行，所掠人口，俱已带去。”尔正听了，便知兄弟去路已远，犹如落在井里一般，含泪回家，告母知道。陈氏此时心如刀割，整整哭了一夜，越思越痛，日夕悲泪不止，渐渐两目失明。

尔正一发愁闷，欲到远路寻访，又念家无隔宿之粮，老母何人看顾？适近处有一开油店的，觅一雇工人，尔正欲图工食养娘，便雇与他家，日间帮他做生意，夜间温理旧业，读书往往达旦。

其年适值考期，尔正辞别店主，欲去赴考。主人笑而许之。那知县府试后，宗师按临，高高进了一名秀才。报到家中，陈氏也自欢悦。店主且骇且喜，也肯略为饬助，把入学事情料理过去。明年有人请他处馆，束修颇厚。处了几年馆，家中渐有蓄积。一日，告陈氏道：“家中用度，一二年可以不缺，儿今日可以出门寻弟了。但须远处遍访，回来日子，迟早难定，母亲须要宽心等候。”其母道：“儿此去寻得见，便是天从人愿了！”一面嘱咐妻子善理婆婆，自己带些盘费，徒步而行。

尔正料满洲兵镇守北路者多，遂渡江过淮，往山东、山西、北直一路寻去，逢人便问，遍贴招子。晓行夜宿，走过几个省分，历过万里程途，杳无踪迹，只得复往南来，以图一遇。今且慢表。

且说尔嘉当日被人挟在马上飞走，吓得如醉如呆。一到营中，将他放下。小孩子离了家乡，满眼生人，便大哭起来。那人见他哭个不住，拔出刀来吓他要杀。小孩子怕杀，就不敢啼哭了。过了几日本，派在某都司标下服役。每日厨下烧火，堂中扫地。其后年纪渐渐长大，放马砍柴，一应下贱勾当，无一不使唤他了。几次欲要逃归，又闻逃走的捉转来要问重罪，所以一步不敢走动。

其时，尔正适到金陵，偶在城下走过，背后猛然宵叫“哥哥”之声，声音颇熟。回转头来，见一砍柴汉子，在后赶来，扯住尔正的手，道：“哥哥，那里来？想得兄弟好苦也！”尔正道：“你是尔嘉兄弟么？寻得我好苦！今日方得见面，为何如此模样？”遂相抱而哭。因问：“一向住在那里？”尔嘉道：“在某都司标下。主人拘管甚严，寸步难移。”尔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且同你去见主人。”

看官，要晓得尔嘉失去时，年才十一，今隔十余年，已成一长大汉子，又且面目黧黑，形像多改了，尔正那里认得出来？若尔正年纪虽多了十年，形容原未改变，故尔嘉尚能认得。当日若非尔嘉叫应，竟要当面错过了。

当下兄弟二人同到都司衙门。尔嘉先进内禀道：“小人有一哥哥，相寻到此，来叩见老爷。”都司便唤尔正进见。因是兄弟的主人，不免叩下头去。都司便问：“你做甚么的？”答道：“是江阴县秀才。”都司道：“既是秀才，是念书人了。你寻兄弟怎么？”尔正道：“兄弟外外多年，老母家中日夜悬望，哭泣不已，至于双目夫明，故不惮远来寻取。欲求老爷发一点慈心，放兄弟回去，见母亲一面。此恩此德，没世不忘！”都司道：“放他回去不难。但要身价银五十两。如无银子，休想回去！”尔正再四恳求，都司只是不允，只得禀道：“老爷必要身价，此时却未曾带来。待我回家凑足银两交上，然后领归，不知肯么？”都司道：“这却使得。”

尔正辞了主人，别了兄弟，星夜赶回，禀知母亲。家中无措，只得向亲友告贷。亲友重其孝友，各相资助。凑足了五十两之数，赶到金陵，交还身价，才得兄弟同归。

一到家中，尔嘉跪在膝前，叫母不绝。陈氏喜得涕泪交流，抱住儿子，如获至宝，自顶至足，处处摸了一遍，忽问道：“吾儿，你的面孔怎么大异往日？”尔嘉道：“娘看得见我么？”陈氏道：“看见。”尔正亦忙上前道：“娘还看见我么？”答道：“也看得见。”两人大喜，俱向天叩头，道：“蒙上天鉴念，我母双目复明！”合家喜个不了。

斯时，亲戚邻里闻尔嘉归家，俱来道喜，又知其母双目复明，益发称赞不绝，俱叹道：“此皆尔正孝友所感！可见天心佑善不爽。”其后徐氏子孙，读书孝友，门第日盛，至今为江阴望族。

法昭禅师偈云：

同气连枝各自荣，此此小事莫伤情。

一回相见一回者，能得几时为弟兄？

此偈发人手足之爱。今看了徐尔正寻弟这段故事，就是铁石人也该感化了。更有孝子寻亲骨殖一事，其事愈难，其情愈苦。而天之所以报答孝子者，其迹愈奇。待在下细细说来，下回便晓。

同胞骨肉本相亲，何事分张等路人？

万里相寻全至性，子孙荣盛合家春。

第二回

谋生无计远乡闾，妻也睽违，子也睽违。山川迢递病支闻，生不能归，死不能归。思亲孝子泪沾衣，朝也含悲，暮也含悲。艰危历尽父骸回。天也维持，人也维持。右调《一剪梅》

话说明季末年，吴门有一孝子，姓黄，名向坚，字端木。其父字含美，为云南大姚令。时值天下大乱，干戈四起，据土称王者纷纷不一，滇南一路几成异域。含美义不从逆，埋名隐姓，遁迹民间。孝子徒步万里，历尽艰苦，寻其二亲以归。闻者争相敬慕，或作传记，或为诗歌，甚至演为传奇。至今优人演唱，虽妇人孺子，莫不痛哭一回，欣喜一回，尽知黄孝子之名。

其时，有一名士计甫草，执贽孝子门下。有人道：“孝子无文采，你何故师事之？”甫草道：“吾师其行，非师其文也。天下的人，有能只身徒步，走万里蛮瘴之乡，虎豹虺蛇盗贼也不怕，风波险阻也不惧，饥寒疾病也不恤，奉其二亲以归者乎？天地鬼神且敬之，吾何敢不敬？且世之拜人为师者，大抵通声气，树党援，不问其人之实行何如，依草附木，以出门下为荣。不此之非，而转疑孝子为不足师乎？”人皆服其高论。可见人莫重于实行，而实行尤莫重于孝！

后百余年，而又有昆山曹孝子事。孝子名起凤，字士元，原籍徽州。父名子文，母李氏。子文以货殖为业，后来迁居昆山县，家道渐消，用度觉得艰难了。俗语说得好：“坐吃山空”。子文本系经营人，焉肯束手坐困，因思出外做些生意以为一家活计。闻得药料多出四川地方，贩卖者每获厚利，所以决计欲往四川。儿子年幼，托弟子斌熙管门户。又向妻子叮嘱一番，约定归期，多则三年，少则二年，带些资本，孑身独往。

常言道：“钻天洞庭，遍地徽州。”故徽州人作字最多，出门不忧无伴的。即家中妻小亦以远行为常，绝不阻留。那知子文出门之后，不知不觉过了数载，音问杳然，家中不免着急，求签问卜，几无虚日，凡有在四川作客人家，皆去打听消息。或言在某处曾会过一面的，或言从未会见的，捕风捉影，总

无的确的信。家中用度一日窘一日，再迟下去，渐渐有绝粮之厄了，因此悬望益切。

一日，听见有一徽客新从四川归来，李氏命叔子斌急往探信。那客道：“闻令兄于几年前已经病故，故同乡客人尽皆知道。只因相去路途尚远，故未晓得死的月日，死的地方。死信则是确的。”子斌疾忙回家报知嫂侄，合家大哭，挂孝招魂。

其时，士元年才十六，对母哭道：“父亲已经身死，骸骨不知抛落何处，孩儿欲要亲到四川寻取父骨回来，望母许我出门。”李氏哭道：“这里到四川有五六千里路，你年纪尚小，又无行李盘费，怎生去得？”士元见母不允，自忖道：“父即不得生还，难道骸骨也不能归里？但家中实无余积，盘费一无所措，如何去法？”想到此处，泪如泉涌，呼天抢地，大哭不止。

一日，忽有一故人到士元家来。其人姓潘，名甸村，原籍徽州，住居苏郡。与子文莫逆之交，常相往来，士元亦曾见过几次。闻子义身故，特来吊问。子斌陪坐堂中。士元出来叩谢。甸村见了，蹉叹不已。士元坐在地下，只是哭泣。甸村问道：“如今你家作何算计？”子斌道：“吾的侄儿思欲赶到川中寻父遗骨，一则怜他年小，未可出远；二来家中用度日极艰难，那有盘费出门？所以在家朝夕啼哭。”甸村道：“少年有些孝思，却也难得。若论盘费，吾与令兄平日情同骨肉，亦不忍听其骸骨不返。如若要往，愿以百金相助。但令侄年小，积途万里，孤身独去，却不放心。”子斌道：“甸兄有此义举，这是吾家生死感戴的！吾侄年小，弟愿代他前去，寻取骨殖回来。”甸村道：“兄肯代去，最好的了。吾即送银到来。”说罢，起身别去。斯时，士元感激，李氏心中稍宽。

不上两日，甸村果送盘费百两过来。子斌便收拾起行。母子谆谆致嘱：“寻见遗骨，速即归来。”子斌诺诺而去。

自子斌去后，将及一载，母子眼巴巴无日不望。那知子斌初到川中，只道一问便有着落，及至东寻西访，毫无踪影。担搁二年，看看行囊将尽，留此无益，只得独自回家。连着在路日子，准准三年。

士元见叔父回来，依旧寻不着父亲骸骨，益发伤心大哭，向母亲道：“儿此番生生死死，总要寻着父亲遗骨。即盘费全无，求乞前去，也顾不得！”李氏与子斌再四阻留，士元去志益坚。

其时，甸村闻子斌归家，正来问信。士元出见，哭诉道：“前承老伯厚赠，徒负盛德。侄今亲往寻访，就令走遍天涯，沿途乞丐，亦所甘心！万望伯父看先人之面，照顾家中老母一二。”说罢，跪下痛哭。甸村一见惨然，即忙扶起，道：“你有如此孝心，吾也不好阻挡，想上天亦一定怜你的。如无盘费

，吾再助你五十两便了。”甸村一到家中，便送银过来。士元留下三十两作家中用度，自己带了二十两作路上盘费。临行时，母子痛哭一场。士元自料此去路程难定，归期未卜，盘费前后不够，总要在外打算，多留些家中，好待母亲过活。

且说士元别了母亲、叔父，一径起身。初尚搭船，行了数日，渐出江南疆界，心中想道：“吾日坐船中，怎能得见父骨？须在陆路寻访，或者问得出来。”遂辞别船家，徒步而行。又思：“我只一张嘴，那里能逢人便问？”因而买一尺方的黄布，将父亲年貌、履历，自己寻取骨殖，求人指示的意思，备细写明，负在背上，以便访问。果然路上看见的人皆来相问。有的道：“是‘袁怜党’假作孝子骗人的。”有的道：“看他容颜哀戚，实从心上发出，是个真孝子。”旁人谈论，纷纷不一。又有人指点他道：“某处地方，徽州人作客最多，你应某处去访问。”

士元听了，不论远近，便去探访。或日行数十里，或日行百余里，遇不着宿头，就在枯庙中过夜。走了半年有余，才至四川成都府。此处却因子斌来寻访过一番，士元一到，便有同乡人告诉他道：“前日令叔到此，寻了二年，杳无踪影，看来令尊遗骨不在此处。况四川一省，地有数千里大，还宜别处去寻。”士元便离了成都，向东寻去，直至滇南境上，并无踪迹。退转身来，又往金川一路寻觅。其处皆高山峻岭，行走的路益发险绝，人烟绝少。

一日，行至黄昏时候，茫无宿处，路旁见一石洞，钻身入去，宿了一宵。天明看时，只见满地毛骨，血痕点点，起身便走。走过数里，才见人家。居人见他来得早，便问：“客人，昨夜宿在何处？”士元告他宿处。人皆吐舌道：“此是老虎洞，如何宿在里头？”有的道：“此位客人，想是铜皮铁骨的，老虎不要吃他。”有的道：“你看他背上所负的榜，是个寻亲孝子，所以老虎不敢害他性命。”

又一日，贪走失路，寻不着旅店，遇一破寺，推门进去，见殿上十数个长大汉子坐在里头饮酒，两旁排列刀仗，一见士元，便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敢来窥探！”士元战兢兢答道：“是求宿的。”有人看见他背上有字，仔细一认，便对众人道：“这人却是个孝子，不要害他。”又道：“想你没吃夜膳？”便与饭吃，教他宿在廊下。初更时候，只见众人俱执刀仗而去，五鼓才回。又有人叫他道：“天色将明，你该去了。此处是小路，往南数里方是大路。”士元如言而行，果是大路。

又尝于深山僻处见一妇人，通体精赤，长发数尺，散彼肩上，向士元看了一回，走入深林中去了。问之居人，居人道：“此是山魅，见孤身客人，便要驮去求合，能致人死！想你是个孝子，故不来相犯。”所遇奇奇怪怪可骇可怕

之事，如此者甚多，不能殚述。士元一心寻骨，全无一些阻怯。

又行数日，有人道：“再走去不是中国界了。”士元只得回来，复到成都。未识其父骸骨究竟寻得着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精诚一线上通天。只恐寻求念不专。

历尽艰危无变志，自然绝处有机缘。

第三回

为人只患不心坚，若使心坚石也穿。

试看寻亲曹孝子。到头毕竟裹尸旋。

话说士元走过程途，已逾万里，盘缠欠缺，路上饥饿，不过求乞度日。是日，重到成都，有向日会过的同乡，都来慰问。士元备诉苦隋，各人敛钱相助。有劝他且回家去的，又有说：“此处有关圣庙，最是灵验，该去求讨一签，以卜行止。”

士元随到庙中，跪在神座下，祷告一番，求得一签：“利在南行。”遂辞别众客，望南寻去。那知才过陈仓古道，错了路头，一直走到荒绝去处。行了数日，不见一人一屋，亏得身边带些干粮，聊以充饥。又走数日，连干粮都吃完了。倘此时士元再行数十里，便达汉阳。无如时值隆冬，又降下一天大雪，路上积有一尺余厚，寸步难行。见一土穴，只得暂避其中，还望雪住再行。那知风雪越大了，本是饥饿困乏的人，在土穴中足足又冻饿了两昼夜，弄得淹淹待尽，有一气没一气了。

看官，你想地本偏僻少人往来的所在，又值此大风雪，那得有人走来搭救他？就是一百个，要死五十双了。岂知天怜孝子，必不忍令其命绝于此，故当万死一生之际，自然走出个人来保全他性命。

话说其时有两个好善的人，一姓项，名秀章；一姓许，名遇义。皆休宁县人，同在汉阳作客。偶被雪阻，担搁在朋友人家，因有紧要事，冒雪而归。走至中途，见许多寒鸦对着土穴哀叫，又飞到二人前吱吱喳喳噪了一回，回身又对了土穴哀鸣不已，似有求救意思。二人心疑，便走到穴口一望，只见有人冻死在内。走进细看，见有寻父榜文负在背上。秀章道：“是个孝子，吾们须要救他。”遇文把手摸他鼻下，气尚未绝，向着秀章道：“看来尚是有救，但如此荒僻地面，却从何处去寻热汤来灌他才好？”秀章道：“离此里许就有人家，我去取来。”不多时，便携了一壶热姜汤，在雪地上走一步滑一步，忙忙赶到。灌下几口，手脚牵动，眼也微微的开了。又灌了几口，便有声息，说得一半句话出来了。两人大喜，便扶他坐起，再与他姜汤吃。看他神气渐复，便问道：“你可勉强行得几步么？”士元点头。两人便左右扶持，一步一步，慢慢挨到家中。又将米汤与他吃，即忙铺好被褥，把他安睡。

士元窝在里头将息一夜，精神渐觉强健，一早起身，便向两人跪谢。两人扶起，细问行踪，益相敬服。须臾，摆上早饭，两人以肉相劝。士元谢道：“吾曾有誓，不见父骨，终不食肉。”二人见其出于真心，也不勉强他。士元是夜睡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只是睡不着。三更以后，刚刚睡去，梦至一处，平原旷野，满目萧条，路傍有白杨数株，悲风萧瑟，只见父亲坐在树下。士元一见，忙即趋至父前，跪下抱住。其父道：“你来了么？我有十二个字念与你听：‘月边古，蕉中鹿，两壬申，可食肉。’你须记着。”说罢，忽然不见。但见棺木累累，停在树下。心上酸痛，大哭起来。醒来乃是一梦。紧记梦中之言，一等天明，即将夜间的梦述与二人知道，告别欲行。二人止住道：“天气寒冽，冰冻未消，如何走得长路？倘再有土穴之事，性命就难保了！既有此梦，日后自有应验，且莫性急。残冬不多几日后，明春我们要往酉阳，不如同到彼处寻觅，或者有遇，亦未可知。”

士元因二人坚留，只得住下，度日如年。过了残冬，春气渐温，二人果然收拾行囊，往酉阳进发。士元同往。一到酉阳，借寓住下，二人各办各人的事。士元日日寻觅父骨，探访数日，亦无消息。

一日，项、许二人有事要到郊外，约士元同行。走到一处，路道曲折，好像曾经走过的一般。见一片平地，白杨数株，树下停棺累累，与梦中所见无二。士元立住，下泪不止，对二客道：“此间风景，恍如梦中所历，父骨在此，也未可知。”遇文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且到近处人家问一声看。”秀章指道：“你看，那边不有一老人走来了么？想是近处居人，去问他一声，看是如何。”

老人走近，见仙三人立着观望，先问道：“三位是那里来的？这位客官为可在此下泪？”遇文道：“这位敝友是个寻父孝子，正有一事，欲求指示。”老人道：“指示什么？”遇文向士元道：“你寻父榜文带在身边么？”士元即忙取出，送与老人观看。盖此榜本负背上，因今日与两人同行，所以上暂时收起。老人看了，道：“果是孝子！”士元又将所做的梦，父亲梦中所嘱咐的十二个字，一一念与老者听，指道：“此处几株白杨，几口棺木，皆我梦中见过，故疑父亲遗骨在此。老丈倘有见闻，幸求指教！”说罢，又痛哭起来。老人道：“你且不要哭，好与你说。老汉姓胡，住在此地已久。外路客死者，往往停棺于此。如你梦中所言，或有应验。但此地已是瑶人界土，必须禀过官府，标有檄文，瑶人方不拦阻。据老汉愚见，你们先去禀知官府，檄查各棺，有主无主，就可分别识认了。”秀章、遇文俱点头道：“老丈所见不差。我们今日且别，明日禀过官府再来。”问明老者住址，别了回城。

士元忙即写明情节，禀求县主檄查。县主知其不远万里寻父骸骨，深嘉其

孝，即与发檄细查。当日，县差同了秀章、遇文寻着胡老人，齐到停棺之所，如集有主者俱来识认。一一认遍，皆有本主，单单存下一口破败棺木，并无人认。仔细一看，棺已朽烂，白骨多露出在外。士元一见惨伤，即欲刺臂滴血。只见骨旁有牙牌一扇，共取观看，上刻“蕉鹿”二字。胡老人拍手道：“梦中所言应验了！”众人问其缘故。胡老人道：“‘月边古’，是老汉的姓：‘蕉中鹿’，牙牌上所刻的字不是么？”遇文、秀章亦一齐拍手道：“后二句也应了！前在土穴相遇是壬申日，今日也是壬申日，岂非‘两壬申’乎”前孝子说不见父骨，誓不食肉，今日寻着，岂非‘两壬申，可含肉’乎”众人俱各称异。

士元带泪刺血，滴在骨上，直沁进去，因抚骨大恸，忙脱下着肉布衫，将骨细细检齐，包藏衣内，叩谢胡老人，又拜谢众人，即便负骨回城，随同原差覆谢县主。县主也褒奖了几句。

士元自获父骨后，又思起母亲在家，巴不得一步跨到家中。许、项二人见他归心似箭，也不去挽留，各赠盘费，洒泪而别。一路归程不必细说。到家拜见母亲，又见叔父子斌，俱各悲喜交集。供好父骨，旋将许、项所赠盘缠剩下银两，叩制办衣衾棺椁，择土安葬。葬时，合家痛哭一场。亲友俱来吊问，皆赞叹不已。又往吴郡叩谢潘甸村。甸村道：“吾侄有志竟成，可谓难得！人家生子如此，不愁客死他乡了！”

士元归后，孝养老母，寸步不离，以慰数年远离之苦。此系乾隆初年事。孝子身故，去今不满十年。一时文人皆作诗歌以美之。有长歌一篇，言质易晓，附录于后：

迢迢蜀道音书绝，万里游魂归不得。
麻衣赤脚走天涯，到处逢人泪流血。
寻之不得死不体，石栈天梯遍游历。
辛苦征途思渺然，自伤小小遭口口。
故人仗义壮行色，今朝远去还无年。
儿生归兮父尸骨，儿不归兮母眼穿。
父兮母兮两地悬。我生不辰悲颠连！
天阴风雪断行旅，老翁古道周饥寒。
父魂识得儿心苦。指点迷途泪如雨。
果然野外见遗棺，隐隐相符梦中语。
三巴六诏杳无踪。此日方知埋骨所。
琐尾流离剧可怜，背负遗骸归故土。
我闻此事心暗悲。古称纯孝今见之。

累累白骨满道路，天涯地角寻者谁？

狐狸叫号野鬼哭。商耶贾耶人莫知。

安得尽如曹孝子，万古千秋名不死！

卷二 马元美为儿求淑女 唐长姑聘妹配衰翁

第一回

造物安排闲世界，怪怪奇奇，幻出人间算。莫道衰年无倚赖，白头花烛人称快。寡媳机谋人不解，以妹为姑。手段天来大。接续宗嗣延后代，合家欢乐劳拖带。右调《蝶恋花》

从来人家盛衰兴废，在男子，不在女人。男子为人正直，又有才干，虽一时落薄，其后振起家声，光大门户，亦是寻常之事。若女子，虽贤，不过孝顺公婆，帮助丈夫，勤俭作家，亲操井臼，不失妇道之常，便已够了。设不幸丈夫早逝，下无子嗣，能谨守门户，洁清自持，已为贤节之妇了。至若宗祀绝续，后代兴废，只好听天由命。然此等议论专为寻常女子而设，若果有大才大识，明于经权常变之道，处常不见其异，处变始见其能，譬犹隆冬闭塞之候，生机将断，而一阳复发，枯木可使重春，祖宗血食赖以延，后代子孙赖以兴，干出来的事，为夫家绝大功臣，岂不令人敬羨？

这一段话出自前朝万历年间，江南苏州府吴江县太湖边鱼浦地方。其人姓马，名元美。世代积德，家私颇厚。居常一心行善，修桥补路，济物利人之事，全不惜费。只是历代单传，宗族门房绝少。娶妻王氏，成亲十余载，并不坐胎。年近四十，始得一子，取名必昌，其后王氏再不生育，看来也只好单传下去的了。幸喜必昌易长易大，相貌清秀，七岁上从先生读书，馆课绝不费力，读至十五六岁，经书满腹，落笔成文。元美大喜，谓儿子学业可望有成。

一日，夫妇间闲话，王氏道：“儿子年已长大，再隔三四年，便可成亲。须寻一好媳妇配他，方称吾意。”元美说：“吾有此心久矣，特未告诉过你。有旧友唐有德，闻其长女聪明贤淑。四五年前，吾曾到他家中，此女尚在馆中读书，见其笑言不苟，貌甚端庄，今已长成，想更好了。年纪与必昌儿相等，两家门户也是相当，算来娶此女为配正好一对儿。但必须伊戚张景天为媒，庶几成此良缘。”王氏闻之大喜，巴不得姻事即刻成就。

明日，元美绝早起身，即到张景天家拜望。景天方起梳洗，见元美，拱手道：“元兄，何事来得恁早？”，元美笑道：“有事相求，专诚拜谒。”两人坐定，元美即将求婚唐姓，欲恳为媒的意思一一说了，又道：“如蒙令亲俯允，烦兄即请庚贴，下午来候好音。”景天道：“看来此事合亲定然应允，弟当造府奉覆。”遂一拱而别。

是日，元美在家等候。方及下午，家人报说：“张相公来了。”元美趋出

相迎，向景天道：“有劳，有劳。”景天说：“此事果系天缘凑合，舍亲择婿颇难，一说令郎，便欣然允诺，亲写年庚，托弟送来。”即向袖中取出，双手送上，说：“且收好，择日定吉可也。但小弟为舍亲代谦，倘嫁密不厚，莫怨媒人。”两人大笑。景天即欲别去，元美坚留不放。王氏因为儿子婚事，知景天即来，预备酒肴相待，客人一坐，即遣小使搬出来，极是丰富。况彼此本系旧交，景天也不推辞，入座便饮。元美又唤儿子必昌出来相见，在旁陪饮，愈觉亲热。传杯递盏，直至起更后方散。元美遂择日备礼，拜门定下。夫妇欢喜无限。

且说唐有德亦系世代读书人家，为人忠厚，虽非大富，也算盈实之家。其妻张氏，即景天堂妹。张氏所生二女，长曰长姑，次曰幼姑，子名全义。长姑时年十七，聪明贤慧，说出话来就有大人见识。幼年识字读书，便晓大义。十三岁始出学门，所以古今书籍皆能通晓。爱看史鉴，闲暇时每与父亲讲论，将古今成败兴亡之故一一推求，谓某代乱亡，其祸起于何人，其失在于何事。又自出一番议论，谓当此之时，应如何算计，便可转危为安，转祸为福。讲到高兴时，若恨不生当其时，为之筹画。有德闻之，大笑道：“汝若生为男子，具此见识，异日到可干些功业。可惜汝为女子，也没处使用。且《诗经》上不说么：‘无非无仪，惟酒食是议。’汝何必替古人担忧？”长姑道：“爹莫看轻女子。吾思女子之责，有时比男子更重哩！”有德说：“试说与我听。”长姑道：“女子在家，唯叨父母教育。一旦出为人妇，则堂上安否，家人睽睦，皆由此妇妥当不妥当。妥当者，一堂和顺，助夫成家，显身扬名。不妥当者，弄得人家七颠八倒，致丈夫身败名裂。女子之责岂不甚重？然此就其常言之。设或命犯孤鸾，丈夫蚤丧，亲老子幼，内难外侮，一时并作，如徒束手闺中，坐视夫家危亡，不图所以保存之道，则虽一死，不足塞责，人家何赖有此妇？譬如为人臣者，一旦国家多故，托以六尺之孤，寄以百里之命，能以一身保其万全，方是为臣之道。今以巾幗女子而亦委以托孤万全之事，重乎不重？难乎不难？岂非女子之责有时反重于男子？”其父深服具论。即幼姑闻之，亦以姊言为然。

他若工女针指，一见就会，一会就精，不必说了。又善于料事。有德尝雇一工人，长姑一见便道：“此人貌非良善，不可收留。”后到别家做工，果盗了主人财物遁去。一日，邻家失火，家家搬运物什。有德家中也仓皇失措，欲将箱笼等件搬往他处。长姑说：“不必搬动，吾家墙垣高厚，且居上风，无虑延及。黑夜间，仓忙搬运，恐反有失。”其后火熄，他家多所散夫，有德分毫无损。所以家中皆服长姑识见。长姑之言，一家无不听从。有德有疑难事，也与长姑商量，尝思觅一佳婿配他。语云：“娶妇易，择婿难”。凡有求亲者

，不说真话。今景天为马家求亲，有德平日见必昌闭户攻书，正有此意，又知马家积善之家，元美亦正气厚道，况景天为媒，自然不错，所以一说便允了。允亲之后，马家即择日送礼下定，越岁遂行大盘。未几，必昌年十九，长姑年二十，订在来春完姻。

忽一日，景天匆匆来向有德道：“今早令亲家来说，令亲母病重得紧，大势不能好了，欲于日内娶令爱过门。恐一有不测，吉期又隔三年。况内里无人照管家事，故再三托弟致意，妆奁一些不计较的。如蒙腐允，周全他家不小。”有德踌躇半晌，说：“此事还要商量，数日内恐来不及。”景天道：“吾且别去，候兄夫妇商量定了，明早来讨回音。”遂拱手而别。未知有德允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红丝一缕百年亲，巾幗奇谋意更真。

炼石会将天罅补，娲皇端是大功臣。

话说有德因景天来说亲母病危，数日内欲娶女儿过门，遂与妻子商量。张氏说：“向闻亲母偶有小病，何以沉重至此？倘竟身故，内里无人主持，所以急取我儿过门，算计却也不差。只是妆奁物件，数日内焉能整备得来？”有德说：“他说妆奁不计，如今事情急迫，若嫁去时，只好随身物件，其余后日再补罢了。既系至亲，彼此痛痒相关，允他的为是。”张氏亦以丈夫之言为然。

明日，景天来讨回音，即一诺不辞。元美晓得，深感亲家体谅。王氏病中巴不得媳妇即刻到门见面，闻知女家已允，心下稍安，便对丈夫道：“吾日来病势愈重，恐不能久持，作速娶亲为妙。”元美依言，遂草草择了合婚日期。唐家亦忙忙打算嫁女。迎娶礼文，不必细说。

长姑自进门后，夫妻和顺，固不必言。因婆婆卧病在床，绝不作新妇样子，早上起身，即往婆婆房中问安，检点汤药。王氏在病中，见新妇殷勤着肉，亦甚欢喜。必昌虽系新婚，日夜陪侍母亲，不归新房歇宿。长姑亦深服丈夫能尽孝道。只是病势一重一日，不上满月，王氏早呜呼哀哉了。必昌哭泣尽礼。长姑痛念婆婆娶我为媳，侍奉未及一月，不能孝养，更哭个不了。元美见新妇如此哀痛，反来相劝。且见料理诸务，井井有条，性格又和平，特人接物，处处周到，妻子虽死，不忧无人当之，心下稍安。一到丧事毕后，即将银钱账目交代下来，饮食动用，悉托长姑管理，空下儿子功夫，令其认真读书，以图上进。

长姑自当家后，早起夜眠，克勤克俭，比婆婆在日更加精细周到，作事什停九妥，仆妇下人没有一个不畏服的。服满之后，生了一子，举家欢喜。

元美自得孙后，存心愈加仁恕，济鳏寡，扶孤独。亲友有急难事解囊资助

，乡党之受其惠者甚多。媳贤子孝，上和下睦，正是一家无忧无虑，一日好一日的時候了。那知变生不测，乐极悲来。其年，元美已六十七岁。村中痘气大行，病死者甚多。必昌亦染痘病，不数日身亡。其子方交三岁，亦相继病殇。斯时，长姑方丧夫，又丧子，弄得全无主意，唯有呼天抢地，日夜悲号而已。元美遭此大变，如青天打一霹雳，惊得呆了，悲泪不止。有德夫妇恐女儿苦坏身子，时来劝慰，总难解其愁苦。若使马家子侄众多，就别房诸子中承祧一个，也好接续宗嗣。无如数代单传，绝无宗族，即欲承继一人，也无从觅处。人皆谓天绝好人，几疑为善无益，每为元美不平。孰知天心佑善，更有一番奇奇怪怪作用，后来到底不爽。此意慢表。

且说元美见家中死丧相继，终日闷坐，翁媳媳在家，楚囚相对。一年之后，有与元美相好者，劝其娶妾生子，以为宗祀计。元美道：“吾本有子有孙，一旦子亡孙死，是天命所该，应无后。况肯作妾者，大抵小家女子，嫁我垂暮之人，岂能相安？恐怕子不能生，反弄出许多丑态来，白白污辱门风，更不好了。此事断断不可。”又有劝其续娶者。元美道：“若要续娶，再婚之妇，自然不讨，必聘人家闺女。吾年近七旬，而娶少女，一旦身死，又添一个少年寡妇，不是害了他一生么？况或女性不良，吾死之后，任意胡行，以致家业耗尽，徒作话柄，则又何苦而为之？吾命该绝后，只好顺天安分，度此余年罢。

长姑闻之，思量公公所说也却有理，然马氏累世积善，难道宗祧灭绝，竟做若敖无祀之鬼不成？只有劝得公公续娶，后代之延还有一线可望。“吾思老年生子，亦是常事。况公公年齿虽高，看他精神尚好，何以见得不能生育？”

一日，呼小婢分付道：“今晚老相公宿处莫将溺器送进，取一灰畚箕放在床前。如老相公问起时，只说溺器失手打碎，今晚买不及，如夜来小便，即溺在灰畚箕中便了。你明日早上取畚箕与吾看。”小婢不解何意，到夜，果依长姑所言安放。元美问起，也如长姑所言对答。元美待下本宽，并不责备一语。

明日清早，小婢果取灰畚箕与长姑看。长姑见公公所溺之处，灰迹甚深，并不散乱，因思：“公公先天尚足，定能生子，可以续娶的了。”但又思：“续娶婆婆，必得性格温柔，婆媳间方能一心一意，合得日子来。倘如公公所言，果娶一个不好的，情性乖张，作事颠倒，平日摇唇鼓舌，欺老吓小，弄得家中时刻不宁，不唯生儿无望，公公老年人如何受得这般气苦？是无益而有害，我反是一个罪人了。若但据媒人之言，说好说歹，总未可信，要得一耳闻目见，果然好的，方可放心。”想来想去，不止一日。忽然拍手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吾家妹子幼姑，为人谨慎，性气和平。平日吾说的话，百依百顺。娶得他来做吾婆婆，既得生子传代，又与吾同心合意，方是万全无失。但恐老少

不对，爹娘不听。”踌躇一晌，道：“必须如此如此，不怕爹娘不依。且待明日回去面求便了。”但未识长姑回去若何说法，有德夫妇听与不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棋分黑白定高低，绝处逢生始出奇。

八十老翁延似续，当先一着少人知。

话说长姑思聘妹子为姑，一夜不曾合眼。绝早起来梳洗，即唤轿夫伺候，一身素服，外面罩件色衣，走向堂前告禀公公道：“媳妇今日回家探望父母，去去便归。公公万勿他出。”说罢，即乘轿而去。元美见媳妇匆匆而去，只疑家中有事，也不去问他。“但叫吾在家等着他，毕竟回来有什么话说了。”按下元美一边。

且说长姑轿子一到自己门首，便有人进去通报。有德夫妇闻女儿归家，迎出厅来。幼姑见小弟闻大姊归来，也跟随出来迎接。有德见女儿衣服外面罩件色衣，便想道：“他是最讲究道理的，今日为何改起妆束来？”正欲开口，只见女儿一到堂前，双膝跪倒，两泪交颐，放声大哭，道：“马氏后代绝矣！女儿异日必作无祀之鬼，水无出头日子！望爹娘救我一救！”有德见此光景，大为惊骇，自忖：“女儿素守闺训，今来求救于我，难道不能守寡，意欲改嫁，欲求父母作主不成？”因道：“汝且起来，坐了细说。”长姑总不肯起，但道：“女儿有一句话，爹娘如肯听吾，则女儿便可得生。如不依吾，今日即死于爹娘之前。”

有德愈疑。家人在旁听者，也疑到长姑这一句说不明白的话，自然思量嫁人了，惟恐父母不依，故此以死相吓。有德慢慢的道：“汝素知道理，所以吾平日最听汝言。今日汝所欲言，一定合理，吾何为不依？”长姑说：“女儿为马家媳妇，自应为马家出力。因念马氏世代积德，公公一生仁厚，吾丈夫为人，读书好学，存心厚道，不应无后。即女儿赋命多蹇，亦自信无他，何至受此惨报？今承继无人，遂至宗斩祀绝！”长姑说到此处，泪如泉涌，伏地悲哀，哽咽不能成声。旁人俱掩面唏嘘。有德夫妇亦流泪不止，因问：“汝意云何？”长姑说：“就女儿看来，公公年虽高大，精神尚健，相亦多寿，娶得一位婆婆，尚能生子，则马氏可以有后，女儿终身亦有结局了。”有德斯时便以手来扶着女儿，带笑说道：“此却容易。只要汝家公公肯娶，天下岂少女子？汝不过求我为媒的意思，我当出力寻访，择一好对头与你公公作配便了，何必如此光景？”长姑说：“寻访的话，到也不必爹娘费心，女儿以看中一人在此了。”有德问是何人。长姑说：“儿看中的就是吾家妹子，可以为吾婆婆。”有德大骇，摇头道：“这却教我难依。”长姑见父不允，随向袖中取出利刃，大

哭道：“儿命毕于今日矣！”右手持刃，左手按颈，便作欲刎势。有德夫妇大惊，向前劈手夺住，道：“儿勿着急，有话从长计较！”长姑把利刃收起，有德从容告说道：“汝妹姻事，自然父母作主。但汝翁年近七旬，汝妹年才十九，老少相悬，要问汝妹愿与不愿。倘其不愿，强为主婚，使他终身抱恨，岂非父母害他？于心何忍？”长姑说：“爹言极是。但女儿去问妹子，妹子允了，爹娘有更变否？”有德夫妇惊心方定，况揣度幼姑必定不肯，因说：“汝妹若允，我爹娘断无不允之理。”长姑磕头谢了，立起身来往内便走。

要知幼姑初时原在堂中，听见长姑看看说到自己身上来，便避进房中去了，及长姑同父母进来，便揣知父母推我不允，长姑亲来求告的意思了。长姑一见妹子，叩欲跪下。幼姑以手扶定，道：“姊不必跪。姊之意，吾已尽知，竟从姊命便了。”长姑道：“然则妹无悔乎？”幼姑摇头道：“无悔。”遂转身向父母道：“妹已应允，乞爹爹写庚贴付儿，以便回去报喜。”有德只道幼姑不允，便好推托。今见幼姑全无难色，一诺不辞，心中好生不然。然已有言在先，无可推却，只得写了幼姑庚贴，置于几上。长姑两手捧定，跪下道：“马氏绝亡，全赖吾家救拔。”拜了四拜，遂起身道：“儿去矣。”头也不回，乘轿而返。

看官请想，幼姑一闺中少女，岂无少年子弟对他，何以情愿嫁此老儿？因素知长姑识见过人，做事不差，此举决不相误。又姊妹情重，今若嫁去，无论其他，即姊妹聚首，亦一生愿足，故慨然应允。有德夫妇始悟女儿今日外罩色衣为求亲故也。

话说元美自媳妇去后，静坐书房。午后，忽报媳妇已归，方欲出来，见媳妇已至面前，叫一声“公公”，便痛哭跪下，哀哀不已。元美惊问何故。长姑道：“有一事禀知公公，能听吾言，媳妇便有活理；如不听吾言，此处即吾死地。但求公公听从为便。”元美愕然，一时答应不出。

看官！要看有德是亲生父母，初时尚疑长姑欲图改嫁，作此伎俩。元美见此光景，能无疑及到此？“且孝服未除，忽穿色衣，忽忽归去，与父母商量，恐我不从，所以回来求我。”元美疑想到此，一阵心酸，更流下泪来。长姑见公公呆立流泪，便说：“媳无他言，吾闻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，公公何以置之不闻？”元美方拭泪道：“我岂不知？但我家无后，定是天意使然，非人力所可挽回。”长姑道：“公公若肯娶一婆婆，生下小叔，便可挽回了。”

斯时，元美方知媳妇为此起见，叹口气道：“吾年将就木，何苦害人家儿女？”长姑说：“媳妇今日回去，已为公公擅专定一头亲事，故特来告罪。”元美惊问：“所定何家？”长姑道：“即吾妹幼姑，温柔淑德，堪与公公作配，已经订定，现有庚贴在此。”元美这一惊不小，毅然作色道：“媳妇错了

，吾与汝父谊若兄弟，伊女犹吾女，无论汝妹年轻，不应嫁吾垂白之人。且天下焉有姊为媳，而妹反作姑之理？此事若成，被人谈笑不小，救吾何颜见人？”长姑见公公说得侃侃凿凿，全无一些通融之意，便将庚贴放在桌上，道：“公公可去送还，媳妇今日拜别公公了。”一面拜，一面取出利刃，便向颈上要刺。吓得元美仓皇无措，又刃在媳妇手中，不便相夺，百忙间，连声道：“吾依，吾依！”长姑听说依了，便道：“公公既允，媳妇竟整备行聘迎娶的事了。”遂起身进内。

元美一时着急，信口应允，孰知媳妇执此一言为准，因想：“此事若何发付？”弄得进退两难，一夜不曾睡。天明起身，只见媳妇忙碌碌请阴阳家检日，整备行聘物件。家人你传我说，邻里亲友无不知道，尽笑说道：“老寿星要做新女婿了！”元美怕人谈笑，到行聘日期，只得避往他处，做一见不闻。长姑知公公怕羞避出，亦不遣人去寻他。行聘过了，收拾新房，重新置办床帐被褥，旧时有的一些不用，总取吉利的意思，手忙脚乱，独自料理，绝不同公公商量一句。

元美见事已成就，势难中止，到迎娶时，再不好避开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打扮新郎与幼姑拜堂合卺，进房同宿。明日，合家见礼，长姑尽子妇之礼，在下四双八拜。幼姑公然上受，绝不逊避。此却是幼姑能达大体处。及房中相见，则叙姊妹之情。从此夫妇和顺，幼姑绝无嫌老意思：姑媳相得，自不待言。来年即生一子。长姑大喜，雇了乳母，领归自己房中抚养。三年中连生三子。不唯己美感激媳妇如重生父母，即有德夫妇亦信女儿所见不差。闻者传为美谈。

数年间，姊妹协力作家，元美忧游过口，家道益发兴旺。其后三子俱读书进学，长者中崇祯朝进士。元美寿至九十有五，与幼姑做了二十六年夫妻，方才去世。长姑、幼姑俱享高年。有孙十人，俱亲见成立。其后子孙繁盛。至今马氏族姓三百余口，皆亏长姑一人旋转之力，岂非马氏绝大功臣？然此亦元美为人忠厚，平生好善，上世积德，故当宗祀将绝之际，天生大奇女子为之媳妇，识权达变，见得明，信得透，将人所不敢为、不能为的难事，办得易若反掌，而极衰门户变为极盛家声。《易经》上云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”，此一验也。

观此书者，当思人苟行善，无不可回之天意，毋徒诧为奇事已也。后人有四言赞曰：

种麻得麻，种豆得豆。
积德累功，居心浑厚。
子孙绵延，富贵且寿。

卷三 解己囊惠周合邑 受人托信著远方

第一回

积书未必儿孙读，白镪遗留或受贫。

不若暗中行好事。子孙富贵永千春。

俗语云：“挣得好祖宗，然后有好子孙。”而子孙之福泽久远与否，悉视祖宗积德之大小为准。苍苍者如量以偿，犹如天平上称兑过的一般。尝见庶民之家，贫者忽富，贱者忽贵。推其先世，必做下一二桩济人利物的好事，所以子孙得受其报。然或一二传后，遂至陵夷衰微，毕竟其先世善根种得未深，而子孙又不能善承先志，所做的事，反去剥削元气。如祖宗积下银钱，只管将他浪费，但有出气，没有进气，焉有不告竭之理？而世家大族，传之数百载书香不断，科第绵延，状元、宰相，竟如他家故物，此岂天意独厚于他？盖其先世有大功大德，培养深厚，为子孙者，又能拦续下去。譬如根本既茂，又复勤于浇灌，焉有不一日茂盛一日之理？

今先说一段洞庭东山席氏故事与看官们听。洞庭有东山、西山，在太湖中，苏州府吴县所属，土沃民饶。席氏住在东山，积世富厚，子孙繁多，尤称富焉。人徒羨其家业富厚，不知其上世有一桩阴德培养出来的。

话说席氏上祖有名某者，明朝秀才，为人忠厚正直，好行善事，见人患难，心常切切。因家计不足，处馆糊口，人见其品行端方，教子弟肯尽心竭力，争延为师。每至岁底，散学归家，虽有数里之遥，绝不要舟舆相送，只是徒步而归。

一日，正当散学之期，别了主人、生徒，起身归去。走至半路，天忽下起雨来，头上没有遮盖，脚下路滑难行，只得躲在人家屋槽下，等雨过再行。等了一回，那雨一阵一阵，越下得大了，隆冬天道，看看天色渐黑，行走不得。别人当此，不顾这家认得不认得，且叩门进去坐坐也好。席秀才是谨慎人，见天昏雨暗，恐怕敲门打户惊动人家，故但呆呆立住，如钉在人家门首的一般。

等了好一回，雨声渐小，听见里边有妇人哭泣之声，悲悲切切，其声甚惨。侧耳细听，却是婆媳两个，啾啾唧唧，说一回，哭一回。一个老年人声音说道：“媳妇，我本舍你不得，但家中柴米俱无，如何过活？只得劝你走这条路，免了饿死在家。”一个年少声口说道：“婆婆，我与你朝夕相依，一刻离开不得。我若去后，你孑然一身，益发孤凄了，如何是好！”彼此絮语都是泪出痛肠的话。不唯门内哭个不已，连门外听的席秀才也惨然下泪起来，心内想道：“世间乃有如此穷苦无告的人。我辈布衣得暖，粗饭得饱，室家完聚，不愁离散，就是上界神仙了。”直至半夜以后，里边的哭声已息，席秀才犹嗟叹不已。正如少陵诗上所云：

夜久语声绝，如闻泣幽咽。

把自己一夜立在檐下的苦处倒忘记了，而替人苦楚的心肠反牵挂不下，固想出一条计策来。天色才明，路上渐有干处，遂记定这家门径，匆匆走去。走过一二十家门面，有一认识店家正在开店，见了席秀才，便问道：“从何处来？这样早法？”席秀才便即走进：一则立了一夜，暂坐片时；二来要问哭的那家姓甚名谁。因将昨夜檐下躲雨，里边婆媳两人许多悲切的言语，告诉了一番，道：“吾兄近在咫尺，必知其细。”那人道：“可有一门一口，泥墙对过这家么？”席秀才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这家姓刘。其人叫刘达观，做木匠的。五年前出门，到江西去了，音信全无，丢下一母一妻在家，衣食都缺，不能存活。其母只得将媳妇转嫁，得些财礼济急。闻说已有人家，两三日就要娶去了。想是不忍分离，所以彻夜啼哭。但相公立了一夜，吃了苦了，洗洗脸，吃些点心再走罢。”席秀才道：“这到不消。有笔砚借一付，不拘甚残红纸与我一张，你自开店做生意，我到店后边写一个信。”

其人将席秀才领到店后，纸墨笔砚现成，拱一拱手，道：“失陪，失陪。”自去做买卖了。席秀才便假作刘达观声口，写了家信一封，身边摸出馆中送的束修十两，连信一总封好，起身作别。店家正在忙乱时候，亦只一拱相送，不来管他长短。

那席秀才回转身来，悄悄走到刘家门首，推门进去，问道：“这里可是刘家么？”里边应道：“正是。”便道：“你家刘达观在江西寄一封银信在此。”婆媳听见，连忙走出。席秀才便将银信放在桌上，道：“请收了。我别处有事，不能担搁。”说罢，回身就走。其母还要留住问他儿子若何，赶出门来，已走远，叫不应了。遂拆开信包来看，见十两雪白银子，信上的字却不识得，央一邻人念与他听，写道：“在外甚获财利，来年四月一定归家。先寄银十两，暂作家中用度。”婆媳听了，欢喜无限，便将银子换钱，籴米买柴，安然过日，把转嫁事丢过一边。说过这人，听知其夫现在，也不好提起了。

席秀才回家，绝不向家中说起，又在别处挪移，以作度岁之用。来年依旧到馆教书。每到刘家门首，急急走过，唯恐撞见他家婆媳，反若做下虚心事的一般。

那知事有凑巧，到了四月中旬，其子刘达观果然归家，囊中果然获有重利。母妻接见大喜，日间忙忙的不及细谈，灯下共坐，各诉衷肠。其母道：“千亏万亏，亏了你旧年底寄了银信回来，今日方得重聚。若无信到，我婆媳两人不是双双饿死，你妻子定属他人了！”其子愕然道：“家中苦楚，我原晓得，只因一时不能脱身，故久留在外，又无便人，要寄一个空信亦所不能，何况银子？，旧年银信，不知从何而来？”其妻道：“你书中说四月到家，果然四

月归来，如何不是你寄来的信？况人家银子怎样多法，肯拿来养活别人的娘亲、老婆？”其夫道：“这又奇了！我不信。”其母道：“银虽用完，书信尚在，我去取与你看。”随即取出，付与儿子，道：“这不是你的信么？”其子看了，迟疑了一回，便道：“我理会着了。这定是一个大行善的人哀怜我家穷苦，假写此信，将银寄来，救我母妻性命，免我夫妇分离。但不知其人是谁？何处报他大恩？”婆媳齐声道：“若果如此，真正是我家救苦救难的大恩人了！”其子又问：“送信时，娘亲曾看见此人么？”其母道：“见是见的，但他放了信，匆匆就走，未及问他姓名，且认得不清楚，看去是一个读书人模样。”其子道：“我明日细细访问，总有着落的。”

过了一夜，刘达观绝早起身，便去访问邻右。一来久不会面，本应望望；二来就将这桩事访问，看可有人晓得也否。要知世虽浇薄，善心未泯，有此好事，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传到席秀才借纸笔这店家耳中，便说道：“写假书寄银的，定是席秀才所为。”刘达观闻有人晓得，便来细问。那人道：“这银信可是某月某日早上寄来的么？”达观应道：“果是此日。”那人道：“这日早上，席秀才走来告诉我道：‘昨夜遇雨，躲在人家屋檐下立了一夜，里边闻有妇人哭声。’因问这家何姓何名，为着何事啼哭，我便一一对他说了。他便说：‘要写便信一封’，就坐在店后写了。又窥见他身边摸出一包银子，连信一总包好。临出门，见他又往西走。不上一刻，又从店前经过，才回家去。这寄信的，不是他是谁？”刘达观点点头，便问明席秀才住居，到家对母亲妻子说了，急忙走去拜谢。

那日，席秀才家中正为儿子行聘，亲朋满座。达观走进，便问道：“那位是席相公？”席秀才道：“在下就是。”那达观便叩下头去，口称：“席相公，你是我大恩人，特来叩谢。”席秀才以手扶住，道：“我与足下素昧谋面，有何恩德于你？请问尊姓大名？”答道：“我即做木匠的刘达观，才从江西回来。旧年冬底，家中正愁饿死，蒙相公托我名字，写书寄银，不至母亡妻嫁，皆出相公之赐。此恩此德，何日得报！”席秀才笑道：“足下莫要认错了。我一处馆贫士，那有余银赠人？或另有人周济你家，却不是我。”达观道：“相公不要瞒我了。现有你亲手写的笔迹在此，请众位相公共看。”

众人始初听了，半信半疑，及见了书信笔迹，争向席秀才道：“这书果是尊笔。如此盛德的事，何用推托不认？”席秀才只是摇头。刘达观道：“相公果是施恩不望报的君子。我虽是无知小人，何忍没相公大恩！”席秀才道：“还有一说，我书中随手写你四月归来，你果然四月归家，此是天意使然，何关我事？”

达观因问今日有何喜事，席秀才道：“是小儿行聘。”达观道：“我今日

送还相公银子，谅相公必定不收。小相公毕姻在即，我送一张做亲床过来，聊表微敬，求相公不要坚却。”众人不待席秀才开口，都道：“好，我们劝席相公领你情便了。”达观遂起身别去。

亲友齐赞道：“席兄，你一介寒儒，解囊完人夫妇，已属难得。做了这桩善事，不肯认在身上，尤人所难能。看来你的好事做得尽多，特不肯告人，所以我等不尽晓得。”大家赞叹不绝，反弄得席秀才踟躇不安。

到儿子成婚时，刘达观果然送一张大床来，以作贺礼。席秀才只得受了，就作做亲新床。在此床上，连生三子，大以为吉利。其后子孙做亲者，皆用此床合卺，无不多子。至今其床安放祠堂中，以上为子姓大婚公用，结亲十日内仍归旧所。而席氏后人出仕者，皆至大官；经商者，尽成巨富。传至数百年，族姓益繁，门第日盛，岂非上世积德之报？

然天下善事无穷。尝从浙江往回，人人争夸德清蔡氏之盛，因考其先代遗泽，人所万万不能及者，试听下回说来与看官们听。

第二回

富豪家计寻常有，积德施恩若个能？

数十万金轻一运，于孙科第永飞腾。

话说功名莫重于科第，科第莫重于鼎甲。往往一县之大，科第绝少，鼎甲尤不易见。浙江德清县蔡氏，一门之内，科第累世不绝，大魁天下者二，此岂无故而致然哉？蔡氏先世有讳凯者，字元凯，号节庵。父为一东都司，家资富有，德清县中推为巨富。节庵平日慷慨仗义，周急救难，一岁中尝做几桩好事，乡党无不悦服，即当道官府亦敬重他的。

德清旧有的学宫，与街市相近，未免嚣杂，士子肄业，每患喧扰。县公欲另建他处，苦无善地可迁。谋之邑中绅士，你推我让，无一肯担承其事者。节庵道：“要地不难。吾闻苏州府学是宋时范文正公旧宅，堪舆家说：‘此地风水极佳，建宅于此者，要出一斗芝麻数目的科第。’文正道：‘吾德薄不足当此，请建为府学，使苏州一府，科第不绝。’我虽不敢高比古人，心中极是企慕。我家有地一块，与市廛却远，形势高厚宏旷，堪舆家亦言风水好，居之多出科第。吾亦欲如齐正公所云，以建学宫，有利士子。不知父台以为何如？”县官道：“蔡年兄有此义举，是最妙的了。”众乡绅亦道：“兄能若此，为功一邑不小。”遂将此地建立学宫。其后邑中果然科第不断。

再说明朝州县漕粮，不如今定制，有卫官旗丁解运，都点盈实民户，解往通州。当此差者，往往至于破家荡产，民间不胜其苦，甚至卖男卖女，连性命多保不住的。惟乡绅上户方得例免。此是明朝第一不公道的弊政！

那年正当点派粮户的时候，有邻人走来，向节庵道：“今年点着解粮，缺

少盘费，欲要借贷数百金。”节庵也不言肯，也不言无，但道：“再作商议。”两三日间，为着解粮来借贷者不一而足，节庵皆以“再作商量”一语应之。众人都疑心道：“他是最慷慨爽直的人，为何此番倒像吝啬起来？”那知节庵另有一种意思。他因见人民困苦，动了一个救拔的念头。

一日，来见县官。县官接进内堂，分宾坐定，便问起运粮之事。县官道：“已点定某某名户，着他解去了。”节庵道：“某某家道都穷，不能胜任，求老父台另点一人罢。”县官道：“本县是秉公点定的，并无偏向，已经点过的不便再点。除了某某，比他更苦的又不好点得，叫本县也无可奈何。”节庵道：“待治晚解去，如何？”县官道：“年兄，你又说笑话了。年兄是仕宦人家，例免此投，何敢相渎？不要取笑。”节庵道：“治晚并非取笑，都是朝廷百姓，食毛践土，同受国家生养之恩，苦乐自宜均受，怎见得乡绅衿士就不该当差？老父台不必疑心，今岁运粮竟是治晚去便了。”县官改容起敬道：“听兄议论，真仁人君子心肠，别人点着他，尚有许多推诿；兄怜悯穷民受苦，慨然愿去，可称难得。竟遵命便了。”节庵便叫家人递过认状，问了起运日期，起身辞出。

斯时，合县尽知，都说道：“今年解粮，蔡节庵一力担承，穷乏民户不至吃苦了。”这几个点出得免的，犹如阎王殿上降了一道赦书，多欢喜个不了，方想起借贷之时再作商量之语，就有自己解运的意思了。有亲友走来埋怨他道：“我们叨列绅士，与凡民不同，县官不来缠扰，也是向来旧例。老兄何为破起例来？”节庵道：“我们绅士宜享安身，难道平民独该被累的么？看他们妻离子散，自己心上也打不过去。况借此北行，瞻仰帝都壮丽，也未始不可。”亲友见他说得冰冷，便不来拦阻，都暗地里笑他：“好好住在家中不好，倒去担着干系，水陆奔驰，自寻苦吃！真正是个呆子了！”

再说节庵一到起运时，收拾行囊，多带些盘费，跟了数十名家人，将领解的粮米装载停当，别过县官，辞谢了饯行的亲友，起身上路。一众船户水手，厚给工食，不时还有赏赐，人人欢喜，个个竭力，有风使帆，无风扯纤，过了长江，渡了黄河，安安稳稳，昼夜无阻。

一日，路过东昌，因风大难行，泊舟城墙下，舟中无聊，思欲上岸散步散步。走出船头一望，只见同歇者船只无数，忽听见隐隐哭声从邻舟出，听去甚是悲切。节庵心中不忍，遂从别号船上，一只一只寻将过去，直寻到那只哭泣的船上。推篷一看，只见一人年纪约三十来岁，白净面皮，坐在舱内涕泪交流，哀号欲绝。节庵便向他拱手道：“老兄有何不如意事，如此哀痛？”那人见有人过船来，停住了哭，起身拱手道：“长兄请坐。弟有急事，一时无可摆布，所以寸心如割。有劳兄长过问，深感，深感。”节庵问道：“兄有何事悲苦

，说与弟听，或分得些忧愁，亦未可知。”那人正在有苦难说的时候，巴不得向人告诉。又见节庵面貌是一正经长者，今来问他，遂将心事一一细说，道：“小弟奉家父之命，载煤压船，往京师货卖，不料昨日接得家信，知父亲病在危急，日夕思念小弟，命即回去一见。弟得此信，恨不插翅飞去，无如货物拖身，程途又远，急切不能到家。若再迟留，父有不测，是长抱终天之恨了。意欲留货在此，又无人可托。况出门时所带只有来时盘费，货尚未卸，归路无资，转辗思量，进退两难，故尔悲痛。”说罢，流泪满面。节庵道：“人生最重的是生身父母，病中思儿，必当速速回去。若货无可托，此亦易事。我本运粮至京，兄若见托，将货船交代与我，一齐带去，到京中发卖；发卖之后，本利一并奉缴。不知老兄放心不放心？至盘费不敷，更为易处，囊中尚有余资，可以相赠，愁他则甚？”那人听了，连忙倒身下拜，道：“兄肯为弟周全，是极好的了。我辈相交，一见如故，货物有何不托？”节庵扶起道：“既承相信，不知货物若干？原本若干？一一说明，方好接受。”那人道：“货物十大船，原价二万八千两，有细帐可查的。”节庵又问：“盘费需用多少？”答道：“百金够了。”

于是两下重新通起姓名籍贯来，才晓得那人姓房，名之孝，住居山西上谷县。之孝忙即唤集船户，将货物点清，细账交付。节庵一面收下，一面送过盘缠二百两。之孝交代过后，归心如箭，巴不能即刻到家，连夜谢别起程往山西去了。按下不表。

再讲节庵在东昌担搁一日，明早风顺，随即开行，米船煤船一齐进发。在路又行了月余，已到通州，好往总漕衙门投递文书，仓场管粮厅过米色，使用了些银两，立即兑收。但回批尚须守候时日，因思自通到京，不过四十里路，兵部于少保素系通家世谊，理合进谒，兼可打听煤价贵贱。痛了几个牲口，带了随身童仆，赶进京来，一面借了寓所，一面就到少保府中参见。

其时，景泰登纂，少保秉政，正值国家多故。少保尽心王室，日夜勤劳，朝廷倚他若左右手一般，一应军机大事，皆出一人主张，生杀在握，权势赫奕。真所谓：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”伺候求见者，车马纷纷，冠盖接踵。节庵以故人往见，投进名贴。少保平日素重节庵为人，即请相见，留入书房，问问家乡光景，并别来如何，现今有何事来京。节庵备述解粮来由。少保口称“难得”，也把京师近日情形说了一番，又道：“粮已解到，可以放心。只是近来煤少，未免焦劳。”节庵道：“现带煤船十只，可以济得急用么？”少保大喜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

你道京师口语说：“烧不尽山西之煤。”此际何以短少起来？只因也先犯顺，天顺皇帝已被他掳去，又连次杀入居庸关来，逼近京师，帝都几至失守。

亏了于少保扶立景泰，执掌枢机，号令严明，用兵有法，诸将尽皆用命，各处紧要关口，皆遣重兵守得牢牢的。也先亦知中国有人，不敢深入。然一经兵革之后，人民逃散，田野荒芜，出煤的地方尽在山西，其时路塞未通，京城正乏煤用，兵民惶惶。远处地方闻知京城被围，准敢运来货卖？你想煤是煮饭吃的，可一刻少得的么？今闻节庵载得煤来，所以大喜，遂差人运交煤厂，悉照时价给发。

节庵一算本利，除去二万八千两原本，反余了十万有余，自忖道：“看这姓房的不出，到有如此造化。然必须送到他家里，才为不负所托。”住了二十多日，得了回批，遂辞别少保，竟往山西一路而来。

再说房之孝，自与节庵别后，急忙到家。其父患病在床，正在想念儿子，一见之孝归来，心中大喜，病就去了一半了。之孝尽心调治，病势顿减，不上半个月，已能起身行动，渐渐复旧了。一日，父子正坐堂中，说起贩煤之事，多亏蔡节庵一力担承，才得赶回见父。正在感念不已，只见家人进来报道：“德清蔡相公已到门首，欲见主人。”

父子大喜，之孝急忙趋出迎进。相见后，一边说别后之事，一边谢周全之谊。节庵闻知其父病痊，作揖称贺，遂言及：“东昌一遇，见托贵物，吾兄有福，除去本银外，竟获几倍利息。”叫家人将载来银子，一捆一捆，尽行扛进，堂中摆得满满的。又将细帐一本送过，道：“请兄收了。”之孝愕然道：“弟承兄爱，代为经营，在弟得本已够，其余十万余金，皆是吾兄之物，如何反教小弟收起来？这是断不敢领的。”节庵道：“前弟所以担承者，实见吾兄思亲念切，欲全兄孝心，非为谋利而然。若使分文染指，是一谋利小人了，兄亦何取乎弟？兄若推却，反看轻小弟了。”

正在你推我让，只见之孝父亲走出。两下见过礼，便向节庵称谢道：“小儿承兄厚谊，周全回来，已感激不浅了，如何又将余利见赐，怎好承受？但屈兄远临，待愚父子稍尽地主之情，然后再讲，如何？”吩咐家人设席相待。节庵上坐，父子陪饮。因问家人道：“蔡相公行李如何不发进来？”节庵道：“行李日落客店，因在外日久，明日就要起身，不必移动了。”之孝父子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就不搬来，现成铺盖，也要屈兄在此停留数日的。”节庵见他父子坚留，送来的银子，必有许多推却，假意应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今夜暂住店中，明日搬来便了。”之孝信以为真，也不相强。饮至掌灯时候，辞别回寓。之孝欲送至寓所，再三推住而别。

节庵归至店中，略睡片时，才交半夜，便叫家人收拾起身。家人们道：“相公要起行，这十万多银子，竟尽送与他了？”节庵道：“本是他的本钱，利钱自然也是他的了，何用多说。”家人道：“如此，白白里替他辛苦一场

了。”节庵道：“你们辛苦，我自有赏，岂可破费他人财物？”家人不敢再言，悄然竟去了。

及至明日，之孝走来回拜，并要邀请至家。店家回说：“已去久矣。”悵悵而返，禀知父亲。其父道：“如此轻财仗义的人，真世所罕有。难道让他独为君子不成？我自有道理。”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其年浙省大荒，米价腾贵，德清亦被灾歉，百姓嗷嗷，饿殍相望。节庵一闻荒信，忽忽赶回，见德清人民流馱颠沛，心中老大不忍，倾家所积，倡义赈济，救活饥民不知多少。自归家后，为了救荒的事情，又忙乱一番，偶因身子劳倦，坐在家中节养。门上忽通报道：“山西房相公来拜。”心下大骇，忙叫请入书房，整衣出见。

叙过礼后，节庵道：“长途迢递，辱承降临，深幸，深幸。但兄侍奉老亲，今为何事反远离膝下？愿乞赐教。”之孝道：“自兄去后，家父日夜记怀，特命小弟到府相候，送还告假二百金，兼送煤上利息奉还。”节庵笑道：“弟若肯受，当时就已领赐，何至不别而行？兄今又送来，可谓太不惮烦了。”停了一回，之孝行李银子一并发到节庵家来。节庵只是不肯收受。推来推去，放在之孝卧起的书房内，当夜设酒款待。

到了次日，之孝即要起身，节庵留住道：“难得吾兄远来，暂停数日。敝邑虽是荒僻地方，观玩观玩风景也好。”之孝见坚留不放，只得住下。用过早饭，同往街坊游览，信步走到县前，只见县门口枷者累累，个个鹑衣百结，忧愁满面，妻子扶着，啼哭个不了。节庵问犯何罪。有人答道：“都是欠钱粮的穷民。年成不好，官府又不准报荒，催科甚迫，只得卖男鬻女完纳。完不起的，在此受枷受责，枯竹里逼油了！”

节庵听罢惨然，回家嗟叹不已。之孝道：“弟一路来闻知兄长捐粟赈饥，人人感德。但追比之苦，欠钱粮者不下数万，吾兄虽有恻隐之心，却亦无从援手。”节庵道：“虽则如此，看此男啼女哭光景，叫我心上如何过得去？”之孝道：“吾兄真是菩萨心肠！但才赈饥民，又办此事，兄虽家道丰厚，只恐应接不暇，奈何？我想此十来万利息，弟既送来，断无重复带去之理，兄又决意不收，何不就将此项代为完纳？既免众穷民之苦，又省了彼此推让之烦，岂不两便？”节庵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我兄既不肯收回银子，作此义举，亦是美事。但必须我兄具呈，禀明县公，方晓得此项银两，出自我兄之赐。”之孝道：“这个不必。弟见兄一点仁心，故作此想，并非欲市名也。”

两个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正让个不了。适有两个老友走来，闻知此事，笑道：“两位不必争论，竟是连名县呈，何如？”二人依允，便去查明欠数，连名具呈道：“蔡节庵、房之孝愿捐银十万，代完德清合邑条银。”知县见呈大

喜，遂将银子收库，枷号者即时释放，余欠者尽行免提。一时哄动了一县人民，人人欢庆，个个称畅。不惟感激节庵，亦且念诵之孝，称为“二难”。

之孝不待事完，即告别回去。至今房姓为山西望族。节庵寿登期颐，无疾而逝。子中孚，弘治进士，官至福建省御史。孙演传，亦登进士，官至吏部侍郎。曾孙奕琛，自进士出身，直做到东阁大学士。康熙庚戌状元启尊，壬戌状元升元，皆其元孙辈也。科第至今不绝。德清之称富贵久远名，蔡氏尤著云。

卷四 活全家愿甘降辱 徇大节始显清贞

第一回

插天松柏三春节，桃花杏蕊争颜色。烈烈朔风寒，青青叶未残。艰危翻百变，心绪从教乱。节义更从容，奇谋谈笑中。右调《蛮萨蛮》

大凡女子守从一之义，至死不肯失节，此一定之常经，不易之至理也。然或关系合家性命，不得不贬节救免，此亦未可全非。况乎救了合家性命，仍不失自己节操，始初曲意含忍，绝不露一些激烈言色，直待事情妥当，捐躯致命，不特其节可嘉，其才亦不可及。古人云：“慷慨捐躯易，从容就义难。”以一女子而能从容就义，岂非可诵可传？

今先说一舍身全家的故事与看官听。明朝崇祯初年，李自成、张献忠倡乱，流寇四起，攻掠城邑，屠戮人民，十数年间，把天下搅得粉碎。大者吞踞全省，僭号称王；小者各占一方，分疆划守，竟如当年列国一般。贼人智量：凡攻破一邑，总以多杀为主，老弱男女无有留遗。少年有姿色的女子，掳掠去恣其淫欲，或可偷生。然贼人性子一不合意，仍旧屠杀。

话说其时北武昌县有一女子封氏，嫁与同县张秀才为妻。翁姑在堂，家道颇足。合家人口共有二十余人。封氏貌美而贤，夫妇相得。正是骨肉完聚，快活过日子的的时候，岂知乐里哀生，忽有贼兵大队而来，围住武昌，四面攻打。合城惊慌。虽有守城军卒，不先逃走就够了，怎能够抵敌？贼又扬言道：“三日不降，满城尽皆屠戮！”攻了几日，一日城破，看看都在死数里了，封氏一门相聚而哭。未几，果有兵来，将他一家绑住，先搜金宝，然后杀害。领兵者一少年贼将，看见封氏色美，叫放了绑，便对封氏道：“我饶你性命，你肯从我么？”那时，封氏不慌不忙走上跪道：“我本无夫，愿从将军，但求将军饶我一家性命，为婢为妾，皆所甘心。倘杀我一家，则妾亦不能独生。”说罢，哀哀痛哭。

那贼将一来爱他貌美，心已软了一半；二来见他语言和顺，举止从容，益发动了怜惜念头，便道：“你不必哭。我们为将的，何处不少杀几个人。我看你面上，饶你一家不杀罢了。”那封氏揩干眼泪，连忙叩谢道：“妾今日从了将军，便是将军的人了。将军看妾面上，饶了一家性命，倘将军去后，复有兵

来，仍加杀害，是辜负将军大恩了，还望将军始终保全。”那将道：“你也虑得周到，我赏你免死令旗一面，倘后面再有兵来，见我令旗，便不杀了。”封氏重复叩谢。那将道：“我到营中，即来接你。”着两个军士在此等候。

那将去了，合家人口都亏封氏救了性命，个个感激。封氏哭道：“我为一家性命，没奈何只得从他。但此去即为失节之妇，有玷丈夫，竟算死过的人罢了！”初时翁姑丈夫得免于死，俱庆更生；后封氏说出一番伤心的话来，都号啕痛哭个不了。隔了半日，贼将差兵来接，只得掩泪而别。

单讲封氏一到营中，那将官便如娶妾的行事，拜了天地，然后共坐而饮，下人都称“小奶奶”。要晓得这枝兵是李冯差来攻取湖北一路的，收兵回去，闯贼以此将掠地有功，授以伪职，教他驻守一县。

封氏自为妾后，殷勤服事，百般依顺，贼将把他宠爱无比，所有掳掠来的金宝，俱付他掌管。后大妻到来，一同居住，封氏曲意承迎，枕席上绝不争论，大小相处，情投意合；又绝不露一毫思乡念头。倒喜习武，每日戎装打扮，要贼将教导他跑马射箭，说道：“吾若习会武艺，将来东征西讨，作一亲军跟随，可以时刻不离了。”贼将听了，愈加欢喜。大妻生有二子，其后又生一子。封氏便对贼将道：“这个儿子，我要领在身边当作亲生。”贼将更喜，便教他抚育。封氏加意爱惜，有如珍宝一般。

一日，有文书来调贼将随处出征，封氏又欲随往，因有小儿子羁身，不忍分离，悲泪不已。贼将约他一年半载定必回来，挥泪而别。去后终日思念，大妻倒去安慰他，说：“你平日最爱跑马的，何不去后面空地上跑跑马，散散心？不要忧出病来。”封氏道：“要选几匹好马，才跑得有趣。”大妻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叫家下牵几匹好马进来，任凭小奶奶拣择。”那封氏日日在后圃驰骋，以为笑乐。

一日，将一粒明珠钉在小儿子帽上，光耀动人。大妻道：“这珠子甚好，是那里来的？”封氏道：“这是我初到时，老爷赏我的，也还算不得好。”大妻道：“你还有好的么？”封氏叹口气道：“有是尽有，可惜抛弃那边！”大妻便问：“抛弃何处？”封氏道：“不瞒奶奶说，我家积代富厚，珍宝无数，只因世乱，恐怕寇盗抢劫，暗暗埋于僻处。都是我亲手自藏，无一人知觉。前日没有取来，岂不都抛弃了？那所戴之物，我还一一记得，珍宝有多少，金玉有多少，还有希奇珍器，都是人世罕见的。当日若带了来，一生受用不尽。”

一席话，说得天花乱坠。大妻馋涎流个不住，心中发起痒来，便道：“如今去取，不知在也不在？”封氏笑道：“奶奶又来说笑话了，我既从了老爷，家乡便与我不相干了。况这小儿子，我要抚育的，我去，谁照管他？”大妻

道：“不妨，你惯会骑马，竟改妆男人模样，悄悄里去，悄悄里来，那个晓得？若说儿子，我自照管，虑他则甚？”封氏摇头道：“老爷日后回来晓得，埋怨起来，恐有未便。”大妻道：“老爷是最贪利的，见你取了许多东西到家，益发欢喜你了，那有反来怪你的理？”封氏只是不允。

隔了一夜，大妻又来撺掇。封氏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去走一遭也好。但此处到武昌有七八天路，要选三匹快马，叫两个年老家丁跟我。晓夜赶路，只十余日就可往回。”遂整備随身行李，扮作军官模样，跟了两个家丁，辞别大妻而行。大妻见他肯去，喜欢个不了，又因他未去时再三推托，临去之际，依依不舍，信为实然，那里还有疑他的念头？

单讲封身一路上早行夜宿，马不停蹄，走了六七天路，约计到武昌再有一日之程，当夜下了宿店，吩咐家丁道：“你们连日赶路辛苦，明早就到武昌了。今晚多买些酒肉，多饮几杯酒，安息安息再行。”两个家丁果因连日劳倦，酒肉到口，如风卷残云，吃得大醉，倒在床上，如死人一般。封氏又与店家道：“明日五更走路，头口与我喂饱，鞍辔不必卸了。”说罢，走去假睡。

等到半夜，悄悄开了店门，把坐骑牵出，将行囊缚在马背，收拾停当，回身走进门来，把两个家丁一刀一个。这两个平日杀的人也复不少，一旦死于女子之手，也不算委曲的了。那时封氏跨上马背，加鞭飞走。明早，店主起来，见一人走了，二人杀死在床上，不解是什么意思。荒乱世界，看得人命甚轻，把两个尸首抛在野外，行李马匹，落得受用。按下不表。

单讲封氏一骑马直跑到自己门首，已近下午，又恐怕丈夫迁居他处，便问一邻人道：“这里可是张家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向日是张家住的，因那年遭了屠城之变，家道穷苦，迁在东门外坟屋上去了。”封氏听了惨然，便带转马头，竟奔东门外来。因向时上坟曾经到过几次，路径是认得的。到了坟屋门首，见几间破屋，零零落落，两旁邻舍都无，凄凉满目，便跳下马来，把马系在柳树上，将马鞭打门。时已点灯时候，有一小使开出门来。问他：“主人在家么？”答道：“在家。”一直走进坐下，把马鞭向桌上乱敲，道：“快唤你小主出来！”

那张秀才在干戈之际，已吓破胆的了，忽见一少年将军闯入，声声要他出见，惊慌无主，只得战兢兢走出来，跪下道：“不知将军从何而来？”封氏一见丈夫，忙跪下扶住，哭道：“你竟不认得我了？我即汝妻封氏也！”其夫知是妻子，抱头大哭。翁姑听见媳妇归来，移灯走出。数年相隔，今日重逢，悲喜交集。细问改妆之故，封氏一一诉知，俱各大喜。封氏道：“如今须要迁避他处，使人踪迹不着，才得安稳。”其夫告以穷困。封氏道：“不妨，我行囊里带有金宝。这是我有心逃归，平日隐藏下来的。”当夜夫妻相聚，正是破镜

重圆，去珠复返，人生极侥幸的事。明日悄然搬至幽僻去处，果然无从踪迹。

再说贼将大老婆自打发封氏去后，日日盼望，直至等了两月，不见归来，方知是“金蝉脱壳”之计。正要遣人追访，恰好其夫有信，已经阵亡，算来此后日子，自己也要改嫁，还那里来顾别人。

其后天下太平，封氏夫妇复归故里，重整家园，生于承后。后人称赞封氏委曲全家，用计求脱，真是女中丈夫！要知其平日爱习骑射，专为出行便易；抚育儿子，亦不过明无去志，令他深信不疑，不来防我，才得脱归。一段深心，全为不忘故起见，岂非身虽受污，此心可对天日？若女子当患难之际，既得保家，又能全节，不动声色，做得停停妥妥，一家阴受其福，于人一无连累，闻者为之起敬，当道为之动色，岂非更是一桩奇外出奇，难中更难之事？试听下回细说。

第二回

士穷能守古来难，济变无才更足叹。

保护一家全节死，应令巾帼笑衣冠。

话说本朝近年，宁国府有一老贡生，姓王，名之纪。家有薄田几十亩，生子三人，俱已娶妻。最小的儿子，单名一个惠字，娶妻崔姓，众平县东岗人，亦儒家女。崔氏性质聪明，幼时，父母教以读书，辄晓大义；长通文墨，颇有才能，作事井井不乱。容貌姣好，素有美名，人家争欲得之为妇。后归王氏，婆婆死了，只有老翁在堂，崔女亲操井臼，克尽妇职。

大凡女子嫁时，见丈夫家贫苦，粗茶淡饭，便有不足之意，以上致公婆不悦，夫妇不和。王之纪家只有薄田数十亩，本是清苦人家，做他媳妇，焉得称心遂意？崔氏却安之若素，绝不嫌贫嫌苦，总劝丈夫读书，灯下做些针指相陪。虽年少新婚，并不偷安贪睡。妯娌亦极和睦，邻里宗亲皆啧啧赞叹不了。

那知过了两载，宁国地方大旱起来，一岁不雨，赤地千里。苗禾颗粒无收，米价腾贵，斗粟千钱。除了盈实富户，往往十室九空，饿殍相望。卖男鬻女，抛妻弃子的，不计其数。朝廷虽有赈恤，怎救得百万生灵之苦？更有一等最苦的，名为体面人家，其实一贫如洗。所靠教些蒙童过活，值此凶年，连砚田也都荒了，数口嗷嗷，毫无一条活路。欲做下流的事，体面攸关，既不便变卖子女，又不能伸手讨吃，闭门饿死的，十有八九。正是人民遭劫，玉石俱焚时候。

那王贡生本系贫士，两个大儿子虽皆进学，因本处无人请他教书，走到别处寻馆，漂流在外。家中一子三媳，孙男孙女，到有数口，仰他过活。虽有薄田，若在成热之年，也可收租接济；即或不够用度，也好变卖于人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就白白送人，还要双手推开，那有来买他的道理？始初吃身上衣服，继

而吃家中物件，只是吃一日少一日，每日两顿饭的改为一顿饭，一顿饭的改为一顿粥。再隔几日，连这顿粥也艰难起来了。

古语说得好：“昔日穷，无立锥之地；今年穷，锥也无。”王贡生看了如此光景，知去饿死不远，只营长吁短叹。一日，思量亲友家中借贷钱米以救目前之急，强步出门。那知有饭吃的，走去不见面；没饭吃的，会着了各诉苦况，正如楚囚相对，越添愁闷。走了一日，慢腾腾空手而回，才到家中，一个头晕跌倒在地。儿子媳妇知其腹内饿了，扶起坐定，将水多米少叫名粥汤一碗灌他下去，方得神气清爽，便问：“今日从何得米？”大媳妇道：“将内门一扇，换得一升米，煮了一火锅粥，大家都已吃过，留下一碗，待公公归来吃的。”只见孙男小女还在那里要吃，那知锅子里洗锅的水都已吃完的了。孩子们吃得不饱，啼啼哭哭，之纪见了，益发心酸。

到了掌灯时候，见一家都在堂中，之纪眼泪汪汪对着三个媳妇道：“我有一句话要与你们说，只是不忍出口。”媳妇道：“公公有话，便说不妨。”之纪叹口气道：“当此年景，我父子饿死，分所应得。你们妇人家，全靠夫家养活。从来说，巧媳妇不能为无米之炊。今夫家不能养活，教你们活活忍饥而死，我心何安？吾看目下这样时势，只有妇人肯去从人，尚有富家收养，到是一条生路。你们今日与其坐而待死，不若各去自寻生路，亦免我死后挂牵。”说罢，不觉大哭起来。

两媳听了，俱暗暗流涕。单有第三媳崔氏坐在旁边，不言不哭，默想了一回，起身开口道：“公公所见不差，再过几日，大家都是一死，于公公何益？但另去适人，我们纵有生路，公公、丈夫仍旧饿死家中，我们心上何安？媳妇想来，倒有一举两便的道理。我们身子，难道白送与人不成？须要得他些身价，方像一个模样。有了身价，便可为家中使用，可以苦度过去。但两位姆妈年纪已，又有儿女拖身，卖也卖不出价钱。我年尚少，又无儿女，面貌也还不讨人厌，不若寻条门路，待我嫁去，可好好得些聘金。我既得生，合家亦免于饿死，岂非一举两便？”

之纪道：“说得说得极是，但我做公公的不能养活媳妇，还要用媳妇身价银子，教我益发抱愧，只要你们得生，不要管我死活了。”崔女又道：“公公如此说法，只留自己地步，不留媳妇地步了。媳妇所以失身于人者，原为一家性命起见。救得一家性命，就是失身于人，人还谅我是出于不得已。若专顾自己，不顾公公、丈夫，是一贪生怕死、丧名败节的妇人，岂不死在家中，到免了失节之丑？公公不必迟疑，竟托媒婆说我嫁人便了。”其夫听了，掩面大哭。崔氏忙止住道：“你是个读书人，如何不晓道理？古人父母有难，苟有可救，虽粉骨碎身，亦所不惜，况弃一妇人，何关轻重？你若贪恋妻子，不忍割爱

，是坐视父死而不知救，何以为人？何以为子？”把一段大道理话，侃侃凿凿，说得丈夫死心塌地，收泪不语。

当夜说了，明日早上，崔女梳洗已毕，不见公公说起，走来催促道：“昨晚所言，公公如何忘了？再迟几日，媳妇饿得鸠形鹄面，可不值钱了。”之纪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也须对你父亲说声。”崔女道：“我娘家遭此凶年，自顾不暇，晓得女儿落了好处，一定欢喜，不必去说。”合家见他如此要紧，倒像他动了怕穷改嫁的心肠，一刻等不得了。

之纪细想：“媳妇所言，果然不错。”便对一相热媒婆说了。媒婆道：“若说别位却难，你家三娘肯嫁人，人才也好，面貌也好，是极容易的。也是他造化，恰有一个好对头在此。前村任监生日前妻亡过，正思娶一继室，不论闺女再醮，只要人才好。若说了你家三娘，一说一个‘允’字。我就去说，少顷奉覆。”媒婆急梭梭去了。之纪归来，便与崔氏说知，又道：“聘金多少，我却不忍开口。”崔女道：“不必公公费心，媒婆来，我自与他讲话便了。”

隔不多时，媒婆便来回覆。大家相见过，开口道：“我方才去说，任相公素慕芳名，情愿娶为继室。但不知聘金要多少？”之纪未及开口，崔女说道：“这聘金原可不必争论。但我为救济一家，故愿改适他姓，聘金要一百二十两，余外一无枝节。今日送来，我今日就去；明日送来，我明日就去。一言说出，决无改移。”媒婆道：“三娘说得倒也爽快。就是聘金一百二十两，他家一定如命的。但是明日就送了来，即时要上轿去的。”崔女道：“这个何消说得。”说罢，媒婆便去了。之纪心内想道：“他平日寡言寡笑，见面生人都是羞怯的，今日语言侃侃若此。”暗暗称异。

再说任监生是一忠厚富足人家，因亲戚中有与王家往来的，常称赞三娘貌美，又极贤能，闻知女欲改嫁，正合己意，故一说即合，聘金一一如命，遂择定明日即娶过门。要晓得有余人作事总图好看，为时虽迫，家中仍要张灯结彩，唤集乐人吹手，诸亲百眷，开筵设饮。

那媒人到了明日，便拿聘金送往王家。崔女出来，将银子逐包打开，一一检点过了，并不短少，遂亲手交与公公。媒婆见无难色，便道：“三娘，你作速收拾停当，到晚我领轿子来接你。”崔女只点点头。王惠见了银子，知离别在即，牵住妻子衣服大哭。崔女道：“我受了他家聘，就是他家人了。向为汝妇，今作人妻，牵衣何为？男子汉何患无妻？只要善事父兄，博得家中一日好一日，便不负我今日的事了。”其夫愈悲。崔女扬扬如平日，又向阿翁道：“媳妇还有一句话，公公须要听我。”之纪问是何言。崔女道：“我嫁来时原有些衣裳首饰，连年典贷，都贴在家内用去。今媳妇此去，须将十来亩田还

我。况田在此处，前后不得花利，也是无用，让我拿去作一纪念。契上要写‘卖到任处，收价一百二十两’，我好领受。”之纪道：“此田现在荒废，有何不可？”就照崔女所说，写了一张卖契，付与收执。

崔女到房中收拾了一会，悄悄的走将出来。两位姆姆晓得就要分别，心中倒觉惨然。但见崔女坦坦然与丈夫绝无一点留恋之意，背后私相议论，也有说他心肠太忍的，也有说他不过借此脱身，别图安乐的，纷纷不了。崔女只当不知。

到晚，媒婆走来说：“轿子意到，可有随身物件要带去的么？”崔女回说：“没有。”便整整衣服，走到堂前，朝上跪下，拜了四拜，以当拜别阿翁夫婿及两位姆姆，立起身来就走。媒人跟了，上轿而行。合家掩泪相送，轿子已渐渐去远了。

要晓得任家娶亲到门时，只用轿子一顶，迎亲人众都在半里外相等。望见轿子将近，乐人就吹打起来，流星花炮一齐放起，灯笼火把前后簇拥，先有人到家报知。任监生大喜，连忙换了新衣新帽，待轿子到门成亲。路上纷纷笑语。有的道：“上轿进，我已看见新人，果然美貌。”有的道：“看来新人是性急的，轿子一到，立即出来，绝不作难。”独有轿夫走到半路，微嫌新人坐得不稳，侧来侧去，叫跟轿家人扶策而走。路程原有十来里，大家走得汗出。一到门，越发热闹高兴，都向任监生称喜。轿子暂歇厅上，以待吉时合巹。

停了轿子，掌礼人念起诗赋来，请新人出轿。媒婆揭开轿门，举手去扶，只听见“阿呀”一声，大惊失色。众人争问其故。媒婆摇手道，“不要吹打了，新人只怕不是活人了！”众人同向轿中一看，果见直挺挺一个死尸，颈上套的带还拖着呢。任监生连连跌脚道：“怎么处？怎么处？我与他无仇，为何到我家来害我？”把花烛撤开，一切人众俱垂头丧气，躲在一边。

再讲王家自崔女出门后，把门闭上，大家冷冷清清，相对悲叹。王惠倒在床上哭泣。本是少年夫妻，一刻间活活拆开，这也怪他不得。忽闻外边敲门甚急，各吃一惊。开出门来，闯进一人，气急汗流，报道：“你家媳妇已吊死在轿内了，快去，快去！”王贡生一闻此信，泪落如雨。连话也说不出一句。亲友中有会说话的，走来相劝道：“人已死了，大家倒要商议个长便才好。令媳嫁来，是你情愿，不是任姓逼勒的。”王贡生道：“就是我也不是威逼他的，因仙自己情愿，故由他改嫁，那知他到拼着一死，我何颜再有说话？竟将他入殓，不必经官动府。”那人道：“这个使不得，人命事情，非同小可！必须报官验明，才脱得两家干系。今夜屈你父子担搁在此，明日官来相验过，然后买棺入殓便了。”王氏父子只得依允。斯时，任监生早已同了地方到县报明。

到了次日，地方就在任家设了公座，搭了验尸棚等候。未几，县官轿到

，任监生同了王贡生一齐出接。县官坐上公座，两家各问了几句话，便吩咐解下死尸相验。县官一看，尸首颜色如生，绝不像吊死的模样。佯作正要动手，见他衣带上露出一条纸角，吩咐取来。左右解来呈上，却是田契一张，看到“卖与任处”，便问：“此契何来？”王贡生道：“这是他临出门时要贡生写的。”及看到后面，又有八个大字，写道：“田归任姓，尸归王氏。”县官惊异道：“此是妇人亲笔么？”王贡生见了，心亦悚然，便下泪道：“果是媳妇亲笔。”县官嗟叹道：“好一个有才有守的女子，不必验了。”向众人道：“你们晓得他写契之意么？他的本意不过得此聘金，以为养活一家之计，自己早办一死。又恐死在他姓，白骗人财，反以人命累人，心中不安，故将十亩田价偿还任姓一百二十两聘金，不啻以就死之身作一卖田中人，生者得安，死者无愧，恰是权而得中的道理。本县竟以他八个字作为断案。”众人听了，俱各恍然，叩谢县主明断。

县官对任监生道：“你须好好盛殓他，田契即着收去。”又对王贡生道：“成殓后，即领棺木回去安葬。”吩咐已毕，立起身来，走到尸前，道：“本县今日断法，也不负你苦心烈志了。”深深的作了四个揖，乘轿回衙。

斯时看的人，俱赞崔女立节不苟，虽死犹生。那任监生始初有抱恨之意，今反感激他得免官司，棺槨衣裳，悉加从厚。那王家男女都到任家哭送入殓，然后扶棺回去。宁国一府闻其事者，莫不咨嗟太息，称诵其烈，至今王烈妇女之名犹播人口云。

卷五 执国法直臣锄恶 造冤狱奸小害良

第一回

贪财怙宠薰天恶，酿成逆寇妖氛作。妓氛作，芟除不尽，沐猴蒙爵。

乌台欲把鹰口搏，奸谋暗里权臣托。权臣托，泼空冤枉，祸由口孽。右调寄《忆秦娥》

世谓“斩草不除根，萌芽依发”，盖言除恶务尽也。然圣人有言：“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过激则变生，是又不可以不防。如明季嘉靖年间有件大冤狱，人人切齿。只因究治一小人之党，连及国戚大臣。朝廷为保庇国戚起见，并将小人纵释，俾宵小奸人反得漏网，而执法直臣，转诬他屈陷无辜，下狱抵罪。台谏诸臣有出来争论的，尽遭戮辱，遂成缙绅之祸。岂非赏罚是非不明到极处了！然而诸君子亦有不是处。古语说得好：“投鼠忌器”。设使诸君子早为算计，何至沉沦冤狱，直至新君登位，公议始伸？可见疾恶者勿为已甚，圣人之言不可不听的。

话说明嘉靖年间山西代州崞县有一妖人，姓王，名良，倡立白莲邪教，施符弄法，诱骗愚民。归其教者，不论男女，号为“佛子”，成群结队，混杂聚

处。又有幻术迷人，一方妖姬艳妇以及少年尼姑，皆被淫污，甚至富家贵室，也有为邪教所煽惑的。手下徒众万千，俱习兴妖作怪之术，在外奸淫妇女，抢劫财物，无所不为。

有一秀才人家，其妻少有姿色。一日晚上，有一妇人到家借宿，秀才见其色美，意欲诱他奸宿，遂留他在妻子房里住宿，与其妻商议，教他进房之后，灭灯走出，自己入内同睡。到得更余时分，那秀才等其妻出来，他就捏手捏脚，挨到床边，不敢即时下手。那知床上之人也等了好一回了，听见脚步响，猛然将手来抱。秀才道是得手了，遂腾身而上，与之交合。那知此人之物更是翘然，比自己的又粗又硬，大跳起来，喊集众人，将他绑缚。问其来历，是王良一党的人，在外装作妇人，时常奸骗人家妻女。秀才一时忿怒，阉其阳道，又怕他死在家中，不当稳便，遂把刀疮药敷好，纵之使去。岂非一桩奇事？又有一村地方，夜夜有怪作祟。才起更后，就有一团黑气滚入人家，或作驴马形状，或作青脸獠牙形状，吓得男啼女哭，彻夜不安。晓得王良教中能驱妖捉怪，凑聚银钱，求他用法收服。王良教他村中尽奉其教，鬼怪不来侵扰，果然有验。以此远近人民无不敬信。如此作怪的事，不一而足，那知多是此辈妖贼符术弄人。

又有副贼，姓李，名福达，饶有勇力，其心更极狡诈，也似王良这般幻惑愚民。后来官府知道了，捉他几个党羽究沿。李福达遂结连王良，居然反叛，啸聚数千人，杀戮居民，焚烧地方，势甚猖獗。抚按起兵征剿，反被他杀得走头无路。

王良又有禁兵之术，刀枪弓箭俱不能及身，以故贼势愈强，官兵奈何他不得。抚按问众将破贼之法。有一军将道：“此是小术，破他不难。叫官兵各置一木棒随身，遇贼只将棒打，不用刀砍，他自然不能禁了。”依计而行。贼众一向恃着兵器不能伤他，以此自由自在，懈弛无备。那知官兵忽然用棒相击，一人得胜，个个争先，只一阵，把妖党打死无数。众人看见势头不好，究属乌合之众，一哄而散。贼首王良遂得就擒，又获羽党二十余人，一齐斩首梟示。只有李福达奸滑，他见王良失利，遂慌忙易服而逃，不知去向。

要知明季兵将都是苟且了事的，众兵搜寻不见，也就罢了。那晓得李福达逃往太原府徐沟县，改名易姓，叫做张寅。他逃窜时，金银财宝原带得多。本县之内，有一张姓之人，算为大户，张寅夤缘结交，认为一家，编立宗谱，以冀掩人耳目。人情眼孔极浅，见他有财有势，便不去查考，但知他为张寅，全不晓得他是李福达改名的了。以后打听缉获之势渐渐宽松，遂挟了财物到京，思量交结权贵，以为护身符箓。其时国戚武定侯郭勋招权纳贿，是一个贪利无耻小人，有钱最容易结纳的，便重贿其门下，窜入匠役项内，又以烧炼之术

，时时歆动。四时八节，更有重礼进奉。探知郭勋耽于女色，花了千金买一美女，装做自己亲女送去，把一个武定侯奉承得欢喜不了，连性命多肯把与张寅的了。

假李寅藉了郭勋声势，与一班内官互相结纳，如兄若弟一般。适朝廷开例，李福达援例，输粟千石，补授山西太原卫指挥。一个亡命凶徒，竟做了朝廷命官，岂不可笑！两子，长的叫大仁，次的叫大义，俱在郭勋门下充当匠役，留在京师，以为交通势要地步，真算是“狡兔三窟”了。有此泰山之靠，将前日罪犯，一床锦被都遮盖过去，就是神仙也认不出他来。

再说代州有一人，叫做薛良，与福达从小相熟，闻他犯罪脱邀，捉获不着，只道他非躲避远方，定然死于别处了。偶然到太原望一亲戚，在街上闲走，见一武职官员坐在马上，喝道而来，背后跟随四五个伴当，衣冠体面，气概轩昂，好不赫奕！薛良立在道旁让他过去，马到跟前，猛然一看，认得是李福达，到吃了一惊。又想：“此人焉得到此地步？”又见一人走来与他讲话，细听声音，宛然无疑。却又不敢相信：“或者面目相像，也未见得。”心中十五个吊桶一般，七上八落，疑个不了。直等一丛人去了，走到一家铺面上，拱手问道：“前面骑马的是什么官府？”那人道：“他是太原卫指挥张老爷，名唤一个寅字。”薛良心内思想，总是委决不下：“若说是他，他怎能有此荣显？欲说不是他，声音笑貌，确确是他。”又想了一回，点头道：“是了，他畏罪改名张寅，在此做官的。我不要管，明日去望他一望，不怕他不好好相待，买我不开口。还要发一注大财哩。”

打算已定，睡了一夜。次日起来，吃了早饭，寻到福达衙内，向门上拱拱手，道：“你老爷在家么？”回道：“在家。”薛良便道：“烦你通报一声，说有故人要见。”门上问他姓名。薛良道：“你不必问，少顷会见你主人便知道了。”门上进去禀过。福达见说是故人，丈八长的和尚摸头不着，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一见是薛良，陡然变色，假作笑容，下阶拱手道：“故人别来无恙？”薛良亦作揖道：“闻得故人在此，特来相访。”遂邀入书房共坐。

薛良见左右无人，因问道：“兄前日有事，如何得到此处为官？好不荣耀！”福达摇手道：“前事兄且莫提。你因何晓得我在这里？”薛良道：“昨在路上看见，因随从人多，不好相叫，今日特来问候。只是弟一身作客，流落此地，盘缠俱已用尽，欲吾兄资助资助，未知肯否？”福达道：“这何消说得，但兄既来了，也须担搁几日，待我端正盘费，送兄回府，何如？”薛良认做好意，极口称谢。随即搬夜饭来，两人相对而饮，极其要好。饭毕，便吩咐家人道：“铺盖安在东厢房。”谈了一回，道了“安置”，自进去了。暗自忖道：“我的踪迹并无人晓得，今日被他撞破，倘到外边将我从前情节告诉人知道

，还了得么！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将他杀死，就绝了后患了。”暗暗打算一番，便叫两个心腹家人，悄悄嘱咐道：“今日来的这人，与我有宿世冤仇。我留他住在书房，原要害他性命。付你快刀一把，今夜三更时候结果了他，把尸首抛在荒野地面，做得干净。先赏你二十两银子，日后还有抬举你处。你们肯去不肯去？”两人欣然应允道：“老爷自安睡。小的们别的做不来，只此些些小事，包管做得万妥万当便了。”福达大喜。两人亦欣然而出，打点半夜行事。

再说薛良吃了夜饭，坐了半晌，关上书房门，正要上铺去睡，忽然一阵腹痛起来，思想到僻静处出一大恭，便走出书房。是夜，月色微明，见侧首有路可通，一径穿将过去，看看走到马坊所在，是一块空地，便欲在地上解手，隐隐听见隔墙有人言语。一个道：“住在书房这人，老爷为何要杀他？”一个道：“你不听见老爷说与他有仇么？”薛良一听，惊得魂飞天外，连恭也出不得了，想道：“不道此贼如此心狠！若再迟延，性命不保了，作速逃命为上。”轻轻走过马坊，见是一带泥墙，便从低处扒出。幸喜下面已是通衢，拔步便跑，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。

适值太原府知府赴宴回来，薛良跑得势的人，留脚不住，直冲了太爷道子，被军牢拿住，问是何人。薛良正思首告李福达，苦无门径，今见是太原府正堂灯笼，极口喊冤。太尊喝道：“你有何冤事，黑夜叫喊？”薛良道：“小人是被难逃出来的，有天大的事首告，不敢当着众人明言，求太爷带小人到私衙密禀。”

太爷吩咐带他回衙，一进衙门，便把薛良唤进私宅，问他首告何事。薛良禀道：“小的代州人，与妖贼李福达同乡相识，向闻其逃亡别处，昨日撞见太原卫指挥张寅，细细一认，却正是他。小的因去探望，福达嘱小的不要说破，留小的过夜。小的道他好意，那知竟要杀我灭口。小的偶尔腹痛，走到外边出恭，听见隔墙有谋死我的说话，越墙逃出，特来首告。”大爷道：“这指挥张寅果是李福达改名的么？你不要谎告！”薛良道：“小的若认得不真，怎敢谎告？”太爷一想：“这李福达是个叛逆重犯，现在各处严缉，未见捉获，今改名易姓，逃在此地为官，既有首人，定属不虚，须要速拿为是。”遂带了首人，连夜去禀都院。都院闻知，便传中军，带领标兵，协同知府知县，拿捉贼党。

再说李福达两个家人，三更左右走到书房，不见了薛良，忙报主人。福达知他走了，大惊失色，心上怀着鬼胎，不能安寝。忽闻外边有人马之声，又敲门甚厉，开门出来，只见灯笼火把，一拥而入。后面走进两位官府，一见福达，喝声：“拿下！”福达辨道：“无罪。”太爷道：“你是李福达，现有薛良首告，还有何辨？”福达见事败露，便俯首就缚。太爷将他家属尽行锁押，查

盘密产，封锁门户，一面着地方看守，一面带了人犯，同众官回衙审究，叫薛良与福达当面对质。薛良说得凿凿有据，福达虽会狡辩，实事难为抵赖，遮饰不来，只得承认。

官府见他招服，也不动刑，将他禁在狱中，禀覆上司，请旨定夺。旋即移文京师，拿他二子。斯时，太原一府人都当作新闻，三三两两，到处传说，尽道：“如今世界，有了钱，强盗也做得官了。”福达身虽在监，京中线索却自通灵，连夜通信二子，教他躲避武定侯府中，求他相救，必有厚报。郭勋听了，寄书山西巡抚毕昭，教他超释。毕昭是一极要奉承权势的人，见郭勋有书来托，反要将薛良问他诬告之罪。承审官反覆力争，只是批驳不已，把一情真罪当的重案，渐渐模糊起来。

恰好来了一位有风力的御史，姓马，名录，立心正直，不要钱财，不肯阿附权贵的，钦命巡按山西。未到任时，即听见这桩事情，巡抚不肯执法，久不定案。一到任后，即提李福达一案覆审，差官往代州崞县提取福达旧时邻右前来识认，又移文徐沟县查其居止。据覆“并非土著，是擒获妖贼那年逃来，冒为张氏同宗，改名张寅”。处处有据，再取福达口供，果无异辞。

案情已定，正欲奏请正法，忽一日，巡捕官禀称：“武定侯差官下书。”衙门规矩，一应封口书函，不许投进。武定侯书来，必有嘱托情弊，随着当堂呈递。差官走至案前，将书呈上。马巡按拆开一看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好一个国戚大臣！为大盗说情，难道王法都不晓得了！”差官自恃候府家人，说：“大老爷，王法固要，只怕私情也要的。”巡按大怒道：“你是何等下贱，敢开此口！”喝救拿下重打。差官道：“只怕打不得。”巡按喝道：“打了再讲！”左右一声吆喝，拖下便打。差官打了二十，受痛不过，哀哀求饶道：“小官自知冒犯，求看家爷面上。”巡按道：“看你主人面上，再打二十！”一共打了四十毛板，吩咐叉出。差官抱头鼠窜而去。

巡按修本，遂将郭勋私书一并奏闻。嘉靖帝见了本章，一一准妻，又降旨将郭勋切责。正是铁案如一，任你通天手段，也难翻案了。那知当日言官纷纷参劾，反激怒朝廷，弄出大大变局来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一时科道乱纷纷，尽奏奸贪是郭勋。

言语太多成变局，水浑鲢鲤不能分。

话说当时嘉靖帝准了马录本章，李福达秋后处决，郭勋有旨切责。若使科道言官不再参劾，这桩事也就完结了。无如明朝风气，言官最喜说长说短，以显脚力，一本不准，第二本再上，这个不准，那个又奏，把朝廷絮聒个不了。即王亲国戚，稍有过失，都惧怕他。始初还论是非，继而更尚意气，务要依他

说话才罢。朝廷看得厌了，往往留中不发。今看见马巡按所奏，武定侯庇护逆党，私书嘱托，众官部愤愤不平起来。有的道：“福达杀人巨万，潜踪匿形，今罪迹已露，论以极刑，尚有余辜。武定侯曲为嘱托，亦宜抵法。”有的道：“交通逆贼，明受贿赂。福达既应伏诛，郭勋亦难轻赦！”其后参劾他的，一本凶似一本，竟说他党护叛逆，心怀叵测，要坐他谋叛罪名，非灭族不足蔽辜了。郭勋那里当得起，只得去求朝廷心腹宠臣张璁、柱萼，要他保护。

你道张、柱二人何以得宠朝廷？说也话长。当时正德皇帝晏驾无子，遗诏兴献王长子厚口，系皇考孝宗亲侄，伦序当立，群臣遂奉以为帝，即嘉靖帝也。嘉靖既立，欲尊他本生父为兴献皇帝，称考：孝宗皇帝称伯。此一己私情，天理人心中实说不去。譬如民家无子立后，把家产田园尽传子嗣子，自应承顶这支香火，本生父母，到差了一肩了。若但知厚其所生，待嗣父母仍如伯叔，要这嗣子何用？天子与庶人一般，所以群臣引经据理，都说兴献不宜称考。嘉靖格于公议，也就隐忍了。

其时，张璁方为观政进士，朝廷大事，那得有他开口？一日，遇一相面的道：“尊相二年之内，位至宰相。”璁笑道：“吾一现政进士，二年之内，焉得翼登政府？”相士说：“相上生着的，连我也不得知道。”适当大礼仪起，璁知朝廷欲崇所生，因格于廷议，不能遂心，自忖道：“吾若另创一议，折服诸臣之说，君心必喜，富贵可以立致矣。”遂上礼疏道：

皇上入嗣大宗，称孝宗为皇考，称兴献王为皇叔父，在廷诸臣，不过拘执汉哀帝、宋英宗嗣位故事，不知汉哀、宋英皆预立为皇嗣，养之宫中，久已明正为人后之议。若后上继统，在宫车晏驾之后，群臣遵祖训，奉遗诏，以伦以序，迎立为帝，比之预立为嗣，养于宫中者，昭然不同，理合尊兴献为皇考，以尽为子之道。若利天下而为人后，恐子无自绝于父母之义。

说得恳恳切切，尽反朝廷众议。嘉靖见了大喜，传谕内阁道：“此议遵祖训，合古礼，尔曹何得误朕于不孝？”继而柱萼亦上一本，与璁说相同。帝见更喜。那时群臣见了二人疏，皆指为邪说，疾之如仇，守候朝门，急欲老拳奉送。二人见众怒难犯，走入武定侯家求援。武定诉知嘉靖，旋有中旨，命二人为翰林学士，大礼竟从其议。凡不合者，尽皆罢斥。

张璁不上二年，果然拜相了。因有这个缘自，故与郭勋结为一党。如今郭勋到来求救，焉得不出力相助？况二人常在朝廷左右，其言易入，遂乘间启奏道：

郭勋为议礼，触了诸臣之怒，举朝皆与为仇，所以纷纷弹劾。臣等查得指挥张寅，实非福达改名。因诸臣欲害郭勋，故诬张寅为逆犯。求皇上莫听诸臣之说。以成不白之冤。

要晓得嘉靖帝原非昏庸之主，但因议大礼上亦受了臣下多少委曲，今日二臣之言，正触其怒，便信以为然，遂发出一道旨意，提福达一案来京，并命解巡植马录同审。诸臣尚在梦里，全不晓朝廷已有先入之言，提到审时，三法司仍照前讯口供覆奏。嘉靖大怒，诘责问官审事不实，命张璁兼摄都察院，柱萼兼摄刑部，杂治其狱。斯时，群臣才晓得朝廷听信谗言，大局有变了。

那二人奉旨会审，只要迎合上意，那里管天理良心？廷讯时，绝不问福达长短，单诘责马巡按枉法任情，屈害无辜。马巡按极口分辨，二人只做不听见，喝教用刑。顿时将马巡按遍体拷掠，五毒备加。可怜一个正直御史，弄得死去活来。马录看来若不诬服，徒自吃苦，只得承认挟私故入人罪。问官才不用刑。这薛良竟问他诬首罪名。二臣审出口词，以为得计，奏知嘉靖。那嘉靖只道审出实隋，不被众臣瞒骗，那晓朝纲是非已被权臣弄得七颠八倒了！发下旨意：福达释放，薛良抵死，巡按马录及台谏诸臣俱着锦衣卫廷杖一百，分别治罪。

这廷杖法律，历代所无，惟明朝独有。自设此法以来，不知屈死了多少忠良。那见得廷杖利害？凡官府犯罪，但发锦衣卫打问，例将犯官一拶敲五十，一夹敲五十，杖三十，名曰“一套”。此是锦衣卫打问规矩，已有受刑法这而死的。若奉旨廷杖，特遣内臣监视，大小众官俱着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，左边坐中使，右边坐锦衣卫，各三十员，下面旗校百人，皆衣襍衣，手执木棍，齐齐排列。宣读旨意毕，一人持麻布兜从犯人肩脊套下，直至腰边，连两手束定，左右不得转动：一人缚其两足，四面牵住，唯露出两股受杖。头面触地，尘埃满口，连喊也喊不出的。打一下，上面高喝一声：“重打！”打完一面，杖必数折。众官侧目屏息，气象森严，俨如阎罗殿前一般。行杖旗校练就一副手段，打得两腿如口，里面血肉糜烂，外面皮肤一毫不破。医治的法，用刀割开外皮，剜尽内边烂肉，要取活羊一只，割他腿肉填补空处，使他血肉相连，长成一片，然后可以行动。故明时有“羊毛屁股老先生”，人人敬畏他的。有一知县出来，捉住一冲道路人，喝教“重责”，脱开裤子，见是羊毛屁股，知是受过廷杖的，忙即下轿请罪，陪了多少不是。其人大笑而去，把这位官府惊出一身冷汗来。只因廷杖过的，苟得君心一转，叩起复重用。然幸而不死杖下，做一羊毛屁股的老先生。不幸而丧了性命，只好留一忠直名望了！可怜诸君子触怒奸党，今日受此极刑！

马巡按廷杖后，发边卫充军。其余或罪或死，共四十余人，台谏为之一空。逆犯李福达仍为指挥，二子仍充匠役，俨然现任的武职官员。岂非一件天翻地覆的事！

那张、桂二人犹怕人心不服，日后有变，编定《钦命大狱录》，请旨颁示

天下，使被冤诸臣永世不得翻身。那知人心如此，天意不然。

再说四川有一妖人蔡伯贯，本是福达一党，因山西事败，逃在四川，招集无赖，私立名号，仍依白莲教煽惑谋反起来，被官兵擒获，搜出福达往来书信，有“改名张寅，现为指挥，可恃无恐”等语。四川巡按据实奏闻。

其时，嘉靖晏驾，隆庆新立，见奏大怒，立将李福达满门抄斩，余党立决，以正叛逆之罪，其狱始白。又有都御史庞尚鹏上言：

武定侯郭勋与阁臣张璁、桂萼庇一福达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，衣冠之祸，莫此为烈。今三臣虽死，理合追夺官爵，以垂鉴戒。被冤诸臣，宜特加优异，以伸忠良之气。

朝廷一一如奏。斯时，马录钦召进京，复为御史，余尽加官赠爵。至今《明史》上直臣流芳，奸臣遗臭，岂非天公报应，原是纤毫不爽。

后人论及此事，谓郭勋与福达始初来往，不过贪其财贿，原只知为张寅，不知为福达。至事败说情，其罪难免。只劾其私书嘱托，便已馘了。乃众人必欲坐其同逆，置之重典，遂至激成大祸，上损国家元气，下辱父母遗体，诸君子亦不无自取其咎。为此论者，亦非教人阿谀苟容，取媚于世，不走正直一条路去。总之，责人过犯，亦要存心平恕。留还人的余地，即留还自己退步，不必专恃一时意气，把人赶尽杀绝，却是明哲保身道理，士大夫不可不察也。

卷六 愚百姓人招假婿 贤县主天配良缘

第一回

扬帆载月远相似，佳气葱葱听诵歌。

路不拾遗知政美，野多滞穗是时和。

天分秋暑资吟兴，百时溪山入醉哦。

好捉蟾蜍供研墨，彩笺书尽剪江波。

这一首诗，乃宋贤米元章赞美贤明州县而作。大凡为州县者，须有爱民之心，又有爱民之才，斯能体恤民情，通达下意，看百姓事直如自己的事，处置得停停妥妥。虽至极难分解之讼，而格外施恩，法外用意，不唯心力为劳，兼且解囊相助，将坏做变做美事，奸巧者转受奸巧之累，良善者仍得良善之益，方是为民父母的道理。若为官府者贪婪不法，唯知奉承上官，刻剥百姓，民事置之不问，事有疑难，全不细心体察，一味听了胥吏，糊涂了帐，何以折服人心？于地方有何补益？今日所以发此一段议论者，只为近今有一儿女相争之事，彼此捏告，县宰经年不能断理，亏得一位贤明官府到任，委曲周全，既息纷争，且成就了一桩好事，人人悦服，一时传为美谈。要知此事出在何处，待在下细细说来。

江苏省内江府上海县地方，有一人，姓王，名慕郭，年过四十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妻子，孑然一身，专靠起课算命为活。生平却极守本分，不贪酒，不好赌，待人一团和气，人皆呼为“老王”。门前开一卜筮店，每日有一二百文进门，用度却也有余。只因不娶妻室，常思或子或女，抚养一个，以为终身靠老之计，托人寻觅。其时地方成熟，谁肯把儿女与他？

一日，适有间壁邻居赵媒婆走进来，说了半日的闲话，问道：“王先生，你靠命数为活，日子却也过得，但既无家小，不能生男育女，将来年纪渐渐老起来了，那个是你着肉之人？”老王道：“正欲过继一个儿女，以为依靠，只是没有凑巧的。”赵媒婆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如此说，却好北门外尤大官近日老婆死了，遗下一个女儿，才得六七岁，无人照管，尤大官正要过继与人。好一个乖巧孩子，可要同去看一看？看得中意，便可当面说定了。”老王听了，欣然锁上店门，一齐来到尤家。

要知尤大是一个不习上的人，平日贪赌好酒，家业全无，妻子在日，做些女工帮贴，母女二人，已是半饥半饱。今妻子又死了，巴不得将女儿出脱，无所牵挂，好遂他赌钱吃酒之兴。见老王同人到家，说知来意，一说一个肯，便令女儿出来相见。

老王见女子衣服虽然褴褛，面相却是端正，声音也清楚，看是个有些出患的，便向尤大道：“令爱既肯过继于我，便是我的女儿了，分明与兄无干，日后抚养教育，择配适人，皆我做主，老兄不得与闻。这句话到要预先说过的。兄若应允，明日是一好日，便来领去。”尤大满口应承道：“吾因养不活他，故肯过继与兄。一应事情，有老兄做主，是极好的了。我何苦又来相认？”老王见其出自真心，并无假意，又把女儿细细端相了一遍，约定明日来领，遂拱手而别。又别了赵媒婆。

老王身边有些碎银子，不即归家，忙忙走到典衣铺中，约略女儿身材，买了小女衫一件，小布裙一条，小女帽一顶，一到明日，即托赵媒婆到尤大家替他穿着停当，然后领归，拜寿星，拜继父，取名“寿姑”。

说也奇怪，寿姑初到募生人家，又不哭，又不嚷，叫拜就拜，叫他说话就肯说话，百依百顺，竟像养熟的一般。老王欢喜得了不得，就赵媒婆也嘻嘻的笑起来。过了数月，便能烹茶扫地，熙管门户，陪伴着老王，亲亲热热，如同自己生的一般。老王喜得女儿伶俐，便托一邻家妇人梳头缠脚，并学些女工针指，算命得闲，时常坐在旁边，教他识几十字，连“小九归”也与他讲讲。喜得寿姑心性聪明，一学便会。到十二三岁，便能替老王心力，料理米盐诸务。老王所以如珍宝一般爱他，一刻也少他不得。年交二八，出落得身才俏丽，颜色娇美，竟是一个出色女子了。老王常思再隔几年，寻一好女婿入赘进门，便

可父女相依。即寿姑心中亦愿常在继父身边过日子。此虽异姓父女，却是真心实意的。

忽一日，老王正坐店中，见有一人衣服华丽，举动轻佻，跟一小厮，走进店来，拱手道：“烦起一课。”老王听其声音，知是本地人，也不去问他姓甚名谁，把手一拱道：“请坐。”

你道来者何人？这人姓钱，混名钱剥皮，崇明人，捐了一个监生。家中开一小当，又在上海开布铺。一生诸事悭吝刻薄，独见了妇人，如苍蝇见血一般，尽肯花费几个风月钱。每年到上海一次，向布铺中清理帐目，适有货物要置，特来卜问有利无利。老王便将课筒摇动，批断好歹。

正说话间，寿姑送茶与父亲吃。钱监生一见寿姑，顿时神魂飘荡，自忖道：“吾到上海，看见多少妇人，却多平常，何意此间到有此美貌女子！”老王见是有体面的人，回头向寿姑道：“再取一杯茶来。”忙将自己的茶双手送过去。钱监生推住不接。及寿姑再送茶来，便道：“不消，不消。”忙欲起身来接，寿姑将茶放在桌上，转身进去了。

钱监生尚在呆想，又见人来起课，送过课金，道声“重烦”而别。回到铺中，思想：“此女年纪约有十六七岁，正在破瓜时候。身段不肥不瘦，不长不短，姿色美艳，更有一种丰韵，尤觉可人。未知曾受过聘否？如未许人，若这银子不着，娶到家中作一小星，岂非大妙的事？”呆呆独坐思想。忽有两人走进。钱监生一见大喜，道：“正欲来请，有话商量，恰好二兄到来，正是机缘凑巧！”

看官，你道这来的二人是谁？一个姓李，混名百晓；一个姓张，混名赛葛，专在大户人家做帮闹蔑片。张赛葛更有些些小智谋，又且衙门精熟，官司走跳，人皆见其能干，所以叫他“赛葛”。因钱监生是好色之徒，常常哄他闯寡门，嫖女客，以图酒食醉饱，因此往来莫逆。今见钱监生欢然相迎，又道有话欲商，自然有些油水的事来了，便带笑问道：“钱爷有事欲商，只恐在下才拙做不来。”钱监生道：“不要取笑。我且问你，此间有一起课的老王，二兄可认得么？”百晓道：“素来相识，为何问他？”钱监生道：“吾在上海，本欲娶一小妾回去，适往问卜，见他家中有一女子，到也看得过，甚为中意，欲烦二兄为媒。财礼不拘数目，只要事成。”百晓便道：“容易，容易。说了大爷名姓，包管一说即成。”赛葛道：“你不要夸口，这老王为人有些蹊跷，未必容易。”百晓道：“从来财物动人心，钱大爷既肯出大价钱，凭着你我这张嘴，甜言蜜语，不怕老王不依。”赛葛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冲头阵，明日你且去说。倘或不允，吾添生力军帮你，如何？”说说笑笑，夜膳已至，三人共饮。临别时，钱监生先送了二两头，殷勤致嘱道：“事若有成，改日还要重谢。”二

人称谢而去。

百晓睡了一夜，天明起来，恐老王占卜尚忙，吃过早膳，慢腾腾走到老王店中，拱手道：“王兄，近日财气旺否？”老王道：“托福，托福。”两人坐定，略叙几句寒温。百晓便问道：“令爱贵庚几何？”老王道：“十六岁了。”百晓道：“曾定亲不曾？”老王道：“尚未受聘。”百晓道：“到此年纪，也不可缓了。小弟今日特为令爱亲事而来。如令爱才貌，必得嫁在富厚人家，呼奴使婢，穿好吃好，方不枉此一生。若嫁在清苦人家，如何过得日子？岂非为父母的活害了他了？小弟与兄相厚，却寻一个大财主与令爱作伐。”老王道：“大财主人焉肯与我贫家对系？”百晓道：“兄言虽是，但只要不图虚名，专求实在受用，贫亦可以配富。不瞒兄说，今有一崇明富人，姓钱。身上贡生，家私巨万。年纪不满三十。因无正室，欲在此地娶一偏房娘子，财礼要多就多。久慕令爱芳名，特托小弟为媒，此是令爱大福，王兄万勿错过。”老王从来不得罪人，一闻欲娶女儿作妾，便勃然变色道：“我老王虽穷，决不肯变卖女儿，勿开尊口！”便起身道：“适有小事，失陪了。”竟一直走开。百晓一场没趣，怏怏出门。一路思想：“倒被赛葛料着了，此时作何理会？”

却说赛葛是日已在钱家等候。正谈笑间，忽见百晓垂头丧气走来，明知不妥，便道：“百晓兄，想王家之事已停妥了？”百晓只把头来摇。钱监生道：“可是不谐了？”百晓因将自己如何说法，老王如何回绝，一一说了。钱监生意兴索然，便向赛葛道：“兄有高见，玉成此事，决不相负。”赛葛道：“门路却有，但白手做不来的。钱兄不惜所费，不要性急，吾去寻一人来，包管此女到手。”钱监生大喜请教，赛葛叠两个指头细细说来。正是：

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

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使尽心机破尽财，那知乖处把成呆。

好花欲采无从采，始信红颜是祸胎。

话说钱监生思图寿姑为妾，老王不允，因向赛葛问计。赛葛便道：“此女本非老王亲生，是北门外尤大的女儿过继与他的。倘弄出尤大来作主，不怕此女不到手。但尤大如今不在上海居住，搬往青浦去了，必须寻他回来，故说先要破费钱钞。”钱监生闻言大喜，即取十两银子与赛葛，道：“权作盘费，烦兄明日就行。”赛葛对百晓道：“你我同去，何如？”百晓道：“当得奉陪。”吃了晚饭而别。

再说尤大自女儿过继出门后，屋也卖了，一身无着，溜来溜去，溜到青浦居住了。一日，正立门首，只见两人走来，把他一认，问道：“你是尤兄呀

？”尤大听是同乡声音，便应道：“正是。”二人走进，拱手道：“多年不会。”尤大仔细一想，道：“原来是张、李二兄，到此何干？”赛葛道：“知道吾兄窘乏，特送大大一注财香到门。我兄不知要不要？”尤大忙问道：“财香在那里？说我不要，难道是背财生的？”赛葛道：“兄从前过继与老王的令爱，今日长成了，出落得一表人才。育一财主欲要娶她作妾，肯出大大财礼。我弟兄二人知是吾兄亲生的，故请你回去作主。兄若不去，此种财香独归老王之手了，岂不可惜？”尤大道：“这是极好的了，只是两手空空，如何起身得动？”赛葛道：“兄若肯去，便舟同往，何如？”

尤大大喜，亦无甚行李，带上了门，跟着二人便走。开船正遇顺风，不两日便到了上海，一齐同到钱家。二人先进内说：“尤大来了，须要先与他些甜头。”钱监生点头，便叫请进。正值午牌时分，便请尤大吃饭。尤大是清淡久的人，见了大酒大肉，撺掇了一饱。钱监生慢慢的踱将出来。赛葛向尤大道：“此位便是崇明钱大爷，为人极好，家里又富。因慕令爱才貌，欲娶为妾，故寻兄来，聘礼竟是三百两。兄若嫌轻，即再添些也不妨。今晚即立红契，先交定亲银三十两，余待令爱过门，一并交清。”尤大听见有三百两银子到手，已是满心欢喜，又先交三十两，可作大大的赌本，正中下怀，便一一应承道：“明日吾去与老王说，女儿是吾生的，不怕他不依。”是夜，写定婚书，先交三十两银子。

尤大巴不得天晓，一到次日清早，赶到王家。老王一见尤大进门，起身问道：“尤兄，久不会面，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来得恁早。”尤大道：“一来奉候，二来看看女儿。”老王叩唤寿姑出来相见。寿姑因是自己父亲，十年相隔，道了万福，在旁陪坐。问道：“爹爹几时到的？”尤大道：“昨日。”又问：“昨夜担搁何处？”尤大道：“在布铺钱……”便缩住了口，改说道：“在一朋友人家过宿。”

寿姑乖觉，察言观色，有些蹊跷，便起身道：“我去取茶来。”又向老王道：“茶叶瓶放在何处？”老王会意，便道：“我来拿与你。”起身走进。寿姑走至灶下，悄悄对老王道：“我父亲到此，似乎不怀好意，方才说出一‘钱’字，便缩住了口，莫非前日那个姓钱的要图女儿，寻他来的？爹爹须留心防他。”老王点头走出，随后寿姑送茶出来，各用了一杯。老王先向尤大告诉道：“我近日为了女儿受了一场大气。”尤大问是何缘故。老王道：“日前李百晓来说，有一富人要取女儿为妾。你想，好好人家女子，就算不是亲生，岂忍将他变卖？被我抢白了一场，方才闭口。你道气也不气？只怕尤兄闻知，也要动气哩。”

尤大听此一番说话，倒弄得开口不得，算来坐此无益，只得立起告别，一

直竟到钱家。赛葛一见，便问：“你去如何说了？”尤大道：“尚未得说。”钱监生焦躁道：“如何不说？”尤大将老王之言备诉一遍，又道：“老王倒像未卜先知的。你想，他先说了如此一番言语，你道我开得口么？故急赶回商议。”钱监生直跳道：“女儿是你生的，你说不怕他不依，此刻为什么又说出这这屁话来！”赛葛道：“大爷不要性急，老赛尚有妙计。看他跳得出我的圈子么！”钱监生道：“有何妙计？快说，快说。”赛葛道：“尤兄卖女为妾，老王可以争执。配人作妻，难道亲生之父也做不得主的？据我之见，莫若雇一年纪相配之人，假充为婿，竟说已经定亲，目下要娶，今来领女遣嫁，名正言顺，就当官也说得去，看老王再有何说。如再不依，凭我这笔尖与他当官理论罢了。但充假女婿，必须一心腹之人，先与讲定，事成之后，此女仍归本主。相貌到要好好儿的。钱兄可有此人么？”钱监生想一回，道：“人到容易。吾当中现有小伙计周二官，年纪十七八岁，面目亦甚白净，可以充得。只要说定便好。”赛葛道：“既如此，唤了他来，方好做事。”钱监生忙差人赶到崇明，叫周二官去了。

再说周二官本上海人，原是好人家儿子，从小也曾读书，只因父母双亡，家业全无，有人荐他到钱监生当中学做生意，却是一个诚实子弟。闻主人来唤，随即下船，赶到相见。钱监生见了，即便开口道：“吾有一事烦你，事成重谢，不叫你吃亏。”周二官问主人何事。钱监生道：“吾为娶妾，女家不肯，要你充做假女婿哄他上钩。你切莫推却。”周二官听了，默然不应。钱监生道：“你肯不肯，不妨竟说。”周二官道：“主人娶他为妾，我去认为妻子，是欺主人了。我既认为妻子，如何复为主人之妾？名义所关，只怕使不得。”钱监生见他回得斩截，便怒道：“你吃我的，穿我的，只此些小事情烦你，你就推三阻四！吾平日白白照顾你了！”悻悻的走开去了。

张、李二人圆全道：“吾劝你依他的为是。倘你不依，恼了他财主性，你便立身不牢了。或更说你克落银钱，亏他资本，着你身上要赔补起来，你如何担得起？若依了他，将来还有许多好处哩。”两人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得周二官没奈何允了，便回复钱监生道：“二官已经劝允，明日叫老尤竟将茶果送到王家，不要迟了。”

钱监生大喜，忙忙买起茶叶果子，叫尤大亲自送去。老王见他来得奇怪，便指着茶果道：“你拿这东西来怎么？”尤大道：“女儿对亲周姓，昨日受茶，他家就要娶的，故来与你说一声。”老王大怒道：“你莫说欺心的话！当初过继时，说定凭我作主，有赵婆可证。我抚养十多年，看看长大，你便来作主对亲，只怕情理上太说不去！”尤大道：“我生的女儿，自然是我作主，难道不许他嫁人不成？”两下你争我论，便大闹起来。寿姑在内听见，亦来数说

尤大道：“从前忍心抛弃，今复贪图财礼，若无继父，我不知死在那里了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就大哭起来。邻右听得，俱走拢来。老王一五一十告诉，众人俱说尤大不是。尤大见众人俱说他不是，即指着老王道：“私下说不明了的，我与你当官理论！”说罢便走。

老王气得发昏章第十一，只得去寻赵媒婆来告诉他。赵婆听罢，便顿足道：“这是尤大当初亲口说的话，如何今日昧心来争！但他此去，既说告状，说得出来，一定做得出。倘他告到当官，押令出嫁，如何是好？你却不可不防。”老王道：“难道女儿竟被他夺去不成！”寿姑痛哭道：“赵娘娘，这是父亲欺心假计，不过哄骗我去卖人为妾，我是断断不肯去的。”老王道：“这句话，李百晓从前说过。到了官，我只说他假骗作妾，百晓也不好抵赖。”赵婆道：“百晓是他一路神祇，如何肯帮你说？况且口说无凭，叫官府也难信。据我看来，除非这里也寻一个对头，说对过亲事在先，不便再受人聘，庶几说得进去。”老王道：“此计固好，但教我一时那里寻得出一个女婿来呢？”赵媒婆道：“只要一时骗过，弄人假充亦可。你若没有，我有一个外甥在此。此人姓方，年纪十八岁了，住在吾家对门，平日报听吾话的。只要许他几两银子，假充女婿，吾便充做媒人，当官一口咬定，便不怕女儿断去。事成之后，另自择配。你道好也不好？”老王此时恐怕夺去女儿，没做理会处，听了赵媒一片话，信为妙计，竟照言行事。所谓“急何能择”了。

却说尤大当日与老王争论之后，同张赛葛等商议，竟到县前叫喊。官府问了话，着令补纸进来。赛葛便与他写了呈词，竟说：“老王因图财礼不遂，匿女阻嫁。”将对亲日期，女婿姓名，媒人李百晓，一一写明，旋即投进。三日后，批“候唤讯”。老王闻知，亦诉称：“从幼抚养，婚配应身作主，久已对亲。尤大贪图财礼，复欲招婿。”也将女婿媒人姓名一一开列投控。也批“候讯”。

从来说，官无三日急。又遇一糊糊涂涂不大理事的官，虽皆批准，只管悬宕不审。尤大催审数次，仍旧沉搁，旧冬事，直至来年八月中方挂牌拘审。当日县官坐堂，先叫尤大上去问了一番，又叫老王上去问了一番，便开口道：“据我老爷看来，除非分一女作两女，或两男并作一男，方免争夺。女既分不开，男又合不拢，教我也无可如何。这都是媒人多事不好。”赵媒婆听说媒人不好，忙即跪上道：“小妇人做媒在前，没有错的，都是后边做媒人的不好。”百晓亦跪上辨道：“尤姓的女儿，小的替尤姓做媒，如何得错？”县官拍案大怒道：“这个不错，那个不错，难道倒是我老爷错了不成！我老爷不耐烦审问，你们去议和了罢！”吩咐都赶出去。两旁一喝，一齐赶退。老爷早已退堂，陪伴小奶奶去了。欲知私议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公平拆狱纪前贤，墨吏如何只要钱？

家室团圆人尽乐，至今海上颂青天。

话说县官审后，便育原告一边人来劝老王道：“王兄，你要晓得，尤大告状，暗里有人替他出钱，你们若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送与衙门人受用，不如将女儿让他的是。”老王只是不允。

再说钱监生思想寿姑，巴不得即刻到手，担搁上海几及一载，事又不成，衙门中人及张赛葛、李百晓用他的钱也不少了，心上好生焦闷。赛葛因说道：“现在官府只办有钱的事件，除非送些贿赂，叫他批结，着归本生父嫁人，恩抚不得争执，便是定案了。不怕老王不把女儿送出。但正项及杂费必得千金方彀。”

钱监生无奈，只得依他话去通关节，送银县主。果然“钱可通神”，不上二日，便发朱票一纸：

仰原差速押王慕郭将尤姓之女交还尤大，以凭出嫁，不得抗违干咎。

限三日缴。

钱监生扬扬得意，以为再无不稳之事。老王闻知，吓得目定口呆，手足无措，父女相对痛哭。

只见尤大同着原差进门，原差得过一大块的了，取出朱票，向老王道：“如今没得说了。你看，血沥沥的朱票，限在三日内完结。速将过继令爱交还本生，吾们好去消票。”老王尚未回答，只见寿姑蓬头散发大哭，走将出来，指着尤大道：“你肯做昧心的事，我不肯做负心的人！今日如要逼我去，我便死在你面前！”一面痛哭，随手即向桌上抢一把裁纸的月在手，便要自刎。尤大忙来夺住，老王也劝女儿。原差恐怕弄出事来，便摇头道：“好一个执性女子，我们且去，慢慢劝她回意，再来相请。”尤大乘机也一溜烟走了。

老王见女儿如此光景，心中益觉不忍，嗟叹不绝。隔了一日，正愁尤大原差又来相逼，只见一相识人走来道：“王兄，你救星到了。现在旧官去任，新官即日到来，有人传说新太爷清廉明察，从不肯冤枉民事。你速速打点去告状，尚可挽回。”老王闻言大喜，忙与寿姑说知。寿姑心下稍宽。

话说新太爷系旗下人，举人出身，为官清廉平恕，视民如子。初次砍告，讼者纷纷。一见老王状词，情节离奇，叩批“准讯”。果然庭无留讼，不上数日，挂牌就审，仰厚差拘齐人犯，不许遗漏一名。斯时，两个假婿并拘到案，寿姑亦要出官。临审这日，齐齐伺候县前，看的人一时挤满，一则贪看寿姑姿色，二来要看新官审事。

停了一会，大爷升堂，原差把人犯一齐带进，逐一唱名过，吩咐跪在两旁

。先唤赵媒婆上去，将寿姑过继情由，对亲日期，细细问了一遍，喝声：“下去！”便叫老王问道：“你抚养寿姑虽已有年，但既要亲，何不与尤大说知？”老王道：“尤大飘流别处，十年不来，叫小人何处与他说？”太爷点头，即叫尤大问道：“你养女不活，王慕郭代你抚养成人，叩要与他定亲，也应先去通知，何故擅自作主？本县看你抛却女儿十年有余，何以遽然择起女婿来？其中决有别情。”尤大被官府道着心事，只管磕头，道：“已奉前任明断，因王慕郭抗断不遵，又费太爷天心。”太爷把案桌一拍，道：“胡说！前任是前任断法，本县是本县审法，说什么前任不前任！”两旁看的都疑这场官司尤大要输了。

太爷因叫寿姑上去，举目一看，见她容貌端好，倒不像小家儿女，问他的话，清清楚楚回答，与老王所供无二。又唤两个假婿上去，见周二的相貌清秀，与寿姑却是一对；方大面目粗俗，不及周二远甚，心中便有配与周二的意思，便向两告道：“这节事，恩抚与本生俱可作主。你两下既不能作主，来求本县作主，今日本县自有作主的道理。”吩咐把寿姑送进内堂更换衣服，又命整备香案，唤鼓乐伺候。斯时，看的人拥满县庭，俱茫然不解。有的道：“想是要与他当堂结婚。”有的道：“断还没有断定，教与那个做亲呢！”私下议论，纷纷不一。

话说寿姑来到内堂，见了里边太太，忙即下头去。那太太又是极贤慧的，常劝丈夫做好官，行好事，见寿姑生得好，便有哀怜他的意思，赏他新衣数件，插带数事，打扮得寿姑如花似玉。一到堂上，众人注目争看，越发容颜美丽。斯时，钱监生亦在人丛中偷看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肚去。只听见太爷吩咐道：“女子配人是终身大事，况夫妻缘分皆自上天主张，本县已将两婿名姓写就两阄在此，你去跪在香案前暗自祷告，信手去拈，拈得的便是汝夫，本县即与配合。”寿姑此时只得任天由命了，便到香案前伏地暗祝，遂拈一阄呈上。太爷拆开一看，见是姓周的，便大喜道：“好，好。”吩咐即行合卺礼。

斯时，老王在旁唯有哭泣，不敢言语。赛葛忙唆尤大跪上道：“女婿并无居房，小人情愿领回出嫁。”太爷大怒道：“你敢在本县前弄鬼么！”喝令在案人犯一齐赶出，单令周二官、寿姑在此成亲。又问周二道：“你有住屋么？”答道：“没有。”太爷便发二十两银子，吩咐书投，叩在衙门近侧借屋三间，床帐被褥食用等物一一备好，又赏他红绸两段，整备轿子一顶，以便送归。

斯时，看的人益发如潮如海，把县堂塞满。只见太爷端坐上面，左右排立两旁，吹手动起鼓乐来，掌礼人依然念起词赋来。新人交拜天地，又朝上拜谢太爷。然后寿姑坐了轿子，周二官肩上披红，轿胶先走。送出县门，太爷退堂

。一路喧声不绝，齐道：“一块天鹅肉，送在周二官狗口中去了。”

钱监生回到铺中，埋怨张、李二人道：“生米煮了熟饭，倒作成别人去了！”二人道：“头水茶没得吃，开水原有得吃的。明日去催周二官领了妻子同到崇明，依旧让你受用便了。看官晓得，若钱监生此时竟割绝了念头，张、李二人也不要再图事成相谢，可安然无事了，只因奸谋不已，以至当堂受苦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夫妻二人，同到住处，伴婆递过合盃杯，说：“太爷吩咐，不许在此搅扰，我们是去了，请两新人自用夜饭罢。”说罢，众人一齐散去。两新人堂上闹了一日，腹中各有些饿了，见有现成夜饭，遂对坐而食。寿姑见官府如此抬举，又嫁一好丈夫，心下甚是欢喜。周二官却有钱监生一边牵挂，只管呆坐着。寿姑先开口道：“你的情事，吾已有些晓得。如今既作夫妻，不妨向我直说。”周二官见妻子问他，便将钱监生要你为妾，雇我充作假婿，今虽弄假成真，恐他日后尚有话说，细细告诉寿姑。寿姑道：“不瞒你说，那方姓女婿也是假充的。今有太爷作主，怕他怎么？将来我与你同到继父身边过活。继父是极爱我的，一定收留。若崇明那边，你也不要去了。”二人说得入港，遂解衣就寝，枕席上唯感县主恩德。

再讲太爷心中，钱家要买妾的情节虽未深知，但看堂面上光景，颇自疑心，次日起来，即吩咐衙役道：“周二那边，着你们留心察访，倘有人去吵闹，拿来见我。”看官可晓得，事已审过，为何还要察访？因昨日审问时，察看情形，但见老王乱滚乱叫，尤大反不见喜欢，便知其中另有情节，女婿是假的了。因相女配夫，欲成就好事，故将计就计，托天之意，断与周二配合，其实两阍皆写周姓。恐成婚之后，尚有他故，再遣人察访。此官府细心周到之处。

却说差人在周二住房对门茶铺里头吃茶，一到午间，见张、李二人同了尤大走来，催他夫妻同往崇明。周二官隔夜已听了寿姑这番说话，便胆壮起来，回得割割绝绝。二人便骂二官欺心，二官亦骂二人欺心。寿姑亦出来数说父亲。彼此正在争论，却好两个差人听见对门喧嚷，便走拢来道：“太爷正差我来相请三位，有话去对太爷说。”扯了便走。三人惊得呆了，便向差人求饶。差人道：“我肯饶你，太爷却不肯饶我。走走走。”又向周二官道：“你也同去回话。”

一到县前，差人先去禀知，太爷便唤周二问话。二官跪下，便将从前东人钱某如何叫他代替，他如何不允，硬逼着去，昨日见太爷当堂配合，他仍要拿去作妾的话细细说了一遍。太爷听罢大怒，便叫进百晓、赛葛上去，问道：“你两人为何串合姓钱的买良为妾？”二人犹自抵赖。太爷吩咐一齐夹起，衙役如狼似虎将夹棍紧紧收拢。两人如杀猪一般叫喊，说：“愿招！愿招

！”太爷喝道：“既然愿招，从实供来，倘有一字涉虚，活活敲死！”两人从鬼门关上才进得转来，那里还敢隐瞒，便将实情一一供招。大爷遂拔朱签一枝，差人去拿钱监生。

不料钱监生闻知张、李二人同尤大叫去，正在衙门前探头探脑，衙役见了，鹰拿燕雀，将钱监生拿到。大爷便喝道：“你是崇明人，敢在这里乱法！”钱监生那时吓得魂已没了，唯有叩头道：“监生知罪。”太爷喝令取供。钱监生只得亦将实情供出。取过供后，逐一发落：

张赛葛、李百晓造谋助恶，各人重责四十，枷号三月示众。尤大串谋女，杖四十，不许再去搅扰。钱监生图良作妾，设计遗衅，重杖四十，再候定罪。

众人伏地受杖，打得皮开肉烂。看看轮到钱监生，皂快便拖下去。钱监生抵死哀求道：“监生愿罚，求全监生体面。”太爷高唱道：“本县只打外来流棍，不管你监生不监生！”衙役见本官动怒，便扯手的扯手，扯脚的扯脚，按倒地上。可怜钱监生生长富家，从未受过痛苦，那里当得起打？才打一下，好像曲蟻踏了两头，把身子乱扯；再打一下，“爷娘皇天”都哭出来；打到第三板，连喊也喊不出，只思寻一地孔钻将下去。满堂人掩口而笑。

太爷也觉好笑，且叫放起，问道：“你究竟愿打呢，愿罚？”回说：“愿罚，愿罚。”太爷道：“你既愿罚，该罚多少？”钱监生哭道：“任凭太爷吩咐。”太爷道：“造化你这狗头！你尚该三十七板，没有打得，罚你十两一板，快快拿出三百七十两银子来与周二做本钱，便饶你打！”钱监生尚要支吾，太爷说：“你既不愿罚，从新打起。”皂隶呼喝一声，钱监生尿屁都吓出来了，连声道：“遵太爷明断！”太爷道：“既然遵断，速即取来交与周二收领。”钱监生涕流满面，一跷一拐，跟着差人，拐到铺中，兑足三百七十两银子，当堂交代。太爷又唤老王到堂，对他道：“昨日你失了一女，今日加还你一婿。况你婿已有本钱，尽毅经营，领去同居，便终身有靠了。”喜得老王叩头不已。又取了钱剥皮不敢搅扰“遵依”，发放已毕，人人称快。

且不言受杖者各自叫苦不已，单说老王忙忙接了女儿、女婿到家，一天愁事，变为一天喜事，合家快乐，供着太爷长生牌位，朝夕焚香，祝颂福寿绵长，上海人至今传为美谈。

或问：“如此好官府，做书人何以不标出姓名，使人人晓得呢？”不知此系近日之事，人皆现在，说了一边好的，便形出一边不好的来，招人怨恨，不如浑融些的为妙。要晓得这样好官，世上能有几个？就是不写姓名，人人可以摹想得出来的。观此书者，见老王为人忠厚，毕竟有女儿女婿靠老终身。钱监生、张、李二光棍设尽机谋，遇了贤明官府，失尽体面，还要领受官刑。奉劝

世人，须个个把良心端正，不要妄作妄为。古语说得好：“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差来早与来迟。”

为人须要存心正，贪色贪财惹祸端。

演出眼前真实事，泥人木偶也心寒。

卷七 仗义施恩非望报 临危获救适相酬

第一回

目空今古，奋虬髯、真是英雄人物！急难心殷怜弱女，不愧朱家豪侠。怒气冲冠，奸双丧魄，魑魍登时灭。笑谈归去，照人肝胆如雪。羽书相约从军，龙泉悬宝带，扫清妖孽。密计无成，狱底阴霾日月。救出香闺，珠帘初识，认须眉巾帕。功铭竹鼎，至今遗事传说。右调《念奴娇》

古语云：“施德不望报。”盖有望报之心，必沾焉先计其人之所以报我何如，而后结之以恩；受其愚者，亦逆计其所以施德之意，原为图报而设，则感之也亦不深。此所谓市交也，后来必至凶终隙末。欲衔恩于前，图报于后，何可得哉？唯有慷慨丈夫，济困扶危，视为分内之事，不伐其功，不矜其能，虽不望报，人则切切于心，必思有以报之。救人之难，人亦救其难；脱人于死，人亦脱其死，则救人不啻自救。世间大便宜事，莫过于此。

话说前朝万历年间，有一豪杰公子，姓曾，名英，字志远。原籍四川人。父官河南副使，罢任后，以洛阳为天下之中，遂家于此。公子年甫十三，父母俱亡，三年孝满，十七岁以祥符藉入泮。公子虽习儒业，然不屑拘文牵义，家业富有，慷慨有大志，人有缓急，求无不应。又生有神力，两臂能举千钧，爱居城外庄子上，春夏读书，秋冬射猎，思量练就一副出人头地的本事，以为异日建功立业之地。性情落拓，常叹世无知己，每至歔嘘泣下。年已二十，尚未有室。要晓得公子父亲虽已去世，门第声势犹在，一时监司大吏，非其年亲，即其故旧；又年少多才，凡富家贵室皆欲得之为婿。公子却别有一种意思，凡有来议亲者，一概谢绝。人问其故，公子笑道：“丈夫志在四方，大事正多，温柔乡何足贪恋？且古人三十有室，吾年仅弱冠，犹不为晚。”因此，说亲者也就不来缠扰了。

一夜，公子灯下看书，时交二鼓前后，正欲上床就睡，闻后面人声沸乱。公子疑是家人失火，即忙开了房门，出来观看。家人报道：“后面仓房内捉住一贼。”公子吩咐：“拿来见我。”便走至厅上来，见众人绑缚一人，蜂拥而至。那人当厅跪下。公子问道：“你系何处人，敢来我家行窃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是贵州人，来此投亲不遇，行囊罄尽，回去不得。昨晚见庄门尚开，故潜身入内，思欲偷些东西，以作路费，致被捉住。望相公开恩释放！”公子道：“你偷过人家几次了？”那人哭道：“才做一次，就被拿住了。”公子

道：“我若送官究治，便害汝终身，永为贼犯。我今放汝回去，倘若仍旧做贼，重复做出来，犯法问罪，不是我白白放你了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如蒙释放，以后便饿死道路，决不做贼”公子道：“只怕饿不过，还要走这条路。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如今沿途乞食，挣得这性命回去，就感大愚不浅！”公子吩咐家人放了绑缚，取出十两银子，拿在手中，道：“我念你异乡之人，给你十两银子，以作路费。今后学做好人，切不可再蹈前辙。”那人扒在地上，只管磕头。公子道：“不必如此，只要学做好人，去罢。”命家人领他从后门送出。那人再欲叩谢，公子已转身进内去了。

众人问公子道：“捉住了贼，不把他送官惩治，已是从宽了，公子何又给他银子？”公子道：“我见他衣服槛缕，面黄肌瘦，确系穷途流落之人，非积惯做贼的，给他些路费，使他得到家乡，复为良民，何处不是方便？古人云：‘救人须救彻’，此之谓也。要知此人初次做贼，被尔等捉住，倘遇一好手段的贼人，大块愉去，不过鸣官捉拿罢了。况此人初次犯法，若一送到官，便落了做贼的痕迹，他即有心改悔，衙门捕快日逐需索，必要逼他去偷窃。是此人终身为贼，不啻我教之使然，不如得放且放，使他做一好人，不好么？”说了一回，众人俱诺诺而退。

到了明日，公子因归德太守生日，欲往拜寿，因嘱家人道：“此去有几日盘桓，你们在家，诸事小心，不可生事。”叮嘱罢，带了几个家人，担了礼物，竟自出门去了。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归德府宁陵县积善村有一小民，姓陆，名必大。妻子张氏。夫妻两口，只生一女。有田数十亩，自耕自种，闲时又做些小生意，颇可过得日子。女名金姐，虽是小户人家，却也情性幽闲，女工针指，一学便会。张氏见他生得好，又替他缠了一双小脚。到十六岁上，竟长成一个出色女子了。平日在家，不过相帮母亲做些生活，从未出门一步。

一日，有一邻家女子烧香回来，笑嘻嘻的走来，说道：“前去里许，有一尼庵，地极幽静，房舍精洁，尼姑数众，俱极和气。庵中景致甚多，真是洞天福地，好顽耍的所在。大娘何不同了大姐也去走走？”说了一回，起身去了。金姐是孩子性情，便向母亲道：“方才说的所在，想他们去得，我们也去得。母亲可与爹爹说知，同去游玩一番也好。”张氏道：“久闻有一三妙尼庵，离此不远，庵中菩萨甚灵。拣一好日，买些香烛去烧烧香。你从未出门，借此散步散步，看看外边景致，也是一举两得。”歇了一回，陆必大回来，其妻便说起到庵烧香。必大道：“烧香，人家常事，你母女同去走走便了。”只因必大于妻子言语本不敢违，又见女儿高兴要去，不忍拂他的意思，故绝不拦阻。那知此一去竟生出事来了。

话说庵中共有四个尼姑，俱是不守清规的，专一走富家大户，结识几个大老官护法，身上穿绸着绢，收拾得房宇极其精雅。有一班少年浪荡子弟常在庵中过宿，把一个修行佛地当作楚馆秦楼，故布施不求而至，绝不烦在外抄化。内中有一当家的，法号静修，年纪不上三十，语言伶俐，举止风骚，待人接客，尤极识机知趣。相与一个城中富户，姓顾，名克昌，是一贪淫好色之人。家中有妻有妾，犹为未足，专在外边做些穿花问柳的勾当。见静修风流狂荡，遂与结识往来，一月中倒有半月在庵过夜。克昌恃有家资，交结地棍豪霸，出入衙门，欺良压善，以故在庵中往来自由，绝无人敢麻烦他。静修亦知自己作事不端，左右邻近将些小恩惠结识他，乡里人是贪小的，所以人人道好，谁去说他不是？陆必大家虽相去不远，因是本分人，不管闲事，故绝不知其所为。

是日，母女两个绝早起来，打扮停当，同来烧香。一进庵门，尼姑殷勤相接。拜过菩萨，留进客座奉茶，引他各处游玩。果然深廊曲室，洁净清雅，堂中器皿物件摆设得齐齐整整，比自己家里大不相同。母女称赞不绝。

那知克昌是夜正在那里过宿，闹了一夜，方始起身，闻有女客烧香，遂来偷看。见前面一个中年妇人，不过村妆模样，后面随一十六七岁的女子，容颜姣好，体态温柔，顿时神魂飘荡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去，恐怕他撞见男子反要遮遮掩掩，遂躲入后面密室中，从壁缝中偷觑。尼姑知趣，即引他中间客坐内坐下，又将点心摆列。陆家母女爱他地方幽雅，又一众尼姑俱是大娘长、大姐短，满口奉承，好不快活，因而有说有笑，两下十分亲热。金姐喜孜孜更露出一段丰韵。克昌在内看得亲切有味，益发动火。自古云：“情人眼内出西施”。况金姐原有七八分颜色，教克昌那得不爱？坐了一回，送过香仪，起身告别。静修留住奉斋。张氏道：“家中无人看客，回去了，改日再来相望罢。”一众尼姑送出庵门而别。

克昌见了静修，埋怨道：“何不再留坐坐？竟放他去了。”静修道：“偷看了好一回，难道还看不像意？他不过一个人，难道是西洋宝贝，看不厌的？”克昌笑道：“真是一件宝贝，只是空看，徒然心痒。我要娶他作妾，你道他家肯么？”静修将手在克昌肩上打一下，道：“他是前村陆必大女儿，家私颇有，不少吃的，不少穿的，如何肯把女儿卖人为妾！也比得我们，由你摆弄。”克昌道：“你不要撺酸，慢慢的与你商量。比如他不肯作妾，竟取他做两头大，何如？”静修道：“饿老鹰想吃天鹅肉，未知有福分消受没有？”大家笑了一回。

克昌用过午饭，托言有事，起身进城。一路思想：“图得此女到手，不枉人生一世！”打听陆必大有一相好，住在城中，遂央他为媒，情愿入赘为婿，将丈人丈母养老送终。其人去了一回，便来回复道：“我探过必大口气，他

要年纪相当，人才相配的才肯。否则任凭豪富，岂非所愿。看来说也无益。

”克昌想道：“他恃有饭吃，故不肯把女儿轻易许人。除非弄他穷苦起来，自肯卖女为妾。只是如何算计，方得他穷苦呢？”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忽想道：“官府征收钱粮，定拣盈实人户，点充柜头，若有缺少，着柜头赔补。充此役者，往往家破人亡。目今正值起征时候，弄他承当此差，不怕他不上钩了。”算计已定，遂袖了十两银子，走到一相熟的李书办家。见过了礼，寒温了几句，便问道：“李兄，今年柜头可曾点定么？”李书办道：“尚未点定。”克昌道：“这是要盈实人户做的呀。吾来保举一人，如何？”李书办道：“只要有些油水，是极好的了。”克昌道：“积善乡中陆必大，此人家中颇好，与小弟有些仇隙，意欲弄他充做柜头，破费他些银子，以消吾气。我兄亦可于中取利。若能为弟效力，先送白银十两。”遂向袖中取出银子，放在桌上。李书办见了银子，如苍蝇见血，好不欢喜，遂笑容可掬，连忙拱手道：“此事容易，只要弟在官府面前努一努嘴，包管就点定了。何劳老兄费心？”克昌道：“兄若不收，反见外小弟了。”李书办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只得领情。三日内必有响报。”两下拱手而别。

一日，陆必大正在家中闲坐，忽见两个差人进门，问道：“尊驾就是陆必大么？”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差人即在身上取出朱票一纸，送与他看。必大见票上点他充作柜头，便大惊道：“我是乡下小户，怎当此投！”差人道：“我们是奉官差遣。从来说，千差万差，来人不差。你有说话，自去官府面前分理。”必大即忙留饭，临起身又送一东道，约他明日县前相会。差人去了。必大进来对妻子道：“怎么处？点做柜头，要赔补银子的，教我如何赔得起？”妻女闻之，十分着急，啼啼哭哭，一夜不能合眼。

明早起来，只得硬着头皮来到县前。正值知县坐堂，差人事了，即带进回话。知县道：“本县点你做柜头，也不难为你，须要小心办事。”必大道：“小的是无知乡愚，不会书算，恐怕误了公事，求老爷另点一人罢。”知县把案桌一拍，道：“人人像你推法，竟无人做柜头了！况本县诸事专靠李书办料理，他保举的人，谅必不错。”叫原差：“押他速写认状，如违重责！”吓得必大顿口无言，只得写了认状，以免目前受责。厚差呈过认状，即对必大道：“三日之后就要起征，你须作速打点，住在城中，才好办事。”必大道声：“承教”，忙即回家取了铺盖，带些银两，就在县前饭店住宿。

要知柜头是最难做的，明白练达的人，尚且被人哄骗，何况必大是乡里老实人，银色戥头一些也不晓得，银钱出入，任人作弄，到得结总之时，竟亏了八百余两，都是要他赔的。须知必大家私连田产房屋不满千金，那有现银补垫？只得弃卖田产，将家中所有，尽行变价完纳，力尽筋疲，正数尚少百金。始

初止限催交，过了几限，将他收禁追比。只得寄信妻子，将房屋变卖，一时又无售主，母女在家，惟有终日啼哭。可怜好好一个饱暖人家，被奸人暗算，弄得瓦解冰消！

一日，张氏正苦丈夫在监，与女儿相对愁闷，只见尼姑静修走进门来，即起身相接。静修道：“我从城中回来，闻得府上有奉官追比之项，放心不下，特来望望大娘、大姐。”张氏道声“多谢”，又将丈夫做柜头亏空，收禁追比，现在要卖房屋，又无售主，细细说了一遍，不觉流下泪来。静修道：“大娘不必着急，我庵中观音菩萨最是救苦救难的，大娘明日同大姐到来，在佛前虔心祷告，保佑官人平安无事。还有一句话，大娘若要卖房，却好城中有一大多宦，要在此处买所在房收租，我通一信去，明日即有回音，你母女到庵拜佛，正好等他回信，岂非一举两便？”张氏道：“既如此，我母女明日准来。但师太切不要破费。”静修道：“我们出家人，有何破费？只要大娘不见外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假作嗟叹而去。那知张氏母女此番到庵，正是雀入罗中，鱼投网内！未知能跳得出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世间最恶是优尼，贪利贪淫任意为。

若要门庭增吉庆，莫教若辈到香闺。

话说张氏听信尼姑之言，明早起身梳洗，买好香烛，锁了门户，即同金姐到庵。尼姑接过，先到佛堂将香烛点好，叫他母女跪在蒲团默默祷告，以求庇佑。拜祝过了，静修邀进客堂，告诉张氏道：“卖房之说，今早已遣人进城通信，下午必有人来。这一家本是一个大护法，平日深信小尼说话，待我从中说合，没有不成交的。且请宽怀少坐。”张氏听见房有受主，可以救出丈夫，愁必宽了一半，搬出饭来，母女绝不推辞。早饭已过，又送一盘香茶出来。静修对一小尼道：“我陪大娘在此说话，你同大姐到各处散步一回，解解愁闷。”

小尼对金姐道：“到我房内去坐坐，如何？”

两人携手而行。走过两进房子，小尼把侧门推进，又是绝妙一间精室。上面挂着一幅古画，几上香炉内焚着一炉好香，瓶内插一枝时新花，中间四仙桌一张，四把交椅，左首设一小榻，榻上棉褥靠枕，件件精雅；庭前又种些花草。金姐道：“此处我未经到过，真是神仙所在！”小尼道：“你在此少坐，我去取杯茶来你吃。”

小尼走出，把门反带上。金姐全不为意，走向榻上坐下。只见右边呀的一声，推开小门一扇，踱出一个男子来。金姐惊惶欲避，那男子笑嘻嘻作揖道：“闻你父亲亏空官钱，监禁在狱，我特送银子在此。只要你我成就好事，包管救你父亲出监。”金姐也不去听他言语，见他只管近身，便喊哭起来，高叫

：“娘亲快来！”那人道：“你便喊破喉咙，也无人听见。今日相遇，真是天缘，劝你从了我罢。”就上前搂抱。金姐双手推开，益发大声喊哭，连叫“救命”不绝。

张氏正与静修坐着闲谈，忽闻隐隐哭声，便问：“何处哭声？”静修道：“此是墙外人家女子啼哭，大娘不必管他。”侧耳细听，倒像女儿声音，道声“诧异”，便往内走。一众尼姑俱来拦住。静修道：“且与你细说，不必进去。”张氏更尔疑心，急忙要走。众尼姑拖住不放，一时发极了，亦喊叫起来。

一边在内哭，一边在外喊，虽屋宇深邃，难道左右前后竟没一人听见的？要知庵邻不多几家，静修平日皆是买服不开口的，绝不来管庵中闲事，故克昌亦放胆用强，算计私下先与苟合，将来不怕不是他的人。可怜母女叫天不应，入地无门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平地忽如霹雳一声，山门外走进一人，高声大喝。你道来者何人，就是祥符曾公子，从归德府拜寿回来，路经此处，坐在马上，忽然口渴，隐隐望见侧路里有庵院一所，因对从人道：“天色尚早，我们到庵中讨杯茶吃。”把马一带，竟从侧路走来。及到庵前，听见里边有女子哭声，大呼“救命”，便知内有蹊跷作怪的事，即忙下马，把门推了两推，推不开，遂一脚踢进，用得力猛，两扇山门都倒在一边，故震地的响。

公子走进佛堂，见一众尼姑拖住一妇人不放，妇人在那里乱喊乱叫，便喝道：“你们何故如此行为？”众尼见一带巾人进来，背后四五人跟随，吃了一惊，大家放手走开。那妇人跪下道：“尚有女儿关在后边，望相公救救！”公子一听，果然后面尚有哭声，一直走至哭声所在，门却反锁的，将锁打落，一脚踢门进去，见一女子蓬头散发，哭倒地上，傍边立一男子。那人见势头来得凶，吓呆了，躲避不及。公子遂上前一手擒住。随后张氏进来，抱起女儿大哭。那人跪下求饶。公子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，青天白日，干此没王法的事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顾克昌，陆家约我买他房子，所以来的。不合一时高兴，与他说几句闲话，他就啼哭起来，并没有干什么事，愿求饶放。”公子吩咐从人将克昌绑缚。问知女子尚未受污，因对张氏道：“你们且住悲哀，将你母女如何被他骗至庵中，细与我说。”张氏道：“我丈夫叫陆必大，为因短少钱粮，收禁在狱，欲卖房子完纳。尼姑说现有受主，被他哄骗到此。岂知藏人在内，竟要强奸我女。”公子听了，大怒道：“速去告官，我替你伸冤便了。”一齐走出佛堂。

邻舍人家始而不管闲帐，以后听见闹得不是路了，多进来探信。公子见有人进来，问道：“众位中有认得陆必大家的么？”有的道：“认得。”公子道：“就烦你去叫陆必大家亲邻来。”又叫家人将一众尼姑尽行缚住。不上一刻

，积善乡中来了数人，闻知此事，皆愤愤不平，将克昌、尼姑痛骂。公子道：“此处地方何在？”内中一人道：“小的就是。”公子道：“既是地方，我将人犯交付与你，作速解县。”又对张氏道：“你母女也到县前，待我告诉县官，叫他就审便了。”公子上马先行，留一家人在后押着。众人问家人道：“你主儿是何等样人？”家人道：“我主人是祥符曾公子，归德府太爷的年侄，方才拜寿回来，听见哭喊，故来相救。俺家公子专打抱不平，极肯替人出力。你们不要把人犯放松了，自己讨苦吃！”内中有晓得公子名望的，便拍手道：“好！好！此番遇着这位豪杰，淫尼恶棍，决不轻饶的了！”

张氏、金姐雇了一辆小车，地方众人押着克昌、尼姑，一齐到县里来。公子一到县前，投贴进去。县官在府尊寿筵上与公子会过的，一见名贴，叩忙传请。分宾坐定，公子便将克昌与尼姑设计奸骗，及自己如何相救，一一说了。县官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奸尼恶棍，如此不法，剗即时重处便了。”公子辞出。张氏随后喊禀。地邻人等将各犯解到。此时闹动了宁陵县。合县的人都来看新闻，拥挤不开，且不必表。

单说县官坐堂，一众人犯齐跪堂下，先唤张氏上去问话。张氏将丈夫收在狱中，欲卖房子完公，尼姑静修如何骗我到庵，如何留我在外，如何骗我女儿进去，如何藏人在内欲行强奸，女儿喊救，我正欲进去救他，众尼又如何将我拖住不放，亏得公子到来，救出女儿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再问静修口供。静修一味支吾，全不吐实。县官大怒，喝声道：“拶！”左右将拶子套上，紧紧收起。要知这静修是受用惯的，那里受得起痛苦？痛得杀猪一般的叫，光头上汗出如雨，下面小便都流出来了。只得喊道：“愿招！愿招！”前将与克昌如何要娶金姐，如何设计，如何教我哄骗他来，如何闭门图奸，始末根自，一五一十尽行招出来。县官又问：“你们众尼定与克昌有奸的了？”答道：“无有。”县官吩咐再收。静修着了急，忙说：“有的，有的，实实往来日久的了。”

县官见尼姑多已招认，吩咐放拶。遂叫顾克昌上去，县官怒喝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，清平世界，如此横行，真是无法无天！本县今日先赏你一夹棍！”吩咐：“夹起来！”衙投入等平日虽与克昌相熟，见官府发怒，便也不敢用情，只得拖翻在地，套上夹棍。上边又喝道：“收！”随即紧紧收足。克昌一浮浪子弟，从未吃亏的，今受此刑极，魂飞天外，渐渐死去了。皂役以冷水喷醒。知县问道：“设计用强，你有何辩？”克昌道：“小的不敢辩。但一时调戏，实未坏他身子，求老爷饶命！”县官道：“虽未成奸，用强是实！”命收禁议罪。尼姑四众俱发二门外重责四十，断令还俗。

此时看的人山人海，拥塞不开。金姐跪在母后。县官绝不问他长短，叫张氏领回家去。张氏又求释放丈夫，变产完纳。县官道：“这个不能，交清银两

，才得释放。”张氏只得退出。县官将克昌照地棍例，问了边地充军，这是后话。

且表母女来到监中看望必大，将从前原委细细述了一遍，相向大哭。必大道：“你们性命全亏曾公子相救，我不能去拜谢他，你母女二人须先去拜谢才是。”母女因即出监，央一系邻陪了，来到公子寓所。公子一见，便问道：“你丈夫曾出监么？”张氏下泪道：“官府说，必待交清银两，然后肯放。”公子叹道：“弄得人家私荡尽，还要如此执法！”因问：“尚欠多少？”张氏道：“百有余金。”公子即命家人取出三封银子，付与张氏，道：“每封五十，共一百五十两，料理官事，余的拿去用度。”张氏道：“丈夫叫来叩谢大恩，如何又叨厚惠？”公子道：“不必推辞，作速去罢。”张氏此时好似跌在深渊里，从空中伸下手来把他捞起的一般，连忙跪下叩了无数头。那知公子早抽身走开了。

要知公子为何不回庄上去呢？因见陆必大事情未曾完结，放心不下，所以在城借寓等候，直等打发他母女去了，随即起程回庄上去了。张氏有了解子，即来县里交清亏项，陆必大立时出禁。斯时，合县传说，无不称美公子义气。陆必大一出禁来，即奔到公子寓所来谢，那知公子去已久了，大哭而返。

再说公子回至家中，绝不把此事提起，不是读书做诗，就是驰马射箭，常思寻一机会干些功业。忽一日，有一军官来到门前，问门上道：“这里可是曾公子府上么？”门上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我是贵州巡抚王大老爷差来的，有书在此，要见公子。”门上人进内禀知，公子即请相见。那人走至厅上，见了公子，忙跪下去。公子扶住道：“你是王老伯差来的，如何行此大礼？请坐了，好说话。”那人推逊一回，然后坐下，忙向身边取书呈上。公子拆开看时，向来人道：“且到明日商议，同行便了。”

要知王巡抚为何来请曾公子呢？王公名三善，是公子父亲结盟弟兄，又做过同寅，谊同骨肉，素爱公子文武皆能，是有用之才，平时常切思念，今日贵州荒乱，朝廷命为巡抚，正是用人之际，故特遣人来请，一则为自己帮手，二则使公子建些功业，博一出身。此信正合着公子心事。到了明日，遂将一应家计托一心腹人掌管，自己带了银两及四个家人，同来人一齐起身。

行了四十多日，已到贵州省城。王巡抚一闻公子到来，连忙接进书房，接风款待。夜间即在此处歇宿，以便商量机密。又见公子才大心细，凡一应军机重务，无不与公子参酌筹画，皆极精当。

一日，王巡抚大操人马，命公子同到教场操练军士，笑问曾公子道：“贤侄武艺一定精妙的了？”公子道：“略知一二，还望老伯指教。”王公道：“正要请教。”公子飞身上马，往来驰骤，矢无虚发。又舞弄大刀，左右盘

旋，两边看的，但见刀光一片，将人马罩住，眼多花了，无不个个喝采。王巡抚大喜回衙，问公子道：“你看人马何如？”公子道：“军阵虽整，操练未熟，古人云：兵不在多而在精。不若挑选精锐，另成一队，日夕训练，厚其赏给，与同甘苦，临阵之际，自能奋勇争先，一以当百，庶几战无不捷。”王巡抚深服其论，便道：“欲屈公子为监纪之职，现有空头札付在此，填上公子名字，方可号令三军。”公子道：“既承相委，敢不效力？”

明日，王巡抚送过札付，晓示三军，任凭监纪挑选。公于遂出号令，军士中有能箭逾百步，力举五百斤者，方为中式。挑了十日，中式者止有三百人。公子日市牛酒犒赏，亲自教习武艺，均劳分逸，人人悦服，不上数月，尽成虎卒。一有寇至，公子身冒矢石，率了三百雄兵，冲锋陷阵，无不摧败，积寇巨盗，马到擒来。贼人呼之为“曾家军”。一闻曾家军来，皆遁逃不暇。王巡抚将公子功绩奏闻朝廷，升授副总兵之职。虽系武职功名，也算一朝际遇，不负平生志气了。但祸福无常，升沉不测。未识公子日后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虚心纳谏最为先，何况驰驱军阵边？

堪笑书生无远见，遂令马革裹尸旋。

话说贵州地方苗蛮错处，沿边一带皆是苗洞，洞主号曰“土司”，一方生杀，皆出其手，亦受巡抚节制。当日有一洞主，姓安，名邦彦，性情反复，骄悍异常，恃其地险兵强，不遵王化，屡次侵扰内地，杀害人民。王巡抚到任后，即欲起兵进剿，只因手下缺少良将，故尔隐忍不发。今得公子为将，所向无敌，军威大振，遂决意征讨。一面拜本进京，一面命将出师，点公子为前锋，领步卒三千，先行杀进，自主中军，在后接应。

前锋进入苗界，诸苗望风披靡，势如破竹。看看离洞不远，有军士来报：“前面一口险狭，有苗兵守把。”公子见天色已晚，吩咐安营，明日进兵。见旁有一山，山上乱石甚多，便命移营山上，军士不许安睡，多拾石块堆在身旁，及肩为止；如有寇来，即将石块打下。放枪射箭，一概不用。

且说洞主安邦彦知有官兵杀入，聚集苗兵，先于险要处把守待敌。闻官兵近在十里外安营，便传令二鼓起马，先去劫营，杀他罄尽，带领数千兵卒，乘黑杀来。见官兵扎营一上，亦即上山劫营。公子一见兵到，出令贼近十步，始将石块打下。苗兵蜂拥上来，只见石块如雨点一般打下，尽皆着伤，不能前进。连上数次，反打死无数苗兵。

天色将明，山上一声炮响，冲下一队人马，人人奋勇，个人争强，枪箭齐发。因夜里尽用石块拒敌，火器弓矢俱足，尽力施放。苗兵如何抵挡，大败而逃。公子率领三百亲兵紧紧追赶，杀进隘口。把守的苗兵，杀得死的死，逃的

逃。邦彦领了败残人马进归洞内，坚闭不出。公子一面报捷中军，一面扎营洞中，等待后队以来，一同攻击。

王巡抚知前军已获大胜，便率大军一齐赶到，将他洞门围住，日夜攻打。邦彦见官兵势大，料难拒守，从后路逃往别洞求救。公子见洞中有变，乘势攻入。自古“蛇无头而不行”，所存苗兵，皆跪地乞降。王巡抚即扎营洞内，号召各洞土司，如有不到，即移兵进剿。诸土司尽皆畏服，相率而来，愿各效顺。

公子向王巡抚道：“首逆已逃，诸苗降伏，不如将邦彦土地分给各土司管辖，各土司利其土地，必协力擒拿，则邦彦之首，不日可致麾下。我们全师而还，最为上首。不然，事久生变，难保长胜。”王巡抚道：“苗亦倔强已久，乘此兵威，正好慑服。吾意欲将所得地方，收入版图，据其险要，设官弹压，永除边境之害。况邦彦未获，必捉住明正典刑，方显国威。”公子道：“此计若行，恐各洞疑惧，皆有变心。一有变心，必至各路抄绝，吾军深入重地，便进退两难了。”王巡抚全不以公子之言为然。

隔了数日，诸苗见大军不遇，尽怀异志，只道巡抚俱要夺他土地，后再传唤，竟无一洞到来。斯时，王巡抚亦觉苗心有变，依了公子说话，传令班师，将中军改作前队，命公子押后，陆续退出苗疆。那知安邦彦逃到生苗洞中，谎称洞内货宝无算，尽被官兵据有，愿得起兵相救，杀退官兵，土地之外，子女玉帛尽送洞主受用。苗人是最贪利的，一闻此言，欣然相许，便起兵数千，同了邦彦余众，一齐杀来。又打听诸洞各怀疑惧，勒兵自守，遂暗暗遣人要结，令各路起兵截杀。诸苗皆受其命，见大兵已经起行，竟从别路抄来。

再说王巡抚虽已退师，尚未晓得邦彦复来，诸苗从逆，一路扎寨安营，绝不提防有变。其夜，正交二鼓，军士皆已鼾睡，忽闻营外齐声呐喊，急忙起身，带着帐前亲军，出营看视。只见无数苗兵杀入营门，众军从睡梦中惊醒，头顶上摄去了三魂，脚底下溜掉了七魄，被苗兵砍瓜切菜一般，束手就死。巡抚率领亲军迎敌，怎奈苗兵一拥而来，随身军士看看杀尽，满目尽是刀枪，脱身无路，叹道：“悔不听曾公子之言！”遂以刀自刎而死。

且表公子后队人马尚隔数里，闻前面喊杀连天，知是大军被劫，忙即率众来救。忽有数残军卒，飞奔逃来报道：“主将阵亡，全军尽没！”公子大惊，兵心亦慌乱起来，方传令无动，而苗兵已杀到面前。奋死迎战，虽杀了苗兵数百，其如越杀越多，四面受敌，三千步卒死亡略尽，只有三百亲军，随着公子，左冲右突，苗兵围住不放，杀到天明，皆身受重伤。苗兵知是官兵精锐，各操强弓毒弩，远远身来，箭如飞蝗，着者辄倒。公子拼命夺路而走，那知坐的马中箭倒地，被苗兵抢上擒住，囚入后营。正是：

龙离大水遭虾戏，虎落深潭被犬欺。

惟有束手待死而已。忽见一苗兵走来，把他上下一相，悄悄问道：“你是祥符曾公子么？”公子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走开，晚上搬些酒肉来，对众苗兵道：“主帅已追杀前去，留我们在此监押，这班人不怕他走上天去，今晚落得受用。”遂欢呼畅饮，个个吃得大醉如泥。那人便解公子绑缚，拖了便走。走出营门，到一山径僻处，将腰刀一把，干粮一包，赠与公子道：“此是一条小路，两昼夜可达中土，公子就得生了。”公子问其姓名，那人道：“公子还记得在庄上所获贼人么？我即是也。蒙赠盘费回家，即投入苗洞。今日擒住公子者，就是我洞苗兵。天幸遇着，故来相救，以报大恩。如今不要担搁，作速去罢。”

公子正在慌急之际，不及致谢，拔步便走，那里管一路崎岖。走到天明，腹中饥饿，便坐在地上，解看干粮，是一方牛肉，用月切开，吃了一饱，往前再走。虽逢几处险恶所在，却无一个苗兵拦阻。又走一程，道路渐渐平坦，望见人家房屋，知是中土地界了。斯时，沿边的人民正虑苗兵杀来，惊惶无定，一见公子模样，知是苗洞中逃出来的，争来相问。公子备诉情由，晓得是一位官府，连忙备饭相留。公子问：“此处到省城尚有多少远？”有的道：“从小路抄去要近百里，待我们备了牲口送去便了。”

又行一日，看看到了省城，留守官员知巡抚阵亡，大军不返，尽点百姓上城守护，城门紧闭不开，见公子逃归，便即放入。公子对众官大哭，自言丧师辱国，死有余辜。有的道：“将军莫哀，今日孤城，还仗协力同守。”公子到巡抚衙中，安慰他家眷属一番，依旧上城把守。因公子城名素著，今得逃归，各官倚为长城，人心恃以少安。又幸苗兵只在沿边杀掠，不敢深入，故省城得全。

公子想起前日无意中救了一人，今日亦在无意中得此人之力，脱此大难，岂非奇事？但未知丧师之罪，朝廷作何处分，终日担着忧怀。不上半月，忽报新巡抚走马到任。公子随众出接，投过手本，即传进见。公子同了众官，庭参已毕，巡抚便问那个是曾英。公子禀道：“卑职是曾英。”巡抚道：“你晓得朝廷有旨么？”公子听见有旨，便双膝跪下。巡抚道：“旨意道来，王巡抚死于王事，赠爵赐谥。你们败逃军将，失于救护，拿解来京，发三法司勘问定罪。”又向公子道：“我亦知你是一员能将，但圣旨严紧，谁敢保留？”随即除去冠带，上了刑具，差官解进京去。有同寅相好的，各凑盘费相送，叮咛解官小心看视。

公子将随身人役尽行打发，单留四个家人跟随进京。晓行夜宿，一路无话。到了京都，收入刑部牢中，三法司会审，狱中提出公子，当堂勘问，自书供

状。公子囚首阶下，将致败缘由，及身在后队，不及救护，以致被执，乘间脱逃等情，一一写出呈上。三法司道：“你是前锋，失护主将，被执脱逃，这罪已极大了。”吩咐监候，请旨定夺。

要晓得明朝法律最重失机，凡失机者无不立决。况公子孤身无援，焉得不问成大罪？此时坐在天牢，唯有引颈待刃。四个家人亦料主人不日就戮，大家哭泣不已。忽一日，狱官笑嘻嘻走来道：“曾老爷，你可幸无事了！兵部侍郎陈大人出了一本，说你人才有用，可图后效。圣上准了，有旨免死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。”公子道：“垂死之人，那得邀此天恩？”正在半信不信，只见刑部传票到来，着即出禁。此时公子喜出望外，正如鬼门关推转来的一般，遂别了狱官，走出天牢，别寻寓所安歇。家人们亦快活不了。

公子但想：“陈侍郎素未相识，何以出本救我？”遂内禀贴，跪门相谢。侍郎传见。公子走近堂下，望见侍郎，忙向阶前叩谢救命之恩。侍郎道：“请起相见。老夫为国用才，并非施恩足下。施恩足下者，是新科翰林金良，你去谢他才是。”

公子唯唯辞出，又想：“金翰林亦未识面，为何救我？”心上茫然不解，即备名贴，竟往金翰林家来。翰林一见名贴，立即请会。两下见礼，分宾坐定。公子启口道：“方才去谢陈大人，他说曾英性命全亏老先生救拔，故来相谢。”说罢，便欲跪下。翰林以手相扶道：“你的性命另有人救的，弟不敢受谢。也不是这个人救的，却是吾兄自己救的。”公子听了，益发茫然，打一恭道：“求老先生明示。”金翰林道：“少顷便知。”留入书房，设酒相持。酒至数杯，翰林问起出兵始末。公子一一细说。翰林道：“这是天心爱才，朝廷洪福，不忍埋没英雄，故到处逢凶化吉。”

两下正说得高兴，家童报道：“夫人出来。”只见一簇女人，拥出一位棉妆花簇的夫人来。公子正欲起避，那夫人即双膝跪下道：“恩人请上，待妾拜谢。”公子回避不及，只得也跪下去。翰林双手来扶。公子伏地不起，等待夫人拜完，转身进内，才立起身来。便问翰林道：“这位夫人是老先生何等宅眷，前来行此大礼？”翰林道：“难道不认得了么？此即尼庵被难之陆氏女儿也。赖兄保全，又救他父亲出狱，一家戴德。弟昔未第时，流寓宁陵，目前妻亡过，娶她为室，日夜向弟称诵大德。弟慕兄义气久矣。今闻陷罪在狱，贱荆寝食不安。弟系新进书生，朝廷大事，不敢开口，只得转恳敝老师，出本保奏，幸邀圣恩恕免。此皆吾兄盛德所致。今日贱荆自宜当面拜谢。若非吾兄仗义于前，安得获报于今？弟故说该谢自己。”说罢，拍手大笑。公子才得明白，连称“惶愧”不已。

翰林又对公子道：“弟与兄虽系初次相逢，却是神交已久，愿为异姓兄弟

，未知兄肯俯允否？”公子道：“既承不弃，敢不如命？”便设香案，向天同拜。序过年齿，翰林长公子三岁，为兄，公子为弟。夫人在内闻之，亦喜。公子道：“既为兄弟，便如骨肉，愿请嫂嫂拜见。”翰林邀入内堂，与夫人序叔嫂之礼。公子又谢救拔之恩。翰林道：“彼此施恩，扯直罢了。”三人皆笑。重至书房，两人开怀畅饮，直至更阑方散。

隔了数日，兵部札付下来，令往贵州效力。公子不敢久留，翰林夫妇又相厚赠，把酒送行，洒泪而别。公子到了贵州，效力几年，奉旨复职。直到三十岁上，始娶夫人，果如前说。其后剿除苗寇，屡立大功，升至都督同知之职，衣锦归里。生二子，崇祯朝俱成进士。

看此书者，即不能如公子天生豪杰，亦学他做些仗义济人的事，日后定必获报，所谓“近在于身远子孙”也。

卷八 御群凶顿遭惨变 动公愤始雪奇冤

第一回

世情反复如棋局，黑白难知，胜负难期，国手赢人一着儿。贞心苦节遭魔劫，天道无亏，公论无私，自有芳名万古垂。右调《采桑子》

从来为女子者莫重于“节烈”二字。节则洁清自守，历尽艰苦，终身不易其志；烈则一念激发，有夫死而遂以身殉者，有遭强暴逼迫，不受污辱，捐躯陨命者。要知捐躯之事，尤为女子之不幸也。然生前玉碎珠沉，死后云开日朗，亲党为之称传，官府为之旌表，也可不负捐躯之志，从未有是非颠倒，几至含冤身后者。幸亏人心不昧，公论昭然，一时奸夫淫妇，助恶棍徒，或蒙显戮，或遭冥诛，不至清浊不分，玉石无辨。可见头上青天，原是公道不过的。

话说明朝嘉靖年间，苏州府嘉定县安亭镇地方，育一烈女张氏。父名张耀，母金氏。张女从幼贞静，举止凝重，言笑不苟。年十六，父母欲为择配。适有嘉兴人汪姓者，侨居安亭，人皆呼之为“汪客”，娶妻某氏，只生一子。其妻是一淫滥妇人，从小在家，做些不伶不俐的勾当，又至嫁了汪客，俺门卖俏，又相与了一班新朋友起来。年虽半老，生子已是十几岁，旧性依然不改。汪客是个酒糊涂，呷了几杯黄汤，诸事不知，任凭镇中恶少往往来来，恬不为怪。其妇又且泼悍异常，家中事情一毫也不许汪客做主。

其时，欲与儿子对亲，汪客与妇人商量。妇人道：“听得传说，张耀家女儿生得标致，最为合意。”汪客唯唯，便托媒往求。自古说：“媒人口，无量斗。”在张耀面前，将汪家说得如花似锦，女婿如何聪明，婆婆如何贤慧。若张耀当日细细打听一番，便不至把女儿陷入黑暗地狱了。那知他是直性人，一听了媒人言语，信以为实，即便应允出贴。未免三盘六盘，也不必细说。

过了二年之后，男长女大，汪家择吉迎娶，灯笼鼓乐，却也热闹。一时相

帮汪家的都是些狐群狗党，汪妇相与之入，汪客全不管账。张女过门后，拜见公婆，即令遍拜诸客。俗语说得好：“新来晚到，不如毛坑井灶。”拜了一回，全不知这些人是丈夫何等亲戚。成亲数日，但见诸人在婆婆房内，出入无忌，一到晚上，聚坐房中，张灯饮酒，与婆婆调笑取乐，全无顾惮，公公终日昏昏醉在一边，丈夫亦不去陪侍。一夜，私语其夫道：“这班人是你家何人？”汪子道：“都是吾父好友，通家往来日久。”张女道：“既是你父好友，如何在你娘房中终夜聚饮？干些不知廉耻的事，岂不被人谈论？”汪子道：“母要如此，只得随他便了，你也不必多管。”张女见丈夫说得淡然，也不敢再说，心中却甚以为羞。

再说诸恶少中，一人叫做胡岩。其父胡堂，是出入衙门，把持官府，不守本分的人。胡岩助父为恶，在安亭镇上欺良压善，无所不至，却是汪妇最得意的汉子。其余恶少，若周纶、朱旻诸人，皆服其驱遣，虽尽与汪妇有奸，都让胡岩一分。

一日，胡岩向汪妇道：“你家媳妇颇有姿色，但进门后，从不肯与我们说一句话，似有怪你的意思，不如将他拖入混水，打成一局，然后可以任情取乐。你意下如何？”汪妇道：“这是既得陇又望蜀了。”胡岩道：“若不如此，你的所为，必定被他鄙薄。我们在此碍她耳目，总不能快意。”汪妇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不好向他说，你自去诱他上钩便了。”自此，胡岩见了张女，时时对他说说笑笑，杂以秽亵之语。张女只当不闻，愤然走开了。

一日，妇与胡岩同睡。胡岩向淫妇道：“你新妇想是怕你说话，故不肯与我亲热，不如唤来教他当面撞见，看他如何？”淫妇即高声呼唤。要知张女虽知其姑不端，却是极尽妇道，既闻呼唤，料是无人入房，遂即走进房中，又见婆婆在床上声唤，便去揭开帐子，却见一男一妇，正在床中淫乐。张女一见，转身就走，归到房中，椎胸顿足，痛哭欲归。其夫只得送他归去。一见父母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儿宁死在家中，不到他家去了！”父母问其缘故，女初不言，其母私下窥问，备诉其姑所为，并有拖人下水之意，”我不忍以清白之身受彼污辱，故宁死不去！”金氏闻之，痛哭一场，却已悔之无及。一住数月，汪子来接数次，女坚不肯归。

那知胡岩图奸不遂，淫心不死，向汪妇道：“新妇归去已久，如何不接回来？放他在外，将你谤毁，问你有何颜面？接他回来，才好弄他上手，不怕他走上天去！”汪妇道：“他不肯归，叫我也没法。”胡岩道：“教你儿子以好言骗他，自然回来了。”汪妇依言，果教了儿子一套说话，使他接取妻子。

汪子到了岳家，向张女道：“自你归后，吾母痛自改悔，如今门户清静，不比从前了，故来接你归去。”张女半信半疑。其父道：“翁姑可绝，夫婿

不可绝。自古道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真金不怕火。怕他甚么？况你姑既肯回心，你且归去，不可偏执己见。”张女无奈，只得别了父母，随夫归来。一到家中，见婆婆依然如此，诸恶少照旧在家胡乱。汪妇反做出凶势，与媳妇终日吵闹，不是骂，便是打。张氏时时泣向其夫，劝令谢绝诸恶少。又乘汪客醒时，从容劝道：“公公宜少饮酒，清理门户为主。”父子俱是泥塑一般，全不为意，反将张女之言，告知汪妇。汪妇愈恨，越要骂得狠了。张女默然顺受，只保护自身，使彼不敢相犯，暂且偷生过去。

一日晚上，诸恶少正在堂中聚饮，张女从厨下出来，旁边走过胡岩，出其不意，拔其头上玉簪。张女顿足哭骂。胡岩道：“原物奉还，如何？”把簪递将过去。张女不肯来接，此簪跌做两段。汪妇道：“我代胡郎赔你。”拔自己头上玉梭与女。张女掷诸地下，也跌两段，愤愤进去。胡岩道：“新妇如此难犯，如何是好？你婆婆威势，不怕倒了架子么？”众人向汪妇道：“明明是你不肯作成胡郎，以至于此。”汪妇道：“待他心肯日，是你运通时。且勿性急。”众人依旧欢饮而散。

家中使唤小厮叫做王秀，亦汪妇平日救急之人。一日，妇持汗巾一条，令女织花，将以赠秀。女怒道：“此奴才耳！不惯与奴辈织花！”掷地不顾。汪妇且愤且羞，大骂了一场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你不要慌，你若出得我手，天翻地覆了！”

时当夏日，汪妇洗浴，必令媳妇提汤。一日方浴，又闻房中呼取添水。张女提水送进，见胡岩亦在浴盆与婆婆同浴，便惊走归房，涕泣不已。浴罢，妇向胡岩道：“今夜与我新妇同宿矣。”先是胡岩与妇设谋，遣汪子到县中学习狱吏，令女独宿，乘夜潜入，便可成事。张女亦因丈夫出外，时刻提防，常取一短棒放在床头，以为护卫。其夜，胡岩依着汪妇之言，轻轻走到张女房前，见房门紧闭，便拔开侧窗一扇，将身跳入。张女听见有人进房，便捶床大叫杀人。胡岩以手来抱。黑暗中，张女便将短棒劈头劈面尽力打去。胡岩把手一格，打伤中指，大怒走出。张女虽不曾受污，心中愈思愈恨，哭了一夜。到明日，汤水不沾，思欲归去，一来行走不动，二来汪妇把住房门，无路脱身，唯有号泣欲死。

是夜，胡岩悉召诸恶少共集汪妇房中，饮酒商量计策。胡岩道：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此番只得恶做了！”汪妇道：“由你，由你。”饮至二鼓，各执器械，齐到张女房内。胡岩以刃相向道：“今夜从我则活！不从，教你粉骨碎身！”张女心中已拼着一死，极口哭骂。众人道：“到此地位，还敢倔强！”胡岩大怒，便喝动手，顿时推斧交下，遍体重伤。女犹宛转不死，号叫道：“何不以刃刺我，令我速死！”胡岩道：“你要速死，送你死罢！”即以刀刺其颈

，刺其肩，又刺其阴。女始气绝。

汪妇道：“人死奈何？”胡岩道：“你道有事么？如今的官府只要多费几两银子安放，人命便问不成了。”喝令众人动手扛尸，欲以掩埋灭迹。那知死尸竟如钉在地上一概，越扛越扛不起来。众人道：“抬不动，奈何？”胡岩道：“苦着这几间房子，放起火来，连死尸一并烧却，岂不了当？”众人七手八脚，一齐放火。那知风吹火势，反烧到别处去了，女尸所在，火却不到。莫道无神却有神。此是天意使他败露。邻右人家见汪家火起，一齐拥入相救，见火在后屋，便拥入后边，那火势倒渐渐息了。回到前边，却见血淋淋一个死尸倒在屋内，满地都是鲜血。众人喊道：“这是杀了人放火的。害了他性命，还要烧灭尸迹，太没良心了！”

此时一班凶首都避匿汪妇房内。众人纷纷嚷嚷，有通信地方的，也有报与张家知道的。张耀夫妻一闻此信，急忙跑到汪家，果见女儿杀死在血泊里头，痛哭一场。此时，汪家夫妇俱各避开，只得哭告乡邻，要与女儿当官伸冤，烦邻右共证一证。说罢，即去打点告状。但未识张耀如何告理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公道难明实可哀，致令烈妇丧泉台。

若非小婢当厅质，何处呼天叫屈来？

话说一班恶少躲匿汪妇房内，见尸亲已去，探头探脑，都走将出来，七张八嘴，闹做一团。汪妇对众人道：“张耀一定告状，作何算计？”胡岩道：“不妨事，只要你认在身上，婆婆打死媳妇无甚大罪。还有一计，竟说媳妇与雇工人王秀有奸，我去责骂他，他出言不逊，我失手打死的。那王秀你与他也说得明白的，只要许他银子，日后替他赎罪，他无有不肯承认。只是你的丈夫，一向有我们在此，用不着他，今日要用着他了。”便向汪客道：“明日，你往县内把这情节先自首明。”汪客道：“我从不晓得见官，你们那个替我一替罢。”众人道：“私下的事好替，当官的事不好替的。”汪妇向丈夫道：“痴汉子！保全得我，诸事替你出力，让你日日吃酒，难道不好？明日多备几壶酒，船上一路撞去，如何？”汪客听见有酒吃，便点点头道：“说不得，我只得走一遭。”胡岩又悄悄向汪妇道：“这场官司，银子是惜不得的。”汪妇道：“我的银子，久已寄顿你处，如再不彀用，床下尚有千金。只求事妥，取去使用便了。”

胡岩归家，告知父亲胡堂。胡堂道：“王秀一边，你且先去买嘱停当，此是反手劫。还有一首先手棋子，亦须先去买嘱。你可晓得此女的外祖是何人？就是镇上金炳。其父金楷，中过进士，曾做涪州知州，今虽死了，还是乡宦

人家。张耀是个没用之人，明日告状，必去请教丈人。吾意先去买嘱金炳，教他状子上面单告众人，不要把你名字写上，你便悠然事外了。”胡岩便道：“好计，好计。只是事不宜迟，父亲速去停当为妙。”当夜，胡堂即到金炳家送了一百两银子，求他开豁儿子名字。金炳黑眼乌珠见了白银子，一口应承，不必说了。

且讲张耀哭了一场，思量告状，茫无主见，果然去到丈人家里，商量计策。金炳安慰了几句，顺手推船，救他笼统呈告，不必指出胡岩名字。张耀道：“胡岩是情首罪魁，如何不要告他？”金炳道：“打官司要看风色。胡岩这人，他父亲在衙门中，站得起的公人，不是好惹的。又闻打的时候，他到在内相劝，情尚可恕。况告了众人，他们自然供他出来，你何必先结一个有力量的冤家？”总是得了银子，舌头就是银子说话了，那里还计外孙女性命？张耀是从来没主意的，果依了丈人言语，呈子上把一个首恶胡岩轻轻放过了。汪客随亦进纸，悉照胡岩所言，因媳妇不端，被姑责治致死。县官收了两造状子，一面出票拘人，一面发委典史相验。

要晓得前朝人命，不比当今律例，定要出印官相验，故典史亦可验尸。胡岩晓得委了典史，益发容易贿嘱，便把官吏件作人等，一一安顿。又因牌上无名，扬扬得意，反在镇上摇摆。见者皆为不平，怕他刁恶，俱敢怒不敢言。典史到了汪家，朝外坐下。一镇人来看的，挤满两旁。及件作动手验时，见女喉下刀孔可容二指，尚有血沫喷涌，遍件青肿，肋肋及下体，皆刀伤流血，见者无不惨然。件作得了钱的，只报几处木伤，凡刀戳重伤，一概瞒过。众人齐声嚷道：“是件作得了钱了！为何几处重伤隐瞒不报？”要把件作打将起来。典史也受过贿，因见人心不服，假意责了件作几板，以泄众怒，一面吩咐收敛尸首，棺木吊坛；一面回县，仍将原报伤单呈复县主。正所谓：“只要手中收白物，那知头上有青天？”

过了一夜，县官即传齐审问。斯时，闹动了合邑士民，听见有此奇事，个个替张女哀怜，恨淫妇切齿，齐来县前看县官如何审究。衙门人役有受过胡岩嘱托的，反说得疑疑惑惑，替凶首遮蔽。即案中涉及的人也有心向张家的，也有心向汪家的，其言不一。坐出堂来，人犯齐跪堂下。知县先叫张耀上去问道：“你死的女儿几岁了？”张耀道：“十九岁了。前年嫁去的。”又问道：“你告周纶、朱旻等众入房打死，果是真的么？”张耀道：“只因汪妇与众人有奸，众人亦欲图奸女儿，女儿不从，被他们活活打死，现有小婢亲眼见的。”县官又叫汪客父子上去。汪子推说：“其时不在家中，妻子死的缘由要问小人父母。”汪客已醉得昏昏，官府问他，全不答应，叩下头去，竟像睡去一般。县官焦燥起来。书役禀道：“这人是一酒徒，不省人事的。”县官便叫汪

妇。汪妇跪上道：“媳妇初来时，小妇人待他好的，只为媳妇近日与王秀有奸，小妇人去责罚他，因他不服，失手打死，此系实情。张耀所告，都是谎话，求老爷不要听他。”县官便叫王秀问道：“你与张有有奸么？”王秀道：“有奸。”又喝道：“因奸致死，你要问个大罪！”王秀道：“甘愿治罪。”两旁看的，听见两人所供，都替张女叫冤叫屈。

官府见王秀直任不辞，也有些疑心，因叫地邻上去，问道：“这张氏平日为人，清洁不清洁，你们可晓得么？”地方推说：“路远不知其细。”两邻禀道：“张氏却是安亭镇上一个好女子，平日洁清自守，克尽妇道。这没良心话，小人们不敢说的。”汪妇便质道：“你们外人，晓得我家里事？”两邻道：“晓却不晓，但鼓在内，声在外，好者是好，丑者是丑，只怕瞒得老爷，瞒不过众人。”县官喝道：“不必多讲！且问你，张氏怎样打死的？”两邻道：“这事小人们却没有看见。当夜二鼓时分，见他屋内火起，小人们赶进救火，只见他家媳妇已打死在地，满身多是血。其打死情由，求老爷问他家中小婢，只有他亲眼见的。”

县官便叫小婢上去。那婢子只好十一二岁，一到官前，倒像张女的冤魂附在他身上的一般，先把汪妇平日所为，怎么长、怎么短，一一供出。就要掩他口也掩不住。官府道：“这是你老主母的事，不必供了。且问你，小主母如何打死的？”小婢道：“前一夜起更后，胡岩从窗口跳入小娘房中，被小娘将短棒打出，胡岩原到老娘房中住的。小娘整整哭了一夜，明日饭也没吃。到晚，众人都在老娘房中吃酒，二更天，各执器械赶进小娘房中，逼他同睡，小娘不肯。众人将他痛打，见他不死，连戳几刀，然后死的。”县官听了大怒，便向张耀道：“这胡岩是首恶，你为何不告他？”张耀道：“小人怕他父亲衙门凶焰，故不敢告他。”县官道：“胡说！”叫拿胡岩。

其时，胡岩恰好在旁看审，被差人一把捞了过去，禀说：“胡岩拿到。”县官问他口供，一味支吾，全不承认，便叫一众凶徒都跪上来，教小婢当面质审。小婢一一指着道：“这个用椎打我小娘的，这个用斧打我小娘的，这个也用椎打的小娘号叫求死。”指胡岩道：“连戳小娘的就是他。”胡岩尚自抵赖，小婢说：“你先戳他颈下，又把刀戳他胸前，又将他下体戳两刀，可是这样的？其后老娘来，你叫众人扛尸首扛不动，才放起火来，可多是有的？”被他一口咬定，质得众人目定口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县官又问：“这时候，你老主母可在旁么？”小婢道：“老娘不在旁，在门外听。”又问：“你在何处？”小婢道：“我不敢走出来，躲在房门角里看见的。”

县官见小婢所供俱是真情，对众人冷笑道：“你们这班奴才还有何辨？少不得死在头上！本县今日且不用刑。”吩咐一齐收禁，候亲验后再行严审。汪

客父子着取保。小婢着张耀领去。斯时，看的人抚掌称快，都道：“皇天有眼，鬼使神差，从小小女子口中把实情供出，张女的大冤，不怕不伸了！”那知奸计多端，人心易惑，一片湛湛青天，几乎又被黑云遮蔽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使尽权谋用尽心，那知天理不终沉。

奇冤偏得文章力，留取芳名直到今。

话说胡堂见儿子收禁，性命难保，忙寻关节，央人到县里说情。其时，嘉定有张副使，罢官在籍，邱评事丁忧居家。两人只贪财利，不顾廉耻，素在县中狼狈作奸，平日亦与胡堂相熟。当日胡堂袖了五百银子，来到张副使家。副使留他书房共坐。胡堂便将银子放在桌上，因说：“儿子陷狱，欲求老先生县官说一分上，释放出来。先送银五百两，事完再送五百。”张副使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不能独做，要与老邱分任的。”忙即遣人去请。不上一刻，邱评事已到，相见过，张副使说明就里约定同去说情，银子分用。邱评事点点头，对胡堂道：“包管你儿子无事便了，但所许莫要失信。”胡堂连称“不敢”，致谢而去。

明日，张、邱二人一同到县，把贴传进。县官即接入内堂。分宾主坐定，叙了几句寒温话。邱评事先开口道：“近闻安亭有人命一案，不知老父台若何审法？”县官道：“尚未审定，正在此商一办法。”张副使指着邱评事道：“你是一个有名的老法司，何不与老父台一说？”县官道：“正要请教。”邱评事道：“不知情节如何？”知县将堂上口供述了一遍。邱评事道：“是便是了，只是我们做刑官的总要体上天一点好生之德，以一女子而杀四五人，于情理似乎太刻。况胡岩的名字原告并未告及，据一小婢口供，问他重辟，详到上司，只怕上司也要驳下来，有损台望。老父台须自斟酌，据治弟愚见，一人抵偿一命。既有雇工人王秀论抵，于死者面上也过得去了。不知老父台以为何如？”县官是初出仕的，听了邱评事一片花言，便道：“领教，领教。”二人见已妥当，便起身告别。

那县官有心从轻办理，亲验也不亲验了，再审也不再审了。隔了数日，竟将群凶取保出禁，只收汪妇、王秀在监。全县闻知，尽皆骇然。后来晓得张、邱二人到县说情，无不人人痛骂，三三两两，传入一位文行兼忧，身负大名的老先生耳中来。

这位名公姓归，名有光，字震川，昆山人。是时适居安亭，闻得张女惨死之事，谓此等凶徒，杀之不足蔽辜！及闻县官听了人情，众凶释放，反诬蔑张女与奴有奸，便拍案大怒道：“世事至此，天理何在，公道何在！”因作《贞妇辨》一篇，以告嘉邑绅士，其辨曰：

或闻贞妇逊于母氏，胡不自绝而来归也？予曰：“义版本能绝于夫也，有妻道焉。遂志而灭伦，非顺也。”或曰：“其来归也，胡不即死？”予曰：“未得所以处死也，有妇道焉。洁身以明污，非孝也。然而守礼不犯，嚼然于泥滓之中，故以淫妇之悍虐群凶之窥闯，五阅月而逞其狂狡也。”或曰：“其犯之也，安保其不污也？”予曰：“童女之口不可灭也。精贯日月，诚感天地，故庶妇一呼，桀天披靡，永不能濡，火不能爇，盖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，不可以常理论者。夫事有先后，迹有显暗，要之，至于死而明矣。屈子之沉湘，贾生犹病其怀此故都；文山縶于幽燕，王炎午后祭之以文。彼贤者犹不相知如是哉！虽然，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异辞。贞妇之事，今日所目见者也；谓不得为烈者，东土数万口无此言也，彼为贼地者之言也。呜呼！纲常与天地终始，而彼一人之嚎，欲沉埋贞妇旷世之节，解脱群凶滔天之罪，吾不知其何心也？”作《贞妇辨》。

嘉邑绅士看了这篇文章，个个动了义愤，道：“别县乡老先生尚且为之不平，我们同邑绅士，坐令贞女含冤，凶徒漏网，有何面目见人？”有的道：“先去将张、邱二人羞辱他一番！”有的道：“此等人何足与较！明日十五，县官定到学里行香，我们约齐众友，同到明伦堂，与县官面说才是！”众各依允。

再说县官欲草草完案，挂牌明午复审。当夜睡去，梦见一金甲神人，两膊流血，持刀向前道：“杀人者，胡铎、胡岩也！不速定此狱，当刺汝心！”大惊而醒。明早起身，便问左右：“胡铎是胡岩的何人？”左右道：“胡岩有父胡堂。”县官想了一想：“堂与铎声相近，大约梦中讹听了。”心下正在骇异，一到学中，只见邑中绅士纷纷并集，都走上相见，诉说此事，要他正胡岩等杀人之罪，以申张女之冤，便将震川先生《贞妇辨》呈看。县官素得震川为人，见又辨得如此剀切，便大悔悟，向众绅士道：“案尚未结，本县回衙，即行审究便了。”遂起轿而归。

这一日，胡岩等众都在县门伺候，只道此番审过，俱得脱然无事，就是汪妇，亦要保他出监。张、邱二人坐在近县人家等候消息，案情一结，便要找这五百两头，取去分用，再不想到再有变局。那知县官一到衙门，叩吩咐把胡岩等一班凶首都上刑具，并将两手背剪，以朱墨涂面，遣差押往安亭伺候。又备礼先去祭慰贞妇冤魂，带了衙役仵作，亲来复验。

先是嘉定大旱，三月不雨，及县官到安亭时，大雨如注。张女死已三月，又遇暑天，人皆疑其尸首已经腐烂。及启棺验看，颜色如生，绝无一些秽气，颈下与胸前两处刀伤，尚有鲜血流出，见者惊异，连仵作人等亦吐舌称奇。县官验过，即在尸场，将众犯各夹一夹棍，个个死去还魂。众人受刑不过，俱

吐实情。汪妇亦拶了一拶，取了实供。及至夹问王秀，何以污蔑张女？招出实与汪妇有奸，教他承认，所以诬说的。县官大怒，回衙重又各打四十，上了刑具收监。汪客纵妻淫乱，重责四十。汪妇三日后死在狱中，官府怒其淫恶，暴尸场上，不许亲属收敛。其夫汪客深感其妻平日送一绿头巾与他带了，夜里扛口棺木，欲去收敛，才到尸旁，雷电暴至，有恶鬼百千，狰狞来逐，踉跄而归。鸦餐狗食，自所不免。

要知汪妇监在监中，何以即死？因一生从未受此苦楚，思前想后，俱是胡岩带累，又道胡岩匿其寄顿银两，声言要去当官追讨，胡岩受不过他絮刮，厚赂狱卒，杀之灭口。此亦汪妇一生淫乱报应。

再说张、邱二人当日坐在县前，闻知事变，废然而返。其后，胡堂复来谋图翻案。邱评事道：“我现要起复补官，若至大理，此狱必翻。”尚欲图其厚谢也。忽起患恶疮，浑身臭烂，未及补官，已呜呼哀哉了！张副使在藉无人理他，到处受人唾骂，出不得头，以致抑郁而死。京详一转，胡岩诸恶少皆斩于市。未几，胡堂亦死，其祀遂绝。金炳见胡岩提头索命而终。只有朱旻一人，实亦动手杀女，县官以死罪问得太多，独得漏网。忽一日，当天跪下，叩头求饶，七孔流血而死。

先是嘉定旧有贞烈庙，张女死之日，庙旁人闻有鼓乐声从天而下，火光照出墙外，三放不绝。人皆以为张女死后成神矣，遂附张女贞烈神位于庙内，春秋祭享。震川先生有《张氏女子神异记》，载在集中。

昔雍正年间，有烈妇魏氏，天津县产淮人。年十七，嫁与高尔信为妻。高家贫，僦屋官廨东首，与宋某同居，庭宇相望。宋妻索行不谨，魏女常窃笑之，触宋妻怒，背后向人谎言魏女之短。

一日，魏女母家遣侄自铄来接女归，时姑与夫皆不在家，女与自铄室内共坐，宋妻谎报邻右，谓女与人在内有私。时官廨东多无赖之徒，闻之，闯入交哄，强解自铄衣服，云与其女行奸，“必写一借券作据，始放汝归，百则鸣官共证之。”女呼自铄道：“不要写据，竟听鸣官。若写据，我即死。”自铄系懦弱人，急求脱归，执笔欲写。女望见，叩引刀自刭。众见女死，益执缚自铄，胁逼写据。自铄惧怕凶势，只得书券求脱。及官府审问，以券为徵，断作姊弟通奸，坐问自铄大辟。既而知其冤，以矜疑系狱。乾隆元年，逢赦乃免。

呜呼！魏女当日谓唯死可以自明，而有司不察，反因其死以成狱，独不思世有为兽行而能杀身以自明者乎？遭变一时，含冤千古，较之张氏贞烈，所遇尤可悲也！桐城方望溪先生作《高烈妇传》以表之，亦哀其遇之不幸耳。因附识其事焉。

卷九 赔遗金暗中获隽 拒美色眼下登科

第一回

功名富贵皆言命，岂料天心有改移？

财色不教方寸乱，自然福禄永想随。

世人有言：“窗下莫言命，场中不论文。”是知场中去取，全凭本人之命。命不该中，虽有高才，往往遗落孙山之外。然此为寻常之人而言，若有志之士，则又不可以此说限量。

当年有个唐皋秀才，屡考不中，发愤读书，尝说道：“愈读愈不中，唐皋其如命何？愈不中愈读，命其如唐皋何？”后来果然中了状元。可知人能勤苦读书，虽命不该中，亦可挽回转来。所谓“皇天不负苦心人”也。

那知文章而外，尚有一种挽回命数的道理，则若如广积阴鹭：阴鹭之内，又莫大于见色不淫，临财不苟。读书人苟能于此处留心，举人进士，可以操券而获。今先说不贪财的故事。

江南常州府有两个秀才，一个姓康，名友仁；一个姓丁，名国栋。从幼同窗读书，到二十岁外，俱进了学。友仁为人忠厚谦退，质地却在钝的一边，文才亦甚平平。国栋质地聪明，懂事伶俐，不免有几分自负之意。故论文章，则康逊于丁；论人品，则丁逊于康。国栋家道稍落，尚能温饱；友仁则一贫如洗，处馆糊口。应了几回秋试，俱不得中。友仁唯自怨文字不好，功夫未到；国栋每下第，则骂房师和主考，叫冤称屈不了。

其年又值秋试之期，两人立意俱要科举，约作同行。到了七月中旬，叫一小船，各带了随身行李，往金陵进发。不一日，到了镇江，船出江口，却遇着了逆风，船小风大，不能前进，只得歇在江边等候。等了一昼夜，风逆如故，两人坐在舟中，甚是无聊，一同上岸闲步。沿着江岸一路走去，不上半里，见有一所古庙，庙门半开，同步进去。

友仁走近佛座，见有一青布包在拜单左首地下，用手拾起，颇觉沉重。国栋尚在廊下徘徊，遂以手招他道：“进来，看件东西”国栋走进，见友仁手内拿一布包，接来手中掂一掂，知有物在内，便拉友仁走到殿后，放在阶沿石上解开一看，足足的十封银子，计有百两，以手拍友仁肩道：“恭喜发财了见者有分，快快回船去罢。”友仁道：“这银子必定是过客遗忘的，只怕要来寻觅，等在这里还他才是。”国栋道：“真正书呆子我既拾了，便是我物。从来说，拾得拾得，皇帝夺不得。管他来寻不来寻”

友仁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那失物的人，若使有余的还好，若是一个穷人，或遇急难，千方百计弄来的，偶尔失落，走头无路，便有性命之忧。古人云：临财无苟得。正在此等意外之财上，须要守得定。等候在此，遇见失物的人交还了他，方是我辈所为。”国栋道：“你说等，等到几时？倘他不来，难道

呆呆的只管等去，把国名大事反错过不成？”友仁道：“这失物的人，只因匆忙之中，一时遗失，后来想着了，必赶来寻觅。况场期尚远，在此等几日也不妨。”国栋道：“我不耐烦等他。”友仁道：“兄既不耐烦，请兄先到南京，我独在此等候便了。”国栋见他执意要等，便假意道：“等来还他，也是你的好意。但荒野孤庙中，你独自一人，怀着百两银子住在此间，倘遇着小人，只怕连你的性命都要送掉了你若必要等，不如我替你收着银子，你在此等着了寻的人，你同他到南京来取，万无一失，不好么？”友仁是忠厚人，听见说得有理，那里疑他有别样心肠，道：“这个最好的了。”同到船来，恰好风色已顺，船正要开，友仁遂将银子交代国栋，取了随身铺盖，重到庙里来。

看庙的老和尚出外方归，见了友仁，便问：“相公何来？”友仁道：“吾约一朋友在此相会，此时不来，定然明日早到，欲在此借宿一夜，饭钱房金，照例奉纳，未识可否？”和尚道：“十方世界，有甚不可？房内现有空床，就在上面安睡便了。”晚上就吃了和尚的两碗薄粥，安宿一宵。

明日起来，就立在庙门口亲等。等了一回，不见有人来，走到佛前拜单上呆呆坐着。老和尚搬出饭来，便道：“相公用饭。”友仁吃过，约绝不见有人进庙，他一步不敢走开。直到下午，只见一人气急败坏奔来，汗流满面，一径就到佛殿上，东张西看，失魂落魄的一般，两只手在头上乱搔，口中不住的说道：“怎了怎了”友仁从旁冷眼看着，心内想道：“失落银子的，想必就是他了。”遂上前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为着何事，如此着急？”那人一看友仁是个斯文人，便道：“不瞒相公说，我有一桩急事，如何弄得没结煞了。”友仁道：“你且与我细说，或有商量，也未可知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姓赵，镇江人，父亲在南京当差，因亏空官项银两，收在上元县监里，五日一比，倾家赔垫，尚欠一百余两，只得将旧房典卖。昨日带得房价银百两，赶往南京，走得力乏，在此坐了片时，起身便去。夜来打开铺盖，不见银子，想是行路要紧，落掉在此，故急急赶来。一路追寻到此处不见，是绝望了，那得再有银子救我父亲？”说罢，号天痛哭起来。友仁道：“且不要哭。我问你，银子是什么包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是一方旧青布包的，用细麻绳结着，内面共十封，每封十两，都是桑皮纸包的，放在铺盖内，不知如何落了出来。”友仁道：“既如此，不要慌，我拾在此，还你便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果然相公拾得，肯还我么？”友仁道：“我若不肯还你，去已久了，为何还等在此？”那人忙跪下叩谢道：“若得相公如此，真救我父子性命了，此恩此德，何以报答”

那和尚始初不知他们说些什么话，继而听见一个失银，一个拾得，又肯还他，便插口道：“相公，你说要等一个朋友相会，莫非是他么？”友仁道：“正是。”和尚道：“阿弥陀佛相公真正读书君子，今科必定高中。”又向

那人道：“你遇着这位相公，却不是天大造化么”那人喜动颜色，感谢不尽。友仁道：“还有一说，我虽拾得银子，只因此处荒野，恐有他失，已托一朋友带往南京，须到南京还你。”那人道：“我本要到南京，有人先带了去，最好的了。”友仁道：“如此，我与你同行便了。”送了和尚二钱银子，别了就行。江口搭了船。

不上两日，已到水西门，两人取了行李，就到贡院前，访问国栋寓所。有认得的，指点道：“他寓所借在淮清桥堍下。”依言寻去，果见门上有贴头，上写“丁国栋寓此”。二人走进。国栋一见友仁，便道：“你来了么？”友仁答声“才到”，又问：“这位何人？”友仁道：“就是拾他银子的。兄别后，我等到次日下午，他才赶来，说明了，故同他来拿银子。”国栋道：“你既拾得，便该还他了，为何领到这里来？”友仁道：“兄不要作耍，他的银子是救性命的，他日急得要不得在这里，快快拿来还他去罢。”国栋道：“倒也好笑这银子我见也没曾见过，如何来向我讨？你托我带来的不过箱子一只，这个在此，交还了你，余事莫向我说。”说罢，穿好衣服，竟扬扬走开了。友仁气得心头发火，鼻内生烟，口中乱嚷道：“他…他…他人的银子竟要白赖了岂……岂……岂有此理”

那人跟了友仁来，只道银子一到就有；今见此光景，惊得呆了，一双眼只看着友仁，但说道：“相公须要救我”扑簌簌掉下泪来。友仁见他着急，便道：“有，不要慌。他纵不肯还，我赔也赔还你。”便将箱子开了，内有几两盘缠取出来，付与那人，道：“你先拿去，我也不住在此，我同你到对门饭店中权住，打算还你，看他赖了一百两银子怎样发迹”便一同到饭店中住了。

友仁走到各处朋友寓中，遇了相识的便告诉：“国栋昧心赖银，我必借贷还他，欲求援手。”有的晓得了，便说国栋没良心。有的笑道：“友仁太呆了，如今世上做好人总要吃亏。肯借助他的，多不过一两二两，少仅三星五星，东奔西走，终日仰面求人，何苦而为之？”

不表众人之话。且说友仁到处走了一遭，连自己行李一并当了，凑得五十余两。国栋反在人前说道：“你们不要理他。他不过借此为名，要人帮助的意思。”弄得友仁走头无路。

适有一同店住的徽州人，姓汪，名好义，却不是应试的，闻知国栋赖银不还，累及友仁行李典尽，叹道：“人之贤不肖，何相悬若此”走来对友仁道：“兄一介寒儒，为了他人之事，不顾自己功名，可谓难得。但今日八月初六，入场不远，所借银子已赔过多少了？”友仁道：“约有五十余两。但吾此时心乱如麻，入场也无益，打算回去卖房还他。”好义道：“兄功名事大，还当料理场事。吾助兄白银二十两，以完此事。”又对那失银的道：“其余少的

，你当自去打算，莫再累及康相公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我见康相公东挪西凑，心上本自不安，今承相公为了康相公周济小人，怎敢再去累他？康相公，你打点进场罢。若如丁相公行为，我命早已休了”好义便取二十两银子付他，一总算来，已有七十多两，遂千愚万谢而去。

话说友仁此时心略放下，忙忙收拾考具，初八日随众入场，已弄得力尽筋疲，题目到手，一句也做不出，只得随手写去，草草完了七篇文字。二场、三场，也不过潦草塞责，自料必无中理，垂头丧气而归。丁国栋得了百两银子，喜出望外，便去三山街上买绸缎，买毡货，诸事从容，入场后，因心中快活，做的文字益觉有兴致，三场篇篇得意，自以为举人捏稳在荷包里了。一到家中，便写出文字，逢人请教，人人决为必中，越发欣欣自负。友仁归家，文字也不写出来，闭户闷坐，思量再得三十两银子偿还失主才好，把中举人的事到撇在九霄云外了。

那知揭晓后，同县中了四人，第三十六名刚刚是最不得意的康友仁。一中之后，亲友多来贺喜，帮助银子，打发报子，友仁才得开颜。丁国栋自己不中，又听见中了康友仁，心中益发不服，大骂主司瞎眼。友仁忙了数日，起身便到南京寻着失银之人，又送还了三十两银子。那人叩谢而去。随备礼进谒座师，叩谢提拔之意。座师见了，说了几句套话，又向友仁道：“不知年兄平生积何阴德？”友仁道：“门生一介穷儒，有何阴德？”座师道：“你的名数已中定丁国栋的了。只因场中得了一梦，梦见一朱衣人对吾说：‘第三十六名姓丁的做了亏心事，天榜上已除他名字，换了姓廉的了。’说也奇怪，足下卷子已经看过，不见有甚好处，所以不取。丁生卷子早已中定，自做了此梦之后，再把丁生文章来看，越看越不好，遂尔弃去。随手取过一本，正是尊卷，越看越有精神，将来补上了。及填榜时，拆开来看，果然就是足下名姓。则弃落之卷，一定姓丁无疑了，也拆开来看时，果叫什么丁国栋。此中转换，真有鬼神。年兄若非有阴德，何能至此？你可说与我知。”友仁只推没有。

其时同县中的亦因进谒座师，共在座间，便道：“康年兄事，门生却也晓得。”便将国栋如何赖银不还，友仁如何典贷赔偿，一一诉说了一遍。主考拱拱手道：“可敬，可敬天道果然不爽也”目此益觉爱重友仁。

后来友仁进京会试，主考便留在署中读书，遂成进士。丁国栋遭此挫折，因友仁中举之后，此事人人传说，更觉无颜，然懊悔已是迟了。不多几时，抑郁而死。可见占便宜者反吃大亏，肯吃亏者反得便宜。国栋贪了百两银子，分明卖去了一个举人，又送了性命。友仁赔了百两银子，分明买着一个举人。看官试思，还是贪财的好，不贪财的好？此言财之关乎科名者如此。若美色当前，把得定的更难，受其累者正复不少，人能打透这个关头，自然朱衣点

头，立致青云之上。听下回写来。

第二回

风清月白夜窗虚，有女来窥笑读书。

欲把琴心通一语，十年前已薄相如。

这一首诗，乃古人拒绝私奔女子所作。此人后头中了状元。如今更说一个拒绝奔女，能使功名颠倒，祸福改移的与看官们听。

话说明朝万历年间，湖南长沙府地方，有一少年秀才，姓陆，名德秀，生得人物俊雅，丰度翩翩。父亲已卒，只有老母在堂。德秀十六岁即进了学，自知学问尚浅，奋志读书，嫌家中混杂，欲觅一清静之所，埋头用功。有幼时吃奶的乳母王妈妈，同了丈夫，为顾氏管园。园在城外，颇觉幽僻，房舍尽多。德秀遂与乳母说知，欲借他园中居住，以便读书养静，茶饭托他夫妇照管。乳母即去通知顾姓，顾姓应允，随即搬往，就在园口近处检一书舍，安顿书箱行李。早晚服侍自有乳母承值，便也不带僮仆。德秀一到此间，顿觉神怡心旷，正好勤读。

园门左首侧屋中，又有父女两人居住。其人叫张大，也是借住的。此人常在外边替人家做工，因其女无人照管，过继于王妈妈，取名春姐。年纪也十六岁了，身材俏丽，举止轻盈，因他死的娘亲也是大人家孔母，从幼跟去，见惯了大人模样，学些女工针指，缠得一双好小脚，字也识得几个。若卖与人家做妾，也值三五百银子，所以就自命不凡起来。今见德秀少年美貌，衣冠济楚，遂动了一段爱慕的心肠；又是继母领大的相公，益发可去亲热，搬茶送水，不叫他做就做，殷勤走动。王妈妈只道替他心力，全不为意。德秀知是乳母继女，也由他走动罢了。那知德秀一心只在书上，春姐一心又只在德秀身上。

一日早上，德秀正念得高兴，春姐走来道：“相公，房内怎样尘埃满地？”跷起一只小脚来点与德秀看，又道：“我的鞋墙却弄得乌黑了，待我去取扫帚来扫扫。”德秀略略一看，仍旧读书。春姐遂将房内四围扫得干干净净，又道：“相公，你坐身下也不洁净。你立起来，待我也扫一扫。”德秀摇头道：“不消了。”坐着不动。春姐嘻嘻的笑道：“相公真正用功，一刻也舍不得。”把眼斜视而去。

又一日，王妈妈出门去了，春姐走进房来道：“继娘尚未回来，我知相公床上被褥尚未铺好，我来铺叠铺叠。”德秀道：“铺好的了，不消劳动罢。”春姐揭开帐子一看，笑道：“相公骗我你看，衣服乱堆在这里，一条被弄得七颠八倒，若不铺好，今夜如何睡法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将衣服折叠起来，把被褥铺得端端正正，然后放下帐子。又道：“相公，你今日还未吃点心，敢怕饿了？我去送点心来。”德秀见他如此殷勤，倒觉过意不去。

过了数日，回家探望母亲，因说起乳母服事当心，又有他的继女春姐亦来承值，甚是周到。其母道：“既烦他承值，应该赏他些东西，使这孩子欢欢喜喜。有一条汗巾、两个荷包在此，你拿去送与他罢。”德秀接了，藏在袖中，坐了一回，依旧复到园来，见了乳母，便取出汗巾、荷包，道：“这是母亲赏与你继女的，知我在此烦他送茶送水。你须说明是太太的意思。”乳母道：“难得太太好意。”便去送与春姐。春姐接了，好不欢喜，忙忙走到书房，笑嘻嘻向德秀谢道：“多承相公美意，赏我东西。”德秀道：“这是太太晓得你勤谨，送与你的，不要谢我。”春姐道：“不是相公说我好，太太那里晓得？太太要谢，相公也要谢。”遂到自己房内，拿出私房茶叶，泡了一杯好茶送来，道：“相公，这茶叶颜色可好么？”德秀道：“果然好。这是那里来的？”春姐道：“前日我到宅内，宅内太太知我要吃好茶，与我一大包，我藏好在此，泡与相公吃。”德秀道：“难为你了。”呆见王妈妈送进夜饭，春姐遂走出去了。

德秀用过夜饭，灯下坐了一回，将近二鼓，解衣就寝。春姐受了汗巾、荷包，只道德秀有意于他，乘他父亲不归，正好图个春宵一刻，动了邪念，翻来覆去，那里睡得稳？披衣起身，悄悄开出房来，一步一步轻轻走到德秀卧房门口，将门轻轻弹响。

德秀方欲睡去，忽耳边有弹门之声，便问何人。外边低低的应道：“是我，送一杯茶在此。”德秀听是春姐声音，便道：“我已睡了，不用茶了。”外边又道：“相公开了门，还有一句话要与相公说，莫负奴的来意。”其声婉转动人。德秀不觉欲心顿动，暗想道：“读书人往往有干风流事的，况他来就我，不是我去求他，开他进来何妨？”遂坐起披衣。才走下床，只见月色照在窗上，皎亮犹如白日，忽然猛省道：“万恶淫为首今夜一涉苟且，污己污人，终身莫赎。”把一团欲火化作冰炭，缩住了脚，依旧上床睡下。

春姐伏在门上，听见德秀披衣起身，走下床来，只道就来开门，心中大喜。侧耳再听，门不来开，依旧上床去睡了。一时发极起来，便道：“相公如何不来开门，反是安寝？”德秀道：“你想，我是孤男，你是寡女，暮夜相见，必被旁人谈论，所以不开门了。”春姐道：“不过你我两人，有谁知道？”德秀道：“人纵瞒了，天是瞒不过的，你去罢。”春姐再求开门，德秀假妆睡着，只做不听见了。春姐淫心如火，等了一回，见里边全无声息，只得恨恨回房，又气又羞，顿足叹道：“天下有这样呆子，凑口馒头不要吃的”睡在床上，胡思乱想了半夜，到天明时，反沉沉睡去了。

德秀绝早起身，对乳母道：“吾身子有些不快，到家将息几日。有人来取行李，就打发他拿来。”王妈妈道：“相公本来用功太过了，自然身子不快起

来，回去将息将息的好。”德秀别了乳母，悄然竟去。春姐起来，心中想道：“待我慢慢的俛他转来。”及知道德秀已去，老大吃惊。又恐怕德秀到家，说出情由，面上不好看相，弄得羊肉吃不得，惹着一身骚了，心中闷闷不乐。那知德秀到家，在母亲面前只推身子不快，回来将养，绝不提起别的缘故。此是德秀能隐人过处。

再说德秀有一同窗的好友，姓潘，名再安。年纪不满二十，颇有文名，也是一个翩翩秀士。只是一件毛病不好，见了美貌女子，便如苍蝇见血，割舍不得。德秀园中读书时，常来探望，见过春姐几次，心甚爱恋，只碍着德秀的眼，不好十分勾搭，屡以微言讽德秀道：“兄的读书堂，还可作温柔乡。”见春姐走来，微吟道：“野花偏艳目，村酒醉人多。兄对此能无动心否？”德秀听了，只做不解。春姐亦因有一陆生牵在心上，见了潘生，绝不为意。

那一日，再安又来探望，不见德秀，因问何往。王妈妈道：“我家相公因身子不快，回家去了，相公要会，到他家里去会罢。”再安踌躇了半晌，便道：“我此来本欲与陆相公作伴用功，今日归去，书房左右空着，我即在此暂居读书，饭金房钱，加倍奉偿，未识可否？”王妈妈听见“加倍”两字，便欣然应道：“屋内床铺桌凳现成，相公竟来住便了。”

春姐坐在房中，正做一双鞋子，听见外边有人说话，要来借住，探头一望，恰就是常常来的潘相公，心内想道：“此人才貌也好，做人活动，决不像姓陆的呆子。他要来住，莫非到有意于我么？”欣然走出。因是熟人，便插口道：“陆相公怕冷静，回去了。相公，你不怕冷静么？”再安道：“怕甚冷静？”一头走，一眼看着春姐道：“我明日准来也。”到家，在父亲面前，只说与德秀结伴共读，叫人挑了行李书箱，竟来住下，无人处便与春姐眉来眼去，约定夜来开门等候。正是干柴烈火，一拍就合了。德秀闻知再安住下，料他必有不好的事情。他一心专图上进，不去管他长短。正所谓：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”。

其年，正值大比，到了八月初六，德秀即便入场。再安亦随众应试。三场已毕，各人静候榜发。德秀入场时，适染微疾，勉强进去，文字甚不惬意，场后终日闷坐。其母劝道：“你年纪尚小，今科不中，自有来科，闷他则甚？”再安文才本来去得，又遇着做过题目，写出来，父亲看了，许他必中，甚是得意。偷空去望春姐，许他中后，娶他为妾。春姐也欢喜不了。

一夜，再安父亲梦见无数报人拥进门来，报道：“潘再安已中第二名举人。”正在欢喜，又见一人走来，将报条夺去，道：“潘再安做了亏心事，举人已让与陆秀才了。”报人纷纷而散。梦中拖住那人道：“那个陆秀才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就是与你儿子同窗的陆德秀。”忽然惊醒。明日便问儿子：“你做下

什么亏心事？”再安极口分辩。其父道：“若是发榜后，第二名不是陆德秀便罢，若是陆德秀，我再问你”再安默默吃惊，自忖道：“我就不中，陆德秀也未必果中。”那知开榜后，报人报到陆家，德秀果中了第二名举人。再安父亲将儿子责问，不胫吐实，遂将他锁在书房，不许出门，连春姐也不能去望一望了。

再说德秀年才十七，中了高魁，合家欢喜，亲友皆来称贺。连乳母王妈妈也欢喜个不了，回来说与春姐知道。春姐问：“潘相公可曾中？”王妈妈答道：“不中。”春姐默然无语。那知潘再安一个举人已轻轻送在他身上去了。

德秀中后，见主考，见房师，谢贺喜，张乐设饮，上坟祭祖，忙了两个余月，打点进京会试，择了吉日，拜别母亲，起身进京。一到京中，终日在寓读书，绝不出外闲游；会试榜发，中了进士，殿试在二甲内，点入翰林，人人称羨；凡公卿大僚有女儿的，无不要招他为婿。德秀以未奉母命，不敢轻许。其后接母到京，聘定了刘通政女儿。因女年太轻，须二年后成婚。按下不表。

德秀散馆后授为编修。一日，有一同官，请他饮酒，席上有官妓数名，内一妓叫春娘，敬酒上来，便问：“陆老爷，可认得贱妾了？”德秀茫然不识。妓女道：“妾曾服侍者爷数月，难道老爷忘了？”众人都抚掌笑道：“陆老先生，你说足不入妓家之门，如何春娘认得你？今日与旧人相遇，不要假道学了。”德秀问道：“你果是何人？何处服侍过我？”春娘下泪道：“奴即王妈妈继女张春姐也。”德秀忙问：“何以至此？”春娘低声说道：“那年自老爷去后，有一潘相公来住，与奴私下往来。其后潘相公不中，影也不见。忽一日，有人送一封书来，说他要进京，在途等候，教奴悄悄赶去。奴一时听了，便瞒了父亲，跟了来人就行。那知书是假的，被他拐到京中，卖入娼家，流落在此。亲人永不见面。”说罢，泪落如珠。有的道：“陆年兄，你可怜念此女旧日情分，收他做一小星罢。”德秀只管摇头。春娘道：“从前妾系闺女，老爷尚且闭户不纳；况今日败残花柳，焉敢奢望得侍枕席？只求提出火坑，得见父亲，作一良人妇便好了。”说罢，泪流满面。德秀见其有深悔之意，便道：“你若果肯改悔，这还容易。你的继父母都在我身边，我叫他赎你回去便了。”春姐听了，即忙跪下叩谢。众人道：“春娘，陆老爷已许赎你身子，快快揩干眼泪，敬一杯酒。”德秀道：“如今倒要看弟面上，免他在此伺候罢。”众人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遂打发开了，再饮香醪，直至更余方散。

德秀回去，即向母亲、乳母说知，明日即与他落了藉，院中亡八送到春娘，一面偿还他身价，一面叫他继父送归长沙。人始晓得陆翰林果是见色不乱的男子。后来春姐嫁一乡人终身。

德秀娶了刘小姐，夫唱妇随，连生贵子，官至尚书，告了终养归家。只因

德秀做了这桩阴鹭，功名显达，较之潘再安图了数夜欢娱，遂至终身淹蹇，得失奚啻天渊？观此者可不急自猛省哉？

卷十 图葬地诡联秦晋 欺贫女怒触雷霆

第一回

由来风水本无形，堪笑机谋用力争。

祸福若全凭地理，者天头上不青青。

世之葬亲者，泥于吉凶祸福之说，道若寻得好地，福禄可以绵长，子孙可以久远，所以必要百计营谋，多方做诈。甚至强争偷葬，以致兴讼，未得地之好处，而家私已荡然矣。要知地理何尝不有，总凭心地为主。古人云：“阴地好，不如心地好。”是知吉凶祸福，地亦只做得一半主。盖地之于天，犹臣之于君，妻之于夫也。使吉凶祸福，地独得而主之，与天无与，是臣夺君权，妻掌夫柄，其君为庸君，其夫为懦夫，受制于强悍妇之手而莫敢谁何，国不成国，家不成家，曾是苍苍者天而如是乎？故人欲得阴地之吉，必先心地之善。心即是天，顺天者存，逆天者亡，一定之理。无如世人惑于风水，要寻块好地，把父母枯骨，博子孙富贵，而自己立心行事，全不肯循着天理。此等逆天之人，无论寻来寻去，未必能得吉壤：即幸而得之，其后必有变局，或天败其穴，或雷震其棺，以致尸骨暴露，子孙消灭，弄出希奇古怪的事来。

宋时朱文公在浙江台州地方为推官，清廉明察，治狱平允，百姓的是非曲直，剖断明白，无一被冤者。其时，黄岩县育张、李两姓争一块葬地，讦讼累年，告到文公告下。文公于堪舆之学，素来明白。宋理宗朝为建陵寝，廷议纷纷不一，文公出议状，折尽风水诸家伪说，独标真诠。今接得张、李争地状词，知为风水起见，两造各具呈子，各争为己产，是张是李，一时难决。细阅张姓呈词，云祖上置产的簿上有一行写得明白，地系某年某月所得，育界石一方，埋在地下。文公遂叫两造，吩咐道：“张姓簿上云，有界石埋在地下。今我着人同到地头，掘开来看，如无界石，则地归于李；倘有界石，则地归于张。”两人遂跟了差人同到地头，只见满地青草，石之有无，却难预料。及掘到三尺之外，果有界石一方，是张姓祖上所埋，上面刻的字凿凿有据，回覆了文公。文公以此为据，遂断归张姓，李姓不敢再争。张姓奉了官断，筑起坟来，将他祖父骨殖葬了。自葬之后，家道顿发，一日兴旺一日。

文公去任后，隔了十余年，偶有事故，重游于此，见一老人，问道：“历任官府那个最好？”老人道：“只有前任朱老爷最好。”文公道：“审断民事，可有冤枉的吗？”老人道：“事事决断平允。只有一件，张、李两姓争地的事，却断错的。”文公道：“何以见得断错？”老人道：“张姓要夺李姓的地，预先将块界石私自埋在地上，假造祖上置产簿一本，上写某地有石为

记。那知朱老爷堕他术中，掘见石头竟断与他，李姓有冤莫伸。自葬之后，果然家业日隆。看来欺心事只要瞒过了官，天也不来计较他了。”文公默然走至这块地上，细细一看，果见山回水抱，龙脉有情，是一块好地，日后富贵，正可绵远，心上想道：“若论地理，自然该发。只是天理上说不去。”遂叫家人取出随身带的笔砚来，唐浓了墨，在坟墙上写下十六个碗大的字道：

此地不义，是无地理；此地若义，是无天理。

写毕，掷而去。岂知圣贤的说话上与天通，是夜一阵大雷大电，霹雳一声，把坟上打了一个大窟窿，棺木提出，撇在坟外，跌得粉碎。次日，远近观者纷纷而至，见墙上有此十六个字，都疑是雷神写的，后来访得文公自悔断错此案，题上面的。张姓陡遭雷殛，慷得半死，不敢复葬于此。家道也日渐消散。

有的议论道：“天道难欺，神目如电。这块地，既欺心占来的，雷公爷爷应该早早下手击他。难道文公未写此四句以前，天亦被他瞒过，一任地理作主么？不知文公之重来问起，老人之说破缘由，急急去写此四句者，皆天使之也。天不能谆谆然说出雷击之故，特借文公之笔以发其奸，使人知地理虽重，毕竟要循天理。至今黄岩县雷震坟穴尚存，人人看见的。

今再说一徽州府歙县谋地的故事。看官们须要着眼，从来徽州俗，最讲风水，欲得一地，往往同了地理先生东寻西觅，不惮千里之远。地理先生有好的、有歹的，歹的只要主人看得中意，便说葬了后福无穷，专望谢仪到手。甚至有得了坟客后手，假意天花乱坠，哄骗主人，千方百计，弄他到手。如不到手，倒像家子孙失掉了状元宰相的一般。主人一惑其说，往往停棺不葬，迁延日月，以至强夺强占，奸计百出，此贪风水者之通病。至于“天理”两字，竟丢在九霄云外了。

话说明朝万历年间歙县地方，有一人姓阴，家私广有，人皆称他为阴员外。其人存心刻薄，作事吝啬，独好风水之学，请了有名地师在家讲求地理。所以地之好歹，自己也有几分看得出，吉凶祸福，讲得活龙活现。好似得一吉地，就是子孙不读书，也要发起科甲来的模样。徽州一府地方，被他处处看到，无如中意者绝少。

一日，正值清明时节，同一看风水的假作郊外踏青，实欲于近处看看可有葬地。信步行去，走到一个所在，后山前水，左右皆有峰峦回抱，中间一片平阳，约有十来亩大。立在地上一看，大惊道：“何意此处却藏一块好地在此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那地师便道：“员外今日看着此地，正是员外大福。若葬于此，将来富贵无穷，快快买了。就费了重价，也说得。”阴员外道：“地固极好，但未识何人管业，肯卖不肯卖。”又周围走了一遭，越看越有精神起来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只得回去。

明日，用过早饭，再到地上，走向邻近人家，细访地主何人。适遇一王老儿走来，却认得阴员外的，问道：“员外在此看地，看中了那一块？”员外道：“就是前面这块平阳地，不知是那家的？”王老儿道：“此是前村朱渔翁的。”员外听见是捕鱼人的产业，心上一喜，自忖道：“此地容易到手的了。”便道：“我实看中此地，就烦老兄作中，问他要多少银子。如说允了，就可成交。老兄中金外，还当重谢。”王老儿道：“既如此，员外请回。我明日讨了实信，到府奉复。”员外道：“专候，专候。”两下拱手而别。

到了明日，果见王老儿走来道：“员外，此事不成了。我将员外要买这块地意思对朱渔翁说了，他说此系世代祖产，不肯换钱用的。再三说合，他终不允。员外别寻好地罢。”员外道：“他不过要索重价，多加些银子便了。”王老儿道：“不瞒员外说，我已许他三百两银子，比常价已多几倍。我又说：“你无儿子，何不得些重价，以为养老之费？”，他说：‘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将来对亲，穷人事无有倍赠，只有此地要作赠嫁的。若是别人要买，就许千金，我也不卖。’”

员外听见地不肯卖，便呆了半晌，心上已是万千中意，那里割舍得下？因想道：“他要把这块赠嫁女儿，我就假说娶他女儿为媳，等事成了，再作商议。”算计已定，因向老王道：“他的女儿几岁了？”老王道：“十七八岁了，模样到也生得好，不像渔家女儿。”员外道：“我的大儿子十八岁了，就与他对亲，他肯么？”老王道：“只怕员外不肯俯就，他有甚不肯？”员外道：“老兄作中不成，就烦做一媒翁，成就此事。”老王道：“这倒是一着好棋子，果然如此，则人地两得了。但为员外媳妇，太造化这女儿了。”阴员外就留他吃了点心，再三叮嘱而去。

再说老王急急忙忙走到朱渔翁家，笑嘻嘻道：“朱兄，你大喜事到了。阴员外要买你的地，你要赠嫁女儿，不肯卖了，他说大的儿子与令爱年貌相当，情愿与你对亲。岂不是恭喜的事么？”朱渔翁道：“贫富不对，我是渔产，如何与富翁联姻况我只一女儿，将来赘一女婿，要靠老终身的。这富家儿子，焉肯入赘？虽承阴员外好意，我却消受不起。”老王道：“你错了，这是他来求你，不是你去求他。他既愿娶你女，决不嫌你低微。包我身上，你夫妻两口接去同住便了。”一众邻里闻得阴家要与他对亲，都走来撺掇，有的叫“朱阿哥”，有的叫“朱阿叔”，都道：“这头亲事，不可错过。你女进了他门，便是富家娘子，吃好穿好，难道倒是嫁一穷人，粗衣淡饭的好？”你一言，我一句，说得朱翁夫妇欣喜不已，就烦一村学先生写了女儿的年庚八字，送与老王。老王藏在袖中，便起身道：“改日来奉贺了。”一径走到阴家，送上庚贴。

阴员外听知己允，即检了定亲吉日，送礼过去，说定本年八月行聘，九月迎娶。朱渔翁无不从命。但未识娶过门去，后日相持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道奸人用毒深？

吉壤已成人废弃，不如结网老江浔。

话说阴员外贪着风水，情愿娶渔产女儿为媳，原是骗局。他大儿子闻得，心中不悦，叫道：“父亲，我家门望，岂无富家大户女儿相配？如何叫孩儿认渔翁为岳父，与渔婆为夫妻？体面上不好看，恐被人笑话。”员外道：“非笑由人非笑，好地我自得之。你道我真个要娶他女儿么？这叫做将机就机。待娶进门后，此地到手，将来发富发贵起来，大人家，三妻四妾，常讨惯的，你要他，与他做做夫妻，你不要他，把他丢在一边罢了。这一计，管教他贴了地，又贴一个人，你懂他怎么？”

看官，你想他对了儿子，说出如此没良心的话来，教他日后夫妻那得和睦？定把妻子磨折受苦了。

那渔翁夫妻还道女儿落了好处，快活不已，粗布衣服不好与女儿穿了，定要买些细绢，做作好衣服。妆奁虽然没有，原要置些随身物件，教他带去。男家下聘银两本来无多，用完了，将自己历年苦挣的蓄积，都罄尽在里头。到了迎娶时候，又要夸耀人看，备酒请客，叫了乐人吹打，不惜破费，弄得力尽筋疲，方才打发得女儿出门。

阴家斯时十亩地尚未到手，诸事不敢十分苟简，拜堂合卺，一一还他礼数。喜得新人虽是大脚，身段面貌也还去得，所以夫妇间情意尚好。三朝之后，接取渔翁夫妇到来同住，前堂设席请亲家，后置备酒请亲母，女婿亦肯叫丈人，叫丈母，朝夕相待，加意殷勤。渔翁夫妇欢喜无限，真似抬上九霄云里一般，便把十亩好地双手奉献。

阴员外心事已遂，忙忙的筑起坟来，将他父亲棺木入土。既葬之后，相待之情渐渐比前不同了。朱渔翁只道他为葬事忙乱，故待他冷淡。孰知一日怠慢一日，相见时佯佯不睬。始而每食四样，有酒有肉，继而供给淡薄，荤腥全不见面。女儿本与婆婆同吃的，后来叫他与父母同吃了。家人妇女见主儿将他简慢，皆冷眼相看，要汤没汤，要水没水，全不来答应。甚至背后妆鬼脸，说趣话。老夫妇时时气得要死，暗地里互相埋怨。

住及一载，阴家要讨二房媳妇。女家姓聂，是一富翁，嫁来时，妆奁丰厚，四橱八箱，摆满一堂。阴员外夫妇做出肉麻奉承来。诸亲百眷亦啧啧称羨二郎有福，讨了有嫁妆的娘子。大儿子本来看不上妻子的，今见弟媳满头珠翠，衣裙华丽，自己妻子身上穿的无一件好衣，头上插戴一些没有，相形之下

，又气又羞，把妻子竟如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，丈人丈母益发看不上了。连日摆酒请男客，请女客，都不请他夫妇出来上席。合家热闹，独有他老夫妻冷冷清清，不茶不饭，缩在一间屋里。

朱渔翁气愤不过，走出门去，到相识人家消消闷气。至晚回来，只见妻子与女儿相对下泪，问他为甚下泪。其妻道：“只因你走了出去，女儿又受丈夫埋怨，道你这样丑态，还要人前摇摆，削他面皮。两下争论，竟要动手打起来了。你道气也不气？”渔翁一闻此言，大怒道：“我半世无拘无束，今日倒被小畜生拘管我在此一年，分明无罪坐牢！罢了，罢了，我宁可饿死家中，不要吃这碗讨厌的饭了”老夫妻相向而哭，一夜没有睡着。

明日绝早，将铺盖卷好，把些旧衣服叠在旧箱子内，叫了一只小船，搬下物件，走出堂前，告别亲家亲母，都回说没有工夫，改日再见罢。女婿也绝不相送，只有女儿牵衣大哭。朱渔翁道：“女儿，我一时误听人言，害你受苦。如今我也顾不得你了。”三口含泪而别。合家见他去了，皆欢喜道：“两个老厌物去了，省得端茶送饭。”朱女听见，好不气苦。

隔了一日，丈夫又讨起小来，是一皂隶人家女儿，也有五六分颜色，妖妖娆娆，如风摆荷花一般。丈夫爱如珍宝，夜夜与他同房共宿，大妻处连面也不来见了。可怜朱女举目无亲，还要受公婆作践。只有弟婶聂氏，为人和气，还肯叫他声“嫂嫂”，时时走来说说话。

一日，同到婆婆房去，只见新讨的妾也走进来，个个叫应，单不叫应他。朱女发话道：“我是你的何人，不值叫我一声？就是夫主宠爱，也要晓得分有大小”那妾尚未开口，只见婆婆冷笑道：“分甚么大小你也不是千金小姐出身，他也不见得低微了你。不过这双脚，你大了他的罢了”梅香妇女听了，都格格的笑个不住。羞得朱女满面通红，含怒归房，思量寻一死路，只是放不下父母。聂氏看不过意，倒走来劝解一番，只得忍着这口气了。

再说朱渔翁夫妻到家，邻里都来探望，问他何故还家，恐怕丢丑，不好直说，只是含糊答应。正是“哑于吃黄连，有苦在心头”。又除了破屋数间之外，柴米俱无。本有一只渔船，为嫁女儿，也卖掉了，要捉个把鱼儿变钱，渔具都无。又气又苦，夫妇两个渐渐害起病来，睡倒床上，就要吃碗热汤水也无人承值，那有请医吃药的理？不多几日，渔翁一命呜呼。妻子病中看见丈夫已死，心上一痛，也就两脚一挺，急急的赶上去了那邻里见他屋内毫无声息，走进一看，夫妇俱死在床上，只得走到阴家，报与他女儿、女婿晓得。阴家父子只做不晓，吩咐家人不要报知媳妇。

乡邻回去，等了一日，不见阴家一个人来，便去对老王道：“当初阴家媒人是你做的，如今丈人丈母死了，怎么不来盛殓？”老王道：“这也可笑，待

我去说。”一径走至阴家，要见阴员外。阴员外已知来意，推故不见。正坐厅上，只见员外的一个旧友走来，便将此事告诉他道：“前日员外自求对亲，如何今日见他死了，不叫儿子媳妇过去？”那人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《琵琶》上说得好：‘婚姻事，难论高低。若论高低，何似当初休嫁伊？’你不要慌，我去与他说。”员外看来难灭众论，便走出来道：“我叫他女儿去便了。小儿却不在家，改日去罢。”一面叫好了船只，一面叫人报知朱女。

朱女听得爹娘俱亡，号啕大哭起来，带跌带奔走到厅上，问父母如何俱死。老王备述一番，朱女哭倒在地。老王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必哭了，速去盛殓为妙。”朱女要他丈夫同去，丈夫避不见面，心慌意乱，只得哭到房中，卷了些随身衣服，叫一小婢拿了，跟着老王下船。

一到家中，捧着两个尸首，哭得石人下泪，铁汉伤心。旁人听了，也不知落了多少眼泪。只道家中还有些用度，那知一空如洗。自己又没有银钱带来，只得央老王将房子变卖，买了两口薄薄的棺木。邻里都来相帮，将他夫妇入殓，把棺木抬到空地上安放。丈夫影也不来，公婆绝不买一块纸钱相送。事毕后，老王道：“我接你来的，原是我送你归去。”送到了门，老王也不去见阴员外，掉转来就走了。

朱女一直进去，见了婆婆，泪下如雨。那婆婆千不言，万不语，反道：“你这样哭法，何不同了你好爹好娘一块儿到棺材里去”朱女气得答应不出。走到房中一看，那知箱笼物件，被丈夫都搬到妾房里去了，只留下一床一桌一杌。正在叫苦，只见丈夫走来道：“你的物件那个希罕，都在房内。其余都是我家置办的，由我搬去，与你何干？”朱女气涌填胸，那里忍耐得住，说道：“罢了，我也不要活了，与你拼了命罢”一个头拳撞去，被他丈夫隔倒在地，乱踢乱打。聂氏听见，走来相劝，丈夫才丢手走开。只见朱女在地滚得头蓬发乱，便叫一仆妇相帮扶起，放在床上睡下，悄悄劝慰道：“大伯这样行为，心肠太狠，劝你耐心等他回意。”朱女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把头来摇。聂氏说罢去了。

黄昏时候，小婢搬进一盆小菜，一大碗薄粥，叫他吃夜饭。朱女叫他收去，起来关了房门，思量活在此永无好处，不如死了的干净，省得受人凌辱，呜呜的哭了又哭，到了半夜，便悬梁自尽。可怜朱大姐嫁到阴家，不曾一日快活，受了无数闷气，一旦死于非命，你道一点冤魂散也不散？

明日直到饭后，不见他开门，叫又不应，大家疑惑起来，扳开侧窗一望，只见直挺挺的挂在那里打秋千，连忙撞门进去，摸他身子，已是冰冷，不知几时吊死的。斯时，阴家正兴旺头上，欺他父母已死，又无亲戚，遂买口棺木，草草入殓，并无一人说话。公婆自他死后，倒像去了一累。丈夫只道死得好

，待我另娶一个富家女儿，好不快活。白布也没用一块，功德更不必说了，竟若死了一个婢女一般。一日，正值阴员外五十寿旦，贺客盈门，忽闻青天里霹雳一声，震得远近皆惊。有的道：“如此青天，如何有此霹雳？”有的道：“必定打了甚么毒物。”阴家正要留客吃饭，只见一人飞奔走来道：“员外，不好了，你家坟墓被天打了昨夜无数鬼魂在坟上啾啾唧唧叫了一夜，今早青天里忽下霹雳，雷火交加，把坟头打下一个大窟窿，棺木提出数丈之外，四边树木皆烧坏了。员外须速去看来”阴员外惊得呆了半晌，连忙赶到坟头，众人也都走来看，果见棺木已提出穴外，坟土纵横，坟旁打一大洞。众人都骇道：“这是天不容葬了，作速迁葬他所。”

阴员外茫然无主意，只得回去再处，垂头丧气，同了众人一路走回。到了小石桥边，只见朱渔翁夫妻两个立着，一阵阴风，扑上身来。阴员外口中叫一声“亲家亲母”，望后就倒。众人扶起，昏迷不省，将板门扛到家中，忽然开口道：“你这欺心贼谋了我的十亩地，气死我夫妇，又磨灭杀我女儿我有甚亏负你，下此毒手，害我一家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朱渔翁来索命了”妻儿跪地求饶。又骂他妻子道：“你这老不贤，少不得死在我手里”又骂大儿子道：“你逼死妻子，想讨好的，少不得也遭横死”许他做功德荐度，改葬他的棺木，只是不依。旁人见了，都不寒而栗。

乱了一夜，渐渐苏醒，对妻儿道：“冤魂索命，我不能久活了，你们好好保守家业。”自己便打巴掌，说道：“你要保守家业，为何把我家业弄完？”抢着床前桌上一把剪刀，当心便刺。妻子慌忙夺住，只见喉间痰涌，双脚一挺，顿时毕命了。两个儿子见父亲已死，忙忙置办送终的事。入殓方毕，大儿子坐在房中，忽见朱女含怒走来，吓得汗流如雨，喊道：“有鬼，有鬼”众人听见走来，一闪不见。其后无人处，朱女每每在面前，日常佩一把朴刀，以刀挥去，便不见了。

一日，又见朱女走来，把刀一挥，只听得“啊唷”一声，鲜血直冒，仔细一认，却把宠妾杀死在地，惊喊起来，合家来看，无不大惊，只得报他父母知道。其父是县中皂隶，一见女儿杀死，便去县里叫喊，又率领亲戚打将进来，一应家伙物件，尽行打坏。县官验过，将凶犯带去，当堂审问，称系用刀逐鬼，以致误伤。县官不信，便动起夹棍来，只得招认管他不应，将刀杀死。县官大怒，责了三十板收监。其母要救儿子出狱，拼将银子使用，又买嘱苦主，教他不要坚质。无如县官不肯枉法，白白费了银子，仍旧问成死罪，其母郁郁成病而死。其后大儿子亦死狱中，单存二房夫妇，家道日穷，子嗣又绝，坟墓不能再筑，把一块十分好风水地变为荒冢，至今岸旁窟窿尚存。

看官，你想人要子孙发达，还是天理要紧，地理要紧？假使阴员外得了这

块好地，把渔翁夫妇厚养终身，待得媳妇好，何至葬后被击于雷公之手？只因昧良心，伤天理，徒费经营，不能享风水之益，反受了风水之害了。奉劝世人，欲求好地，当积德以致之；既葬好地，当为善以保之，自然福无穷矣。

卷十一 诈平民恃官灭法 置美妾藉妓营生

第一回

莫羨金山银瓮，百计千方捉弄。回首已成空，赢得一身孽重。如梦，如梦，说着旁人心痛。右调《如梦令》

昔管子说得好：“礼义廉耻，是为四维。”孟氏有言：“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。”可见这一点廉耻之心，是最要紧的。苟不顾廉耻，但把一生精神智虑都用在铜钱眼睛里，必至无所不为，害得人家冰销瓦解，弄得自己身败名裂。把他所做的事说出来，人也不敢相信，孰知这等人竟是有的。始初不过一个穷秀才，侥幸搏得一官半职，倘能依着天理做去，福禄富贵自然有的。那居高听卑不恤下民，理上取不得的财，偏生要财；理上行不去的事，偏生要行。奇贪极酷，造下无穷业障。及至罢任归来，恐怕下半世寂寞，就是乌龟亡八，只图有利到手，倒也做他一做。分明粪缸里的蛆虫，自己不觉秽臭，直到两脚一挺，男受人骗，女被人拐，将这一堆臭钱败得干干净净，枉做一场话把。你道这等人可叹不可叹？可怜不可怜？

话说前朝有一官人，姓盖，是《百家姓》上一个僻姓，双名有之。本贯广西人氏。从小质地聪明，只是一件毛病，见了人的东西，便也过目不忘，不起发到手不止。自幼在书馆中，墨头纸角，取得一些，也是好的。及至自家东西，又分毫不舍得与人。更兼秉性刁帖，同窗中一言不合，他便怒气相加，揪发扯胸，挥砖掷瓦，不占一分便宜不歇。这是胞胎中带来的心性，天也奈何他不得。

到了二十岁，腹内也有半瓶醋，便进了学。那知不上一年，父母俱死，单存夫妇两人。死丧相继，家道日穷，只得在乡党中兜揽些公事，武断乡曲，吃些白食，究竟过不得日子。有的劝他道：“既做了秀才，还是训蒙为活，自己亦不至荒废学业。”他也道说得是，就在自己门首贴了开学招子，凡学生来从他念书的，不论好歹，来的就收。自己又耐烦一一教导，大学生背小学生的书，张学生把李学生的笔，也不管学生的书背得出背不出，字写得好写不好，把书上点了几点，字上判一个日子，便算一日功课。念错了声音也不管。摆了一本讲章，坐在上面，把那些学生，大的小的，如口口一般，都拢在一处；把那讲章上说话念过一遍，不管人听不听，省得不省得，就算讲过了书了。

有那开笔做文章的，并不讲题旨题脉，行文虚实，开合反正，该断做，该顺口气做，或两截，或对局，怎样是题前，怎样是题后，丢个题目与他，凭他

乱话，胡乱点几点，抹几抹，驴头对不着马嘴，批两个字在上面就算了。有那肯问的学生去问他长短，他便装起一个模样来，吆喝道：“你难道到场里也敢去问宗师么？”这是遮饰之言，其实自己答应不出。

学生买部坊刻叫他选择，把些好的反置不选，单单把些陈腐浅近的选来教他读。又且喜欢闲走，十日内倒育五六日不在馆中。至若要起束修来，比那钱粮更紧。今年从他，来年另从了别位先生，他就如拿逃军一般，定要勾你转来，除非主人家变了脸，结了仇才罢。若有学生家道富厚的，只跟他读一句“赵钱孙李”，年年来要撮要借，应得不甚爽快，私下把学生扭打，还要用呈子告他殴师罪名，扎诈个不了。所以生平相与的人，大约成仇结恨的居多。

一年，有人请他去教书，讲定自膳，带了妻子同去。坐不上半年，其妻病死，馆主人只得将一年束修都撮与他，买棺成殓。他袖了银子，托言买棺，一去不来。时值炎天，死尸臭烂起来，弄得不可向迳。主人走去寻他，推言棺尚未买，再停几日来殓。主人急得没法，便道：“棺木我再去买，求你速去盛殓。”他又发话道：“我妻子被你们接待不周，活活气死的，等他死尸烂着便了。”主人见他有图诈的意思，只得央人去说，除盛殓费用外，再送他五两银子。他又以为少，足足诈了十两元丝，方来收殓。尸身上的蛆，已是成团结块了。主人恨入骨髓。

从此以后，把告书的招牌，写了杜绝文书，守在家中，又苦毫无生发，虽只一身一口，坐吃不过。从来说道：“僧道吃十方。”他要吃起二十四方来。指了读书养静为名，走到一个张仙庙里住着，与道士讲定，吃他的饭，每日四分。那道士供给了一年，铜钱不见一个。道士与人家念一日经，分的那供献的馍馍点心，灯斗里的粮食，念经的衬钱，藏在袖里的茶饼，辛苦一日，三四日受用不了，自从盖有之在庙，供给他一张嘴还不彀。庙里的东西，乘道士出去，便拿去换钱，甚至道士的钟磬铙钹也当了他的。弄得道士叫苦连天，发极道：“盖相公，你的饭钱不曾见赐一个，白白里吃了一 year，教我穷道士那得钱来养你？请别处读书去罢。”

有之见道士打发他，便大怒道：“我也曾替你写过一张疏头，两张门对，难道不值钱的么？”口里“狗道”、“贼道”骂个不了，捏着两个拳头，便向道士面上乱捶。道士叫起救命来，遂有邻人走来，做好做歹的劝开了。有之看来立身不牢，便搬回家去。临出门时，指着道士道：“你敢得罪我教你试试我盖相公手段看”摇摇摆摆去了。

到了明日，果然写了呈子，向县里投告，说：“生员在庙读书，被道士偷去衣服几件，玉器古玩数事，与他理讲，反被殴辱。”县官准了状纸，差人唤道士来审。道士一一实说。又唤庙邻来问，都说：“盖相公来时一些铺盖没有

，白白吃了道士一年，因讨饭钱两下争论，所以呈告。”知县听了庙邻的话，亦知其为人不端，图赖道士，叫他上去，吆喝一顿，赶了出去。

此不过略略表白一事。要知他生平所干的，大约相类。没行止的秀才，合县算来，盖有之为首推了。那知这样的人，命中却有一点官星在内，注定到某处地方做官，有几个人受他凌虐，有几个人受他敲打，有几个人遇着他弄得家破人亡，想来也是前生的业障。盖有之年交四十，轻轻松松中了一名举人，中后送朱卷，讨贺分，在外打秋风，凑些盘费，进京会试。

那远省小县分的举人，初到京中，犹如乡下人大市镇上一般，那个认得？歇在饭店中，等过了会试，榜发不中，下第者纷纷归去。单单盖有之只有来的盘缠，没有去的路费。担搁一日，便要一日用度，把饭钱都欠了，只得央及店主人寻一门馆去处。主人道：“有是有一个，就在对过黑漆门内。闻得前日要请一个代笔书记，不知曾请过人否。如没有请，倒是一凑头帽子。”有之道：“其家姓甚？是甚么官府？”主人道：“其人姓王，不是甚么官府，势力却比官府倒大，是京中第一要宦的心腹家奴，靠了家主势要，挣得大大家业，另买住房在此安顿家小，自己原去府中服役。你肯与他做宾主么？”有之道：“有甚不肯？就烦一荐。”

店主走去关说，其家闻是举人，一说就肯，说定每月修金一两，就请过去。店主回来说了。有之大喜，暗想：“他是要宦家奴，将来倒可望他提携，须奉承他一奉承才好。”便写下一个晚生帖子去拜，见了主人，一味足恭。主人甚喜，忙叫搬过行李，留他住下。住过月余，一日，主人闲坐在家，说起年近六十，尚无儿子。有之道：“晚生却没有父母，今在穷途，得蒙收录，就如重生父母一般，愿拜继为父，承欢膝下，望乞收纳。”那主人佯称不敢，但是一个举人愿做他儿子，有甚不喜欢？官之见他已允，忙去取条毡单铺在地下，四双八拜，改口叫声“父亲”。又到里边去见母亲，也是四双八拜。从此父子称呼，变为一家，衣服靴帽，打扮得盖有之好不体面，好不快活，面貌亦生起光彩来了。

一日，王管家卖弄他有了举人儿子，带他到府中见见主人，说是老奴的过继儿子，已经中过举人，要求主人提拔他做一个官。有之忙跪下叩头，主人道：“这有何难，嘱托吏部一声便了。”正是暗里的线索最灵。不一日，就选了山东地方莱芜县知县。有之得了官，思量娶一奶奶同去到任，遂有人与他说合，对了一个穷官的女儿，就成了花烛。收了几个家人妇女。引见过后，到吏部领了凭，拜别了干父母，打发起身，水路乘舟，陆路乘车，好不兴头。正是：
运退黄金失色，时来顽铁生光。

但未识到任以后如何光景，试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下民易虐怎期天？戒石森严拥道前。

何苦脂膏收拾尽？茫茫业报永无边。

话说盖有之到任以后，一心只在银子上算计，钱粮白银，加倍收纳，倒算本分之事，不必说了。又思要诈人银子，必须严刑酷法，使人要顾惜性命，不怕他不拿出来。犹如强盗打劫人家，捉住了人，要杀要割，把雪亮的快刀架在颈上，逼他献宝；就是深埋在地下的，要救性命，只得也要掘起来，双手奉献。故凡审明事情，不认是非曲直，有钱者赢，无钱者输。要知道是一个魔头，魔头门下，一切家奴书吏，皂快差人，地方保正，串通一气，无不相助为恶，无事变作有事，小事弄成大事。勾通了地方上吃白食、告谎状的一班无赖棍徒，或诬控赌博，或捏造人命。建房屋的，指他占了公地；有田产的，指他漏了国税。虚飘飘的一张状子丢了进去，火票朱签便似雷轰电掣。审的时候，据了原告一面之词，要打要夹，百般做作，只要逼出他银子来。被陷之人无可奈何，只得整千整百的送。还要争多嫌少，估量了人家家计，逼勒得心满意足才罢。到任数载，把一县的大家小户，日夜抽筋剔骨，个个怨气冲天。姑说他一两件好笑的事，与看官们听。

新年拜客回来，这日却是国家忌日，不理刑名，不动鼓乐，坐在轿中，听见有锣鼓之声，喝住了轿，吩咐皂役去拿。皂役听见敲锣鼓的是一个破墙门内，便要进去。有之叫住道：“不要这家去，往间壁新墙门里去。”皂役道：“不是这家。”盖有之道：“你不要管，进去拿来见我便是了。”皂役把人带到轿前，便喝问道：“今日是国家忌日，如何擅动鼓乐？”那人道：“打锣鼓的是间壁这家，与监生无干。”有之道：“我明明听见鼓乐之声在你家里，还要强辨”叫锁着，收在班房里边，静候发落。那人叫屈不了。差人道：“官府不过见你墙门新造，道是富翁，想发你的银子，不送与他，就要与你歪缠到底。”那人无奈，只得去暗通关节，诈了五百两，方才丢手。

在一缎铺店前经过，听见有人在店里争论，叫出来问道：“为何喧闹？”一个道：“我两个元宝押他十个缎子去看，货色不好，退还他，他一定要我买，所以在此争论。”一个道：“他弄污了缎子来退，所以不收他的。”有之道：“你们的话都也难信。”吩咐差人押了二人及元宝、缎子，一并带去审讯。带到县中，当堂坐下，先叫买缎的上去，喝道：“你弄污了人家缎子，如何要去退还？拿下去打”那个叩头道：“求老爷免打，不退还他便了。”又喝问店家道：“做生意要和气些，就是他退还货物，也是平常，如何乱嚷乱喊？”吩咐拿下去打。那人道：“求老爷免打，退还他银子便是。”有之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老爷都饶了，元宝、缎子暂且贮库，写下甘状来领。”那两造

倒赔了些衙门使用。正所谓“猫口里挖鳅”，只好白送与太爷受用罢了。

又有一修脚的，叫他内衙修脚，问他家有几口。答道：“夫妻两人，还有一个女儿，共三口吃饭。”又问：“你的女儿几岁了？”答道：“十七岁。”因要夸赞女儿，又道：“前日有人要买他为妾，许我一百二十两，小的因要讨个女婿靠老终身，所以不肯。”有之听了此言，待到修完时候，将脚往上一蹶，踢在刀上，割出血来。有之捧住了脚，大怒道：“你这奴才可恶如何把我脚上割坏了”吩咐衙役：“将他锁着，待我脚痛定了，然后重处”那人扒在地上磕了无数响头，只是不饶。衙役悄悄禀道：“老爷，他是穷人，没有想头的。”有之道：“他有一个女儿，可以变得钱的，如何说没想头？”衙役便向修脚的说了。修脚的怕受官刑，只得将女儿卖了一百两，将银交进。有之得了银子，又将修脚的叫进，向他道：“你还要女儿么？”答道：“要是要的，只是没有银子去赎。”有之道：“不用银赎，你只投张呈纸，告他买良作妾，我就断还你女儿了。”修脚的果然依了呈告。有之即唤买主来问，要打要枷。买主是乡户人家，晓得是官府诈局，把女儿送还，又送五百两银子与官府，才吊销了票。有之以为得计，还赏了修脚的十两银子，这是他良心发见处。

又一日，地方捉获一个娼妓，一个嫖客。有之大喜，暗想道：“买卖到手了”那嫖客却是没想头的，当日责了三十板，枷号示众。娼妓不即发落，还要再审，退了堂，叫一心腹收役，开出县中有身家、有体面人的姓名，叮嘱娼妓，叫他当堂供出曾经嫖过。娼妓回说：“未曾认得的，如何供招？”盖有之道：“你包庇嫖客，待我拶起来，看你受得受不得”娼妓惧怕，只得一一招认。盖有之即标朱票，差了头役，逐名叫审。众人都似青天打一个霹雳，不知此事从何而起。一到堂上，叫过娼妓对质。娼妓已经吩咐过的，一口咬定，某月某日是他嫖过我的，某年某日是他嫖过我的，赠我恁么东西，质得诸人有口难分。有之在上，呵呵大笑道：“这是行止有亏，都要革前程，问杖枷的。本县亦不便白白的周全你们。”且叫管押下去，静候申详。诸人知他意思不过诈钱，只得倾囊倒篋，将银子大捆小包，陆续交进，来一名，勾销一名。一张牌上，共有数十人，都捏着鼻子，吃了这一场苦。

内中单有一个游秀才，素行端方，心气傲岸，家中薄有家私，因与衙门里人平日作对，把他名字也嵌在里头。他道：“虚是虚，实是实，只要于心无愧，任他怎样，誓不与他一钱”是一个正直之人。有之因他不肯出钱，唤来再审。娼妓照着原词一一供上。有之对游秀才道：“从来奸情出在无知的小人你是读书君子，也这样下流”游秀才指着他的面道：“据了娼妓一面之词，就以为实，只怕天理上讲不去”有之见他语言不逊，便怒形于色，大骂起来。游秀才道：“士可杀，不可辱”有之把案桌一拍，道：“我今日偏要辱你一辱”喝教

皂隶把他捉定，将手搁在案桌上，自己拿一戒方，如杀了他父母一般，狠命乱打，足有百下，打得游秀才咬牙切齿，喊道：“你串通娼女，索诈人财，我就死不服”打罢，仍叫原差押出，明日再审，偏要他供认才罢。

那游秀才一腔怨气，走出县门，便向县前河里一跳，原差扯不及，河岸又高，一时不能捞救，竟是呜呼哀哉了。亲属闻知，走来大哭大骂，见者都抱不平。亲属收了尸，便奔到省里抚、按衙门鸣冤。士民受过他冤屈的，亦都到上司纷纷控诉。有之斯时也觉心慌起来，只得忍了痛，也用银子打点上司，要求庇护。正值新巡抚到任，清廉明察，关节不通，早已访得盖有之酷虐害民，赃私狼藉，今又弄出逼死人命事来，大怒道：“如此官员，岂可一日姑容”一面题参，一面摘印，将一班狐群狗党、害民的书役，尽数提去亲审。

百姓闻知印二摘去，都拥在宅门口，叫着盖有之名姓，无般不骂。有的将纸钱塞入转洞内道：“盖有之，送的银子在此，快快收去”有的挑了几担水，泼在堂上道：“列位闪开些，待吾净去乌龟官的脚迹，好等新官府来”喧呼笑骂，沸反摇天，吓得盖有之缩在里边，紧闭宅门，气也不出，恨无狗洞钻了出去。亏得差官有见识，向着众百姓道：“上宪摘印提人，自有明断，少不得坏他官，治他罪便了。你们且散罢。”众人纷纷散去，有之才敢出头。但未识差官解往巡抚衙门若何治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贪婪酷虐仗衙门，摘印声传唬断魂。

平时知县如天大，今日方知上宪尊。

话说抚院提齐人犯，先将书役严刑讯究。那些奴才平日倚着官势串通一气，诈害良民，及有事情出来，都推到为官的身上去，只要自己脱卸干系，那肯遮盖一分？只听一声叫夹，吓得尿屁直流，将从前贤父母许多恶款，尽行招将出来。乃叫盖有之上堂，大骂道：“你做县官，将朝廷的百姓如此凌虐，良心何在”有之无言回答，唯有叩头。抚院大怒，当堂上了刑具，拿去收监。

有之看来性命难保，只得再用银子央人到布、按两司求救。两司也因平日受过他孝敬的，便向巡抚委曲求宽。巡抚却情不过，将书役问了军罪，县官从宽革职，问徒三年。那知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盖有之的妻子，吃了一场惊吓，急病而死，留下一男一女，身边作伴。

有之问徒三年，徒限已满，打点归去，幸得囊中尚有数万金，归去不忧寂寞。但有之做秀才时，寻趁闲事常有活钱到手，及做了官后，大锭小锭只般进来，从不搬出去，好不快活。今日回去，摸出私囊用度，如同割肉一般，因想道：“家有千贯，不如日进分文。吾今虽有些资囊，若不寻个活计，生些利息，到底是坐吃山空。但做买卖，从来不会；托他人营运，恐有走失。若置买田

产，一遇荒歉，倒要赔粮。却做甚么好呢？”千方百计，忽想起一条道路，得意之极，不觉拍手欢喜。

看官你道甚么道路？原来他想着：“如今优游无事，正好声色追欢。

但娶讨姬妾，要费大块钱财讨来时须要穿好吃好，使他锦衣玉食，方成模样，如此又要费钱了。不如拼几千银子，娶几个好妓女，当了姬妾，开设一个院子，做门户生涯，自己捉空叫他陪睡，原可取乐。日常吃的美酒佳肴，是子弟们作东。穿的锦绣绫罗，少不得也有子弟们相赠。衣食两项，却不费己财。且又本钱不动，夜夜生利，日日见钱，落得风流快活。但此等生涯，家乡做不得，恐有熟识人来，白讨便宜。京中干爹已死，又去不得。久闻扬州地方，乃六朝花锦之场，衣冠文物往来都会，不若寓居于彼，万一做得生意兴旺，便入藉扬州，亦无不可。”定了主意，便往扬州进发。

一日到了，为头先借个寓所，安顿儿女。看见四方商贾丛集，恐怕有人闻其姓名，前来戏侮，因改姓为赵，易名甘下，叮嘱家人等只称赵相公，再莫提起“盖”字。又想：“要做运行生意，先要投投行家，秦楼楚馆，不免花费些本钱。”

一日，嫖着一个妓女，姓马，名慕兰，年纪已近三十，风韵犹佳，枝艺精妙，又会凑趣奉承，甚为中意，思量讨去，托他做个烟花领袖，遂将自己心事，一一与他商量。慕兰道：“这个容易。你肯偿我当初身价，情愿跟你为妻，替你办得定定妥妥，夜夜宿钱不缺。”有之大喜，遂出重聘娶他过门。慕兰又拣选了六个极美的粉头，一齐讨进来，另寻一所园亭，安顿在内，分立六个房户，号称“风流六院”。又各房买丫鬟二人，朝夕伺候。慕兰亦居院中，每日出入银钱帐目，都他掌管。子弟们来嫖的，先是他接进，然后送到某院，任他留连过宿。这六个姊妹人品既美，房帟铺设又精，酒馔又好，正是温柔乡，不让消魂窟，车马填门，笙歌彻夜，从此赵家六院姊妹，远近著名。盖有之眼圈金线，衣织回文，十分高兴。倘院中没有客到，依然拥姬抱妾，尝这软玉窝中滋味。

一日，正在一院取乐，只见慕兰走来道：“今夜客来得众，只怕连吾也不得空，失陪你了。快快避开，让客进来。”有之缩着头道：“只要夜夜使吾无门可入，便绝妙的了。”常对儿子说：“我的家业全亏这条道路生长利息，是个摇钱树。一摇一斗，十摇成石，比前日做官时更觉安隐有趣。你日后即不能上进，继我这件生涯，一生吃着不尽。”这几句话，就是盖有之义方之训了，他儿子还肯成人么？

女儿渐渐长成，未免寻头亲事，人都晓得他外方人，又是亡八的班头，那个肯与他对亲？那女儿亦常到院中，见姨娘们做这风流勾当，春心渐动，把持

不定，遂与家中小厮不伶不俐起来。其子到十六七岁，一心好赌，摸着了父亲藏下的银子，背着眼，不论高低上下，就是乞丐花子，随地跌钱掷色，赢了不歇，输完才走。有人见他头青面白，骗他去做小官，他亦愿献后庭。有之终日简点六院姊妹所赚的银钱，那有工夫照管儿女长短？

后来有人晓得他做过官的，见他坐也不敢坐，手也不敢拱，问他的话垂手回答，守着忘八的规矩，又可笑，又可怜。盖有之全不知耻，只图钱财到手，以为子孙无穷之计，那知这件十分稳足生涯，也有连本都送的日子。

话说其时有一江洋大盗羊二，闻得赵家粉头个个美貌风流，打劫的钱财，便来院里花费，每宿一夜，嫖钱之外，珠花金器以及绸缎布匹，赏赐无算。六院姊妹个个被他尝遍滋味。这些粉头见他挥金如土，加意凄趣，吹弹歌唱，竭力奉承，弄得羊二乐而忘返。盖有之心上也道：“这样大嫖客，留他多嫖一夜好一夜。”却被扬州缉捕访着。一日，羊二正拥着几个娼妇开怀畅饮，缉捕领着做公的一拥而入，将他一索捆翻，院中所有，抢掠一空，把娼妓鸭子一齐锁着解官。盖有之亦不免俯首就审。官府夹问强盗，招出许多劫案的赃物，共有三千余两，都在院里花费。原差带龟子上来，官府喝令重责四十，追偿赃物，妓女当官发卖。斯时，盖有之又不好说出自己姓名，只得顶着龟子名色，被皂隶拖翻地上，退去裤子，露出两片老屁股，一五一十的受打。打得皮开肉烂，哀哀求饶，才晓得打板子这样痛苦难熟的。他平时打人的冤板也不少，今日叫他略尝滋味。

那知官事未了，家中又生出事来。女儿向与一个小厮通奸，誓为夫妇，乘着父亲被官拿去，到他房中，卷了些金银首饰，跟着小厮一溜烟走了。有之闻了此信，正如雪上加霜。及到家中，又要赔出许多银子交官，又要赎回六院粉头，棒疮又痛，女儿又跟人走了，又偷去许多东西，心如刀割，顿时痰涌上来，跌倒在地，昏迷不省。家人扶到床上，渐渐唤醒，睁开眼来，又见游秀才及从前害过之人多立在面前索命，伏在枕上叩头求饶。他儿子又赌钱去了，等得寻着归来，已一命呜呼了六院姊妹晓得主人已死，各寻门路，交清官价，到别处另开店面了。有之盛殓后，官府着他儿子交赃。斯时，家人尽散，只得罄囊倒篋，并两处房屋园亭尽行变卖，才得完结。此后衣食无措，流为乞丐而死。

看官，你想盖有之原做一任堂堂县令，为何如此结局？只因一生看得钱财太重，造尽恶孽，做尽笑话，顶着一个极臭极贱最不堪的名色，本望千年常富，那知到底成空。天下亏本的事，再没有过于此人的了。究其所由，不过受了一念无耻的亏。耻之于人大矣哉。

卷十二 骤荣华顿忘夙誓 变异类始悔前非
第一回

人生南北如歧路，世事悠悠等风絮。造化小儿无定据。翻来覆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。伊周功业何处慕？不学渊明便归去。坎止流行随所寓。玉堂金马，竹篱茅舍，总是无心处。右调《青玉案》

天下最坏心的话，莫若魏武所云：“宁我负人，毋人负我”两句。但不知魏武当日果有是言，抑或后人因他一生奸诈，负心篡汉，装在他名下的？不知魏武欺人孤儿寡妇，夺了汉朝天下，其后司马氏一样照他行事，攘其位，夺其国，把一生经营事业悉付他人之手。可见一报还一报，天之报应，是断乎不爽的。那晓得后世昧心的人，偏把这两句话，奉为金科玉律。

昔昌黎有言：“平居里巷相慕悦，酒食游戏相征逐，诮诮强笑语以取下，……指天日涕泣，誓生死不相背负，真若相信；一旦临小利害，……反眼若不相识，落陷阱，不一引手救反挤之，又下石焉。……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，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。”昌黎此言乃有感而发，亦欲唤醒天下后世，教人莫要负心。而闻者徒以为骂世之谈，说得痛快而已，全不知警。不知冥冥之中，人的善恶，一一记好在黑面帐簿上。彼既以禽兽相持，转世即为禽兽。又恐转世的事人不相信，或未死而先示梦兆，或临死而自己供招。斯时即万千懊悔，已自无及。

昔有某甲，少了官项钱粮，追比得要死，向某乙借银五十两，立誓道：“这是救命的钱，我若负了，来世变牛相偿”某乙见他说话恳切，因不叫写券，竟以五十金与他。其后屡讨不还，反言：“有何凭据，向我哓哓？”某乙叹口气，只得罢了。后来某甲死了，托梦儿子道：“我因赖了某乙的银子，今托生他家为牛，应了前誓。头上有一块白毛的便是我。直待偿清本利方罢，后日尚难免一刀之苦。须念父子之情，还清债项，以脱我罪。”其子醒来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明日便走到某乙家，果见一条小牛，顶有白毛，生得不多几日。那牛见了此子，便走到跟前，摇头摆尾，似有依依不舍光景。其子惨然下泪。旁人争问其故。其子只得直告所以，忙即归家，凑足五十两银子，交还某乙，领了归去。此牛老死。其子掘土葬埋，免了剥皮剔骨，碎割凌迟之惨。至今相传“老牛坟”，人人晓得的。

今日在下为何说起？只因又有一事，报应更多曲折，敷衍出来，以为忘恩负义者戒。你道其事出在何处？

话说前朝姑苏地方，有一旧家世裔，姓陈，名存厚。家道颇丰，年交五十，尚无儿子，单生一个女儿，名唤秀英。自小聪明，相貌端好，父母爱如珍宝。到七八岁上，请了先生教他念书写字，便也过目成诵。间壁有一薛姓，与陈氏本有薄亲，亦单生一女，名唤兰芬。家道寒苦，因将女儿附在陈家读书。两个女徒年纪相仿，朝夕作伴，极说得来。始初兰芬到家里去吃饭，后来秀英留

在一处饮食，就不放回去了。同学三年，女儿家心性聪明，都会吟诗作赋。又请了一个教针指的女先生，同学女工，情更相得，就在房内焚香设誓，拜为姊妹。兰芬长一年为姊，秀英为妹。两家父母晓得，亦皆欢喜。两人遂无分尔我，寸步不离。秀英的衣服，常常让与兰芬穿着。

后来秀英对了一头亲事，那人姓林，名良夫。只有老母在堂，家中甚是过得。兰芬亦受了胡君宠的聘，胡生却是穷儒，父母俱无。林、胡两家，虽则一富一贫，却是同窗，又同岁进学，常相往来。两人又晓得妻子结拜过姊妹的，将来是结义连衿，愈加亲热。君宠穷窘时，良夫常常周济他。

再说陈家一日来了一个算命先生，叫做张铁口。秀英姊妹叫他推算，铁口先算了秀英的八字，判道：“这命先凶后吉，二十二岁起，至三十八岁，运极不好，主室家多难，啾唧不宁，交到四十以后，渐渐发迹，将来福禄绵长，直要做到一品太夫人。”又排兰芬的八字，说道：“此命前段好，交到三十四岁就要做四品夫人；但到四十岁外，一步不好一步，有家破人亡之兆”算罢，送了命金，起身去了。秀英笑对兰芬道：“你是即选夫人。”兰芬亦笑对秀英道：“你是候补一品太夫人了。”大家取笑一番，也不把算命的话作准。

其时，秀英年交十八，林家择吉迎娶。临嫁时，两个义姊妹抱头大哭道：“以后日子不能常相聚了”兰芬又见秀英嫁与富室，自己夫家贫不能娶，益发叹羨秀英有福。

那良夫娶了秀英过门，夫妇如胶似漆，十分恩爱。秀英说起：“有一结拜姊姊，对了胡秀才，闻说也是你的好友，为何还不迎娶？”良夫道：“他曾同我说起，必得百金，方能办得此事。一时凑不起，所以担搁。”秀英便对丈夫道：“完人婚姻，最是好事，何不助他百金，使吾姊姊早偕伉俪，免使我挂肚牵肠？”从来枕头边的号令，丈夫莫不钦遵的，况在年少新婚，尤其是百依百顺。

明日，良夫寻着君宠，劝他完姻，说道：“兄若不足，小弟可以周全得来的。”袖中取出白银百两相赠。君宠见了银子，作揖致谢道：“承兄厚情，何以为报？”良夫道：“朋友有通财之义，何消谢得？”君宠得了这宗银子，便择日行聘，检定仲冬吉期迎娶。秀英又私下遣人赠了兰芬好些东西。成婚之后，男亲女爱，自不必说了。后来晓得成婚之费，皆是秀英撙掇夫主帮助的，夫妻两个十分感激秀英。到了新年，良夫先来贺节，请见新嫂；兰芬便走出相见，叫声“妹夫”。君宠走到林家贺节，请见秀英；秀英亦出见君宠，叫声“姊丈”。从此通家往来，竟如嫡亲的一般。

秀英结缡三载，正在夫唱妇随时候，忽然丈夫生起病来，服药无效，日重一日。斯时，婆媳两人惊慌无主。存厚夫妻知女婿病重，俱来看视。兰芬晓得

了，亦叫丈夫时来问候。那知求医问卜，究归无济，延了数日，竟一命呜呼了合家大哭，算计措办丧事。秀英见丈夫身丧，呼天抢地，只求同死，不愿独生。哭了三日，水米不沾，一丝两气，奄奄待尽。斯时，急坏了林母，请他父母来劝，亦是不依。左思右想：“除非他结义的姊姊兰芬到来，庶能劝解。”遂唤轿子去接。

兰芬慌忙就到，走进房来，只见秀英睡在床上，头蓬发乱，眼肿唇焦，哭得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兰芬坐在床沿上，执着手道：“贤妹，你不是死的话，将来千斤担子都在你身上。我闻得你已经怀孕，留得命在，倘谢天生个儿子，好与妹夫传宗接代。若徒然哭死无益，绝了丈夫宗嗣，反是大罪人了。”秀英见兰芬说得有理，微微点了点头。兰芬便道：“你三日不食，不要饿坏了。叫快拿粥来，我陪你吃。”须臾，粥已端至。秀英见劝不过，坐起来陪兰芬吃了半碗。又哭起来。兰芬道：“你不要哭了。我与你离多会少，今日到此，怕你苦坏身子，特来与你解解闷。你听我的话，我住在此陪你几日回去。”秀英道：“多谢姊姊忠言相劝，我听你话便了。”婆婆见媳妇吃了粥，略略宽心。合家都道：“亏得兰芬小姐劝住了哭。”夜间，姊妹同床聚话，便不见寂寞。果然秀英渐进饮食，强起步履。到悲哀时节，兰芬又将几句话说讲。

半月后，胡家来接，兰芬便要回去。秀英又哭起来。兰芬道：“我有一句衷肠话，未识贤妹意下如何？”秀英道：“姊姊有话，但说不妨。”兰芬悄悄说道：“我与你俱怀身孕，今日说定，将来你若生男，我若生女，便把我女做你媳妇；你若生女，我若生男，便把我儿做你女婿。若并生男，叫他结为兄弟；若并生女，叫他结为姊妹。你道好也不好？”秀英听了甚喜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去与婆婆说了，今日割衿为定。”忙去禀知婆婆。林母亦道甚好。当日，大家割了衣衿，写了盟誓之言，彼此收好。还要留他再住几日，因他是少年夫妻，不好强留，只得备礼送归。

秀英守着丈夫灵柩，终日戚戚，因要保护胎气，不敢十分啼哭。到了十月满足，果然生下一子，合家大喜，取名“金哥”。存厚夫妇也喜添了外孙，女婿有后，买礼来看，安慰了女儿一番。秀英生儿子后，只望兰芬生个女儿，好做媳妇。不上数日，兰芬果生一女，取名“娟娟”。遂了秀英心愿，便暗暗送过十两银子，叫他调养。要晓得林母年纪已老，家事久付儿子，儿子死了，银钱出入全凭媳妇掌管，所以每事秀英作主。秀英认定兰芬的女儿是他媳妇，愈加亲热，送钱送米，四时不断。

来年，金哥周岁，请君宠夫妇来吃周岁酒，兰芬即带娟娟同来。相见后，一个抱着女道：“叫我声婆婆。”一个抱着儿道：“叫我声丈母。”看了果然天生一对。金哥戴一顶珠帽子，秀英道：“如何妻子帽上没有？”取出几粒

珠子与他钉在帽上。兰芬道：“你与媳妇的，我倒不好推却。”说说笑笑，欢喜不了。外边亲朋饮酒，到晚方散。

其年秋试，君宠中了举人，兰芬的快活不必说了。秀英闻报，亦一悲一喜：喜的是姊夫亲家得中，儿子有了靠托；悲的是丈夫若在，亦可望中，如今只望着儿子有好日做太夫人了。

君宠中后，料理报录人等一应费用及进京会试盘费，免不得又要秀英赞助的了。会试回来，虽然不中，然中了举人，究比做穷秀才时气象不同，只在秀英面上，事事要好。秀英甚是感激。看官，要知陈氏世代单传，亲族绝少，故秀英与君宠夫妻竟为长城之靠了。

光阴易过，倏又三载。其时，金哥年交四岁。一日兰芬到来，见了林老院君，说了些寒温的话，挽着秀英手，走到房中坐下，说道：“我有一事，要与妹妹商量，你姊夫还要自来拜恳。”秀英问道：“有话请说。”兰芬道：“今年你姊丈又要进京会试，思想图一官做，好报你恩德。但如今世界以钱为尚，必要用钱打点，方得到手，故托我来说，欲与吾妹处挪借二千金，日后侥幸得官，本利奉还，决不有负。”

话才未完，外边人来报道：“胡大爷在外。”秀英吩咐：“请书房里坐。”便同兰芬走出相见。君宠才揖下去。秀英在旁还礼，就请君宠上坐，自己与兰芬坐在下面相陪。秀英就问：“姊夫上京，荣行何日？”君宠道：“只在数日内起身。正有一事托内人到来奉恳，未识肯周全否？如蒙许诺，写得借券在此。”忙向袖中取出，付与妻子交代秀英。秀英道：“这个倒也不必。但家中并无现银，只有黄金一百两，是先夫遗下之物，从来不用的。今姊夫为着功名要用，愿以奉借。只要得官后赐还，勿负我孤儿寡妇便好。至于借券，倒觉客套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将借券揣在兰芬袖中。君宠道：“既然不要借券，我便对天立誓，何如？”就起身走下阶去。秀英口中连称“不必”，又不好把他扯住。只见君宠走到庭中，对天深深一揖，发誓道：“我胡君宠若负此项恩钱义债，来世合家变狗，永无人身”秀英道：“姊丈太言重了。”心上倒觉过意不去。即便走至房中，取出黄金百两，放在桌上，请他收去。君宠欣然领受，千恩万谢而去。兰芬亦道：“贤妹放心，他曾说过：若做了官，等待金哥大了，接去任上做亲，不要费你半点心力。”又道：“我尚不能在此担搁，待他起身后再来陪你。”秀英道：“既如此，有了上京日子，我叫孩儿来送。”兰芬道：“孩儿年纪小，不必了。”遂订后会而别。未识君宠得官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财上分明大丈夫，忘人恩义最为愚。

莫言头上天难问，报应能差铢黎无？

话说君宠第二次进京，又不登第，就了知县班，幸亏借得百两黄金，换了银子，打点部内，谋一好缺，果然选了山东曹县知县。因到家路远，随即赴任。赴任后，就遣衙役赍了书信盘缠，迎接家替。

兰芬见丈夫做了官，门墙顿时热闹，好不得意。夫妻相别已久，巴不得一步跨到任所。检定起行吉日，就来辞别秀英。秀英见他来别，心中好生难舍，连忙备酒饭饯行，又送了好些路菜。临起身时，秀英带了金哥亲到船上相送，向兰芬道：“今日一别，不知何年再聚？日后金哥大了，到任就婚，你须要格外照应他才好。”说罢，不觉流下泪来。兰芬替他拭泪，道：“后会有期，贤妹不必过悲。金哥若来，就如我的儿子一样，教他早早成婚便了。”秀英又叫金哥拜了四拜。兰芬亦叫娟娟跪拜，辞了秀英。秀英又叮嘱伺候的人道：“小姐年纪小，路上不要惊吓他。”说罢，别了兰芬，一面上轿归家，一面放炮开船。正是聚散无常，悲欢各别。

今且按下兰芬一边。单讲秀英年交二十四岁，果然恶运相逢，一日不好一日。家中不是生灾作难，定是口舌赔钱。不上一年，婆婆又生起病来，求祷医药，又不知花费了多少银两，不上半年，遂不起了。秀英虽有才情，毕竟是女流之辈，那里当得起？到经营丧葬，已不免挪移借贷了。金哥又要上学念书，请了一位高秀才在家教他。金哥质地聪明，读了三年书，五经都熟，十一岁开笔，文理就好，先生甚是爱他，每日尽心教导。然家业日消，渐渐撑持不定。

要晓得秀英母家夫家向来富厚，手中是用惯的，又心肠最慈，常肯周人之急，虽到不足之时，尚尔有求必应，原是一品太夫人的度量。只是坐吃山空，始初变卖田产，田产愈少，用度愈窘，先生也请不起了。幸得高秀才那年就了程翰林家的馆，与金哥家相去不远，就附去读书。那程翰林是一个识得人才的，见了金哥才貌，记其日后必发，有一女儿，叫做素娥，意欲招他为婿，打听他日定亲事，只索罢了。

其年金哥年二十七岁，大房子已卖去，住在侧首小屋里。一日，秀英对儿子道：“现在家业已耗，全无活计，只有当初你丈人出门时，曾借我黄金百两。你丈母又面许十年后接你去成婚，今日十载有余，杳无音信，闻说你丈人已升济南府知府。如今家里坐守不过，我欲送你前去，一则做亲，二则望他归还金子，料他决无推托。趁此时房价未曾用完，好盘缠到山东去，那边必然收留。你可即寄一信归，使我放心。”

金哥领诺，走去禀知先生。先生道：“胡君宠做秀才时，全亏你家周济，那个不晓？但人情难测，近来往往有得人好处，做了官就不认得的，至亲骨

肉，视同陌路。你去须要鉴貌辨色，待你好，住他衙内读书，若待你冷淡，你早早回家，用功上去，自有发达日子。又往来盘费，宁可带足。”这先生所说，却是看破世情的言语。金哥回去，又对母亲说了。秀英道：“先生叮嘱你，也是好话。但我待他夫妇不薄，况曾立下誓来，岂有冷淡你的道理？”

择一长行好日，金哥便去别了外公外婆，又辞别了先生。临行时，秀英千叮万嘱，叫他路上保重。又嘱咐跟去的老家人，叫他小心服侍。金哥拜了母亲四拜，含泪而别。

再说胡君宠做官以后，善会逢迎上司，奔走要路，不十年间，便升到四品黄堂。兰芬又生一子，二有十岁。夫妻两人正在得意头上，把家乡旧日亲友，都丢在脑背后去了。适有一本地人经过，说起林家房产变卖，家业雕零。君宠晓得，便与妻子商议道：“如今林家已弄得十分穷苦，叫我女儿嫁去如何过日子？前日有同寮要把他儿子与我为婿，现任公子，富贵无比。我国碍着林家面上，不好便允，须要回绝那边，把女儿另嫁才好。”若使芬兰是有意思的，听了丈夫此言，便应劝道：“一丝为定，终身不改，婚事如何赖得’况当时他家施恩于我，我如今也该报答他。”只两三句有天理的话，丈夫也就罢了。偏是他听见女婿穷苦，先变了心，顺着丈夫的意思道：“回绝他也不难，只说女儿五岁上已经亡过，怕他再来要人么？”君宠拍手道：“好计好计正是有智妇人，赛过读书男子了”

夫妻算计已定，正要写封书去把女儿死的话通知，以便回绝这头亲事，不期一日君宠夫妇才起，门上呈进一贴，禀道：“家乡一位姓林的相公，说道是老爷的姑爷，特来求见。”君宠接过贴来一看，是子婿名贴，对妻子道：“想是这个穷鬼到来了，如何发付他？”兰芬道：“见时只说女儿亡过，使他割断这条心肠。如要见我，只说我有病在身，不能相见。”君宠点点头，又不即接见。

金哥见投贴进去，杳无动静，只得呆呆的等着。停了一会，叫声“传请”，然后走进宅门，又不见君宠来接。门上引他到一间书厅内坐下，跟去的老家人站立一边。静候有一个时辰，有人报道：“老爷出来了。”金哥起身，重整衣冠，鹄立廊下。只见君宠慢慢的踱将进来，金哥忙趋上前，作揖下拜。君宠略略回礼，道声：“请坐。”那老家人亦走上一步，叩头道：“老爷可还认得老奴了？”君宠道：“你面貌到还如旧。”

坐定后，说了几句寒温话。金哥道：“家母想念岳母，教小婿当面叩安，欲请一见。”君宠道：“内人卧病未愈，不能接见，免见了罢。”金哥便向袖中取出一书，道：“这是家母寄与岳母的，教烦送进。”君宠接了，蹙着眉道：“老侄，你不要呼我岳父了。我女儿五岁上边已经身故，听你叫，使我心

酸。”金哥听见妻子已死，呆了半晌。君宠假意咨嗟，吩咐备饭。停了一会，家人报：“午饭已备。”就叫摆上来，家人摆上桌子，便请对坐。金哥把椅拖斜了坐，君宠也不来安坐。斟酒过来，金哥推不能饮，也不叫再斟，就请用饭。菜肴虽有七八色，也极草草。用过饭，并不叫人搬进行李，金哥见他呆着脸，绝无一点殷勤之意，便起身告退。君宠也无一言挽留，送到宅门口，便道：“少送了。”转身一直进去。

金哥愤愤归寓，想道：“高先生所说，果然不差只索归去罢。”老家人道：“他小姐死了，婚事即不成，难道借的金子不要还的？明日向他说起，看他若何”金哥明日用过早饭，到了宅门，一直进去。门上不好拦阻，只得报知家主。君宠亦料他要来，不如早早打发他动身，走出相见。金哥也不叫岳丈了，改口叫：“母姨夫，外甥今日就要回去，特来奉辞。”君宠见他就要回去，不觉笑嘻嘻道：“想是记念令堂就要去了？”金哥道：“正是。但有一言奉禀：外甥起身时，家母曾说有黄金百两在母姨夫处，今我母子穷乏，望乞赐还。”君宠勃然变色道：“可有据么？”金哥道：“据却没有，只是家母当年亲手交代的。”君宠呵呵大笑道：“你年小不知世事，自古说，官凭印信，私凭笔据。既没有据，那有这种金子？如何向我索取？”金哥道：“有金无金，亦甚平常。既说没有，我就回去便了。”君宠听见不要金子，就放下脸道：“别事休提既承远来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叫家人里边封出二十两银子，道：“些些薄礼，权为路费。”金哥大笑道：“我看百两金子轻如鸿毛，此物何劳见赐？”眼也不看，道声“去了”，转身就走。君宠大怒道：“这等不中抬举的小子，由他去罢”要晓得人的志气，从小就看得出的。金哥他日位登极品，岂肯受人怠慢，要这几两银子的？此是后话。

单说娟娟小姐出门时虽只四岁，已晓得秀英待他好处，将来是我婆婆，见父母平日绝不提起，深怪父母薄情。今闻丈夫到来，只道留进署中，岂料嫌他贫乏，诈言女死，回绝了他，心中好不气闷，坐在房中，暗暗的流泪不止。兰芬亦觉着他也不乐意思，自想道：“此事由我主张，另对了亲，怕他不依么？”

一日，娟娟晓得爹娘要招一同寮之子为婿，愈想愈恨，自忖道：“今日也顾不得羞了”走向堂中，对着父母道：“请教爹娘，你有几个女儿？女儿有几个身子？如何对了一家亲，又对一家亲？”君宠道：“嫁一现任公子不好，难道倒是嫁一穷人的好？”娟娟道：“贫富由命。自古烈女不更二夫爹是堂堂知府，怎么倒教女儿做起伤风败俗的事来”君宠大怒道：“胡说从来女子在家从父，你倒老着脸要作主么？”娟娟便大哭起来。兰芬道：“父母一心为你，如何反来抵触父亲？诸事不要你管，进房去罢。”

娟娟含泪归房，见父母不肯回意，暗想：“除非一死，倒得干净。”夜膳

也不吃，打发两个丫鬟先睡。坐到半夜，丫鬟们都鼾鼾睡熟，立起身来，掇个杌子垫脚，解下一条汗巾，搭在梁上，做个圈儿，将头套入，两脚登空，一身高挂。幸亏命不该绝，刚上得吊，有一小丫鬟腹痛起来，下床解手，却因性急要睡，忘记端了净桶，一时摸不着，那肚中又十分紧急，见内房有火，精赤条条跑去取火相照。只见小姐吊在床前，吓得大小便齐流，高声喊道：“小姐吊死了”大丫鬟听见，裤也穿不及，走来抱住，极声发喊。

兰芬住在对面房内，梦中惊醒，便叫丈夫道：“女儿不知做出甚么事来了，快快过去”披了衣服，走到门口，门又坚闭。里边一个大丫鬟抱住了小姐身子喊叫，一个撒粪的小丫鬟跌了身臭粪，索落落乱抖，那个来开门？君宠只得撬开门闩，走进去，看见女儿吊着，连忙解下，摸他身上还热。合家妇女都赶拢来，有的落掉鞋子，伸手去拾，摸了一手尿粪，便道：“只怕没救了小姐的尿粪都出来了”那知是小丫鬟吓出来的。一时手忙脚乱，接气的接气，灌汤的灌汤，娟娟渐渐苏醒，呜呜而哭。兰芬安慰女儿一番，悄悄对丈夫道：“女儿如此执性，须缓缓劝他，急则有变。”君宠遂把对亲的事搁过一边了。但未识金哥愤怒回去，日后与娟娟还有团圆之日否，试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人生贵贱何能定？堪笑痴人作事乖。

到得荣华消歇后，管教没兴一齐来。

再表金哥愤怒回去，路上盘缠不彀，免不得典卖衣服。晓行夜宿，回到家中，见了母亲，抱住大哭。秀英问他长短，但道：“岂有此理”倒是老家人在旁，将君宠相待情形一一细述。气得秀英手足麻木，坐在椅上，如瘫化一般，骂一声：“负心禽兽就是女儿死了，从前待你的好处还该记得，怎么把我儿子这般冷落？这口气，死也不饶他的”金哥又怕母亲气坏，解劝道：“娘休要与他一般见识，持孩儿有一好日，少不得羞也羞死他这相小人，以后也不必提起了，娘也不要放在心上。”秀英听了儿子言语，气遂平了一半。

从此金哥专务读书，以图上进。众人晓得此事的，都抱不平。幸亏其年考试，金哥考名文贵，便进了学。秀英心上稍宽。

一日，高先生到门，请秀英出见。说道：“敝东程老先生久爱令郎才学，有女素娥小姐，欲配令郎，晓得已对胡氏，故不提起。今闻胡女已死，正好成此良缘。”秀英道：“只怕攀高不起。若程翰林有心俯就，这是愚母子千万之幸了。”随叫金哥作揖致谢。

先生去后，明日就请过父亲陈老者，领了外孙到先生家求媒，遂定了亲。程翰林一些聘礼不要，便于来春入赘。满月回门，妆奁之外，又以千金相赠，教他赎回旧房居住。斯时，秀英年交四十，媳妇进门，既有厚奁，又权贤淑

，万分欢喜。正所谓：“运退遭人弃，时来得意多。”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胡君宠正在宦途得意之时，却问枉了一件人命事，被上司参勘，革职治罪，即日就要收禁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本是外强中干的人，被这一急，顿时痰涌而死。

从来说：“树倒猢狲散”。官府死了，侍从人役走得罄尽，弄得孤儿寡妇，门冷如冰。兰芬悲悲切切，想及热闹时节，越思念丈夫起来。一夜朦胧睡去，只见一青衣人走来，问道：“你要见丈夫么？我领你去见他。”兰芬巴不得要见丈夫，跟着就走。走到一所大宅门口，其门尚闭，旁有一窠。那人道：“你要见丈夫，从此进去。”不觉自己立脚不住，两手据地帖入窠中。走过前厅，直至内堂，堂上坐着一位女子，仔细认去，却认得是秀英模样。自觉羞惭，又被秀英看见，不及躲避。欲要行礼，手又伏地，不能起立，只得爬向膝前，摇尾而言：“向承周济，感激不忘前日令郎远来，卧病在床，不能接见，非过慢也。承借金子，将来必当补报。”只见秀英大喝道：“畜生讨死呢只管摇尾甚么？”走过一个丫鬟，将一根短棒，照他背上打来，打得疼痛异常，又将他一脚踢开。不敢违抗，俯首而行。不觉到厨房下，见一管家婆烹调蔬菜，桌上摆碗肉羹，馨香透鼻，甚想要吃，乃在养娘身边，左右跳跃，蹲足叩首，欲求一块余肉充口。被他喝道：“畜生讨死了”拿起一柄火叉，当头打来。连忙逃走，奔入后园，看见丈夫、儿子都聚在一处，细认之，却是犬形，回顾自己，亦已变犬，乃大骇，不觉垂泪问丈夫道：“何以至此？”其夫哭道：“你不记得陈家书房内借金子时立誓么？负他不还，来生做犬相报。冥中最重誓言，今负了秀英之恩，受此业报，悔已无及”儿子又哀哀哭道：“今日之苦，都是爹娘负心害我的，”心中益发不忍。但腹中馁甚，觅食要紧。于是夫妻、父子同至园中，绕鱼池而走，见有人粪，明知齷齪，因饿极，姑嗅之，气息亦不甚恶。见丈夫、儿子攒聚先啖，咀嚼有味，不觉口内流涎，试将舌舔，味觉甘美，但恨其少。见有童儿池边出恭，所遗是干粪，以口咬之，误堕水中，意甚可惜。忽闻庖人传主人之命，于诸犬中选一肥壮者，杀以烹食，缚其儿子而去。儿子哀叫甚惨。猛然惊醒，汗流浹背，乃是一梦，身子却在床上。

天色将明，细想梦中之事，痴呆了半晌，但想：“丈夫已死，儿子尚在，难道就要去变狗？”忽见一丫鬟慌慌忙忙走到床前，道：“奶奶，快起来，书童方才来报，公子昨夜昏迷不醒，满口鬼话，不知何故，快去看看”兰芬惊起，走到儿子卧所。只见儿子倒插双睛，直视其母道：“兰芬妻子，你可晓得？冥王以我家负了陈氏之恩，有合家变狗之誓，明日即同儿子往陈家投于狗胎，一黑毛的是我，一白毛的是儿子。你因阳寿未终，当于三年后托生陈家做狗，以践前誓。”娟娟亦在床前，知是父亲附魂说话，痛哭不已。病者又道

：“唯你守志不变，与金哥尚有夫妻缘分，得免此难。”兰芬见言与梦合，唬得毛骨悚然，方欲再问，已作犬吠而死。合家大哭，教人营办后事。

自此，兰芬深悔前非，打算归去偿还金子，把女儿送去成亲，遂叫船扶柩还乡。又想：“秀英正在困苦，还金送女，定然欢喜，可释前恨。”那知一到家中，打听金哥已娶了程宦之女，家道复兴，因向娟娟道：“我欲嫁你过去，如今他已有妻子，这便如何？”娟娟含泪道：“他家道我已死，自然另娶。但我去为婢为妾，也说不得，省得转世为狗”兰芬听了，又如心上冷水一浇，便道：“罢，罢，罢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，及早登门请罪罢了”正是：

纵教挹尽湘江水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

其时，正值秋试，金哥已中了乡榜。不特秀英婆媳快乐，即程翰林亦喜得佳婿。

先是前一月，秀英梦见胡君宠父子到来，伏地谢罪道：“我因负恩托生宅上，只求收留我女，须念他以死守节。”说罢，忽变为狗，钻入灶下。醒来天色已明，忽闻丫鬟们说：“昨夜灶前生下两只小狗。”甚以为怪。想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胡君宠定然死了。”起来述与儿子、媳妇知道，各皆叹异。及后有人来说：“胡君宠罢官后，父子俱死，母女今日回家，前言女死是假的，女儿立志不肯改嫁，悬梁自尽，亏得救转。今日归来，仍欲送女儿完姻。”秀英听了，便对儿子道：“他女若在，正与前梦相合，还当娶他为是。”金哥只是摇头。素娥道：“官人差了，他为你守节，岂可负他？”

正在谈论，只见老家人嘻嘻的笑将进来，报道：“胡奶奶同了小姐来了，两顶轿子已歇在门首。”金哥走开。秀英虽怀怒意，免不得迎接进来。两下叙了姊妹之礼。娟娟走上，叫声“母姨”，满眼流泪，双膝跪下。秀英扶住道：“我的有志气的小姐，前日闻你凶信，害我痛死，原来还得相见。”兰芬羞惭无地，娟娟只自流泪不止。素娥亦走上拜见，又与娟娟叙过礼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倒觉甚是合意。兰芬随将送还金子、送女完姻之意，徐徐说将出来。秀英唯唯。

只见两只犬，一白一黑，到他母女跟前，摇头摆尾，若有眷恋之状。又到秀英身边，两足伏地，以作哀求模样。一堂听者，俱各惨然。秀英劝慰道：“姊姊莫哭，待他两下成婚，前过自然消释了。”兰芬已如死人一般，只把头来乱点。当夜就留他住了，遂叫金哥进来拜见，各不提起前事。程翰林及陈老夫妇晓得，亦极力撺掇完此一段公案，遂择日成亲。

话也奇怪，金哥与娟娟成婚那夜，两犬顿时俱死，一定另去托生了。来年会试，金哥成了进士，点入翰林。素娥、娟娟各生一子。后来金哥官至尚书，秀英坐享荣华，诰封一品太夫人。兰芬一日长斋，女婿身边靠老，幸亏醒悟

得快，不过做了一夜的狗，免了转世落劫。果然应了张铁口的话，一个先凶后吉，一个先好后歉。

然看官也要晓得，命中好歹虽然注定，若狗原可以不变的，只因他夫妻忘恩负义，不免变为异类。即如娟娟不昧良心，立志守节，便不在劫中。可见冥报全视人为，命好者必循天理而行，命歉者尤不可再伤天理也。

卷十三 争嗣议力折群言 冒贪名阴行厚德

第一回

人生孝友最为先，骨肉纷争剧可怜。

同室操戈家业散，好从遗事效前贤。

从来说：“兄弟如手足”，手足在身，自宜互相爱护。譬如右手坏了，左手都要替他运动。兄与弟亦然。乃世人但愿自己独富，那管兄弟皆贫？甚至听了枕头边的号令，你争我夺，直至经官动府，弄得家破人亡而后已。要知古人首重孝友，论到钱财上边，唯育两下相让，没有争夺的道理。然古来让产者，还有至若甘受污名，以厚骨肉，真个世所罕见。今先说东汉年间弟兄孝友的故事。

其人姓许，名武，字长文。会稽郡阳羨县人。父母双亡，遗下两个兄弟，一名许宴，年方九岁；一名许普，年方七岁。都是幼小无知，全靠哥哥抚养。那许武日则躬率童仆，耕田种地；夜则挑灯读书，把两个小兄弟坐在案旁，将诗书亲口传授，细细讲解，教以礼让之节，成人之道。稍不率教，辄跪于家庙之前，痛恨自己德行不足，不能化诲，愿父母有灵，启牖二弟，绝不以呼叱相加，直待兄弟号泣请罪，方才起身。室中只用铺陈一副，兄弟三人同睡。如此数年，二弟俱已长成，家事亦渐渐富足。有人劝他娶妻，答道：“若娶妻，便当与二弟别居，笃夫妇之爱而忘手足之情，吾不忍为此。”于是昼同耕，夜同读，食同器，宿同床，乡里传出个大名，都称为“孝弟许武”。州牧郡守俱闻其名，文章荐举，朝廷征为议郎，下诏会稽郡太守刻日劝驾。

要晓得汉朝用人不比今日以科举取士，全凭州郡选举，便得出身做官。许武此时迫于君命，料难推阻，嘱咐两个兄弟在家耕读，不可怠惰废业，收拾行装，带一童儿，望长安进发。不日到京，朝廷授职，朝中大臣素慕其名，多欲以女妻之，许武一概辞却，托言已有聘定之妇。因他素明经术，朝廷有大政事，公卿不能决，往往去问他。他引古证今，议论悉中口要，公卿倚之为重，不数年间，累迁至御史大夫。因思二弟在家力学多年，不见州郡荐举，诚恐怠荒失业，意欲还家省视，上疏乞假，朝廷准了他奏，乘传归去。

许武既归，省视先莹已毕，便推有病，纳还官诰。从容询及二弟学行，知其大有进益。稽查欲还家省视，皆二弟勤俭所致。许武大喜，于是访里中淑女

，先为二弟成亲，自己方才娶妻，旋与三弟成婚。

一日，忽对二弟说道：“今我与汝皆已娶妇，田产不薄，理宜各立门户。”二弟唯唯惟命。乃择日治酒，遍请里中父老。三爵已过，告以析居之事，因将所有家财一一分开，首取广宅自予，说道：“吾位为贵臣，门宜口戟，体面不可不肃。汝辈力田耕作，竹庐茅舍，便也彀了。”又将良田悉归之己，饶薄者量给二弟，说道：“我宾客众盛，交游日广，非此不足以供吾用。汝辈数口之家，但能力作，可无冻馁。吾不欲汝多财以损德也。”又悉取奴仆之壮健伶俐者，说道：“吾出入跟随，非此不足以给使唤。汝辈合力工作，只消此等愚蠢者作伴，老弱馈食足矣，不须多人，费汝衣食也。”

众人一向知许武是个孝弟之人，这番分财，定然辞多就少。不想他件件自占便宜，两个小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，全无谦让之心，大有欺凌之意，众人心甚不平。有几个气忿不过的，竟自去了。有几个未去的，思想要开口说几句公道话，使两个小兄弟不至十分吃亏。其中有老成的，背地里捏手捏脚，叫他莫说，道：“富贵的人与贫贱的人不是一般肚肠，许武已做了显官，比不得当初了。常言道，疏不间亲。你与我终是外人，怎管得他家事？就是好言相劝，料他未必听从，枉费了唇舌，倒挑拨他兄弟不和。倘或做兄弟的肯让哥哥，十分之美，你我呕这闲气则甚？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，必然争论，等他争论时节，我们替他做个主张，却不是好？”正是：

事非干己休多管，话不投机莫强言。

那知两个兄弟素秉兄教，全以孝弟为重，见哥哥如此分析，以为理之当然，绝无几微不平的意思。从此里中父老尽薄许武为人，都可怜他两弟吃亏，私下议论道：“许武是个家孝廉，许宴、许普才是个真孝廉。他思父母面上，一体同气，听兄教诲，不敢违拗，岂不是孝？他又重义轻财，一任分多分少，全不争论，岂不是廉？”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把许宴、许普，又弄出一个大名来。

那时汉明帝即位，下诏求贤，郡守、州牧素知宴、普二人让产不争之事，一同举荐，亲来劝驾。宴、普谦不让就，许武叫他勿辞，二人只得应诏。到了长安，朝见天子，天子嘉其行谊，即日俱拜为内史。不五年间，皆至九卿之位。忽接兄书，教他急流勇退，宴、普遂即上疏辞官，朝廷不许。三疏求退，乃拜宴为丹阳郡太守，普为吴郡太守，给假三月。

二人回至阳羨，拜见了哥哥。次日，许武备了三牲祭礼，率领二弟到父母坟上，拜奠已过，随即设宴，遍召里中父老。众父老到了，许武拜卮劝饮，便道：“下官此席，专屈诸位下降，有一句肺腑之言奉告，必须满饮三杯，方敢奉闻。”众人依次饮讫，问有何言。只见许武未曾开口，先流下泪来，吓得众

人惊惶无措。两弟慌忙跪下，问道：“哥哥何故悲伤？”许武道：“我的心事藏之已久，今日不得不言。”指着二弟道：“只因你两个名誉不成，使我做了违心之事，冒不韪之名，有玷于祖宗，贻笑于邻里，所以流泪。”遂取出一卷册藉把与众人看，原来是田地屋宅及历年所收米粟布帛之数。

众人还未晓其义。许武又道：“我当初教育两弟，原要他立身行道，扬名显亲。不想我虚名早著，遂先显达。两弟在家躬耕力学，不得州郡徵辟。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内举不避，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者，说他因兄而得官，误了他终身名节，故倡为析居之议，将大宅良田据为己有。度吾弟素敦友爱，必不争竞，吾暂冒贪饕之迹，弟方有廉让之名。果蒙乡里公评，荣膺徵聘。今位列公卿，官方无玷，吾志遂矣。这几年以来所收田房出息，都是公共之物，我岂可独享？故尽数开载在册，今日交付二弟，表白为兄的向来心迹，也教里中亲友得知。”

众人到此，才晓得许武一片苦心，向来都认错了，把他鄙薄，齐声赞叹不已。只有宴、普二人哭倒在地，道：“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训成人，侥幸得有今日。谁知哥哥如此用心，是弟辈不肖，不能自致青云，有累兄长。今日若非哥哥自说，弟辈都在梦中。这些家财原是兄长苦挣来的，理合兄长管业。弟辈衣食自足，不消挂念。万望哥哥收回册籍，以减弟等万一之罪。”许武不依。

众人见他兄弟三人，你推我让，一齐向前劝道：“贤昆玉都不要这样。做哥哥的若独得了这田产，不见向来成全两弟苦心；苦独教两弟受领，他两人心上那里过得去？依我等愚见，作三股均分，无厚无薄，这才是兄友弟恭，各尽其道。”他三个兀自推让。里中有几个刚直的，厉声说道：“我等处分，甚得中正之道。若再推逊，反是矫情沽誉了”遂把册籍上田产、奴婢，配搭三股分开，各自管业。兄弟三人不敢多言，只得施礼作谢，邀入正席饮酒，尽欢而散。

其后，许武将所得之田，立为义庄，以贍宗族乡里。两弟亦各厨己产相助。宴、普天任后，各以清节自励，大有政声，不上数年，各将印绶纳还，告归乡里，日奉其兄，寻山问水，在家训诲子孙，忧游林下数十年，皆以寿终，历代称为“孝弟许家”。岂非古人为了兄弟，不独让产，兼肯让名，才是做哥哥的道理？

在下今日为何说起运段事来？只因近代有个贤能妇人，始初亦甘受贪饕无厌之名，直至后来才晓得他一片苦心，绝非寻常作用，真是一个巾帼丈夫。看官细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丈夫忌听妇人言，岂意闺门德行存？

委曲周旋全骨肉，做成好样示儿孙。

话说姑苏地方，有一人，姓吴，名有源。原籍徽州。父母俱故，弟兄六人。他排行第二，人都称他为“吴二朝奉”。向来兄弟同居一宅，因他家道独发，另买一所大宅居住，开个解当铺。

这有源虽做财主，一生省俭作家，从没有穿一件新鲜衣服，吃一味可口东西；也不晓得花朝月夕，同个朋友到胜景处玩游一番；也不甘四时八节备个粗筵席，会一会亲族，请一请乡党。终日紧缩在家中，皱着两个眉头，吃这碗枯茶淡饭。一把钥匙，叮叮当当，如牢头禁子一般。终日紧紧挂在身上，丝毫东西都要亲手出放。房中桌上，除了一个算盘，几本账簿之外，更无别物。日夜思算把银钱堆积上去，要撑破了屋子，方得快心，分文不舍得妄费。就在至亲兄弟面上，也锱铢必较。生下两个儿子。大儿子名如泉，人材出众，性质聪明，若使读书，也可图得上进；因怕延师在家要费钱钞，读了几年书就教他弃了书本，管理家事，却是井井有条，诸事妥当。至于钱财出纳，虽守了严父家训，要算个克肖之子。所以有源倚着儿子有如左右手，一刻少他不得。然毕竟读过几年书，大道理却尚明白。这且不必表。

再说有源长兄名有基，性情却与乃弟不同，看得钱财不十分重，待亲房族分，苟有急事，肯出力帮助，娶妻程氏，亦甚贤能。无如家道不足，自己先在窘乡，看见有源一钱如命，绝不去叨贴分文。尚有同居兄弟四人，相继身亡，遗下孤儿幼女甚多，弄得度日艰难，欲要有源周济，料他决然不肯，说也无益。欲要自己周济，苦于力不从心，只得付之长叹而已。

不上数年，有基亦竟去世。斯时，长兄身故，诸事皆要有源主张。长嫂程氏，丈夫死后，罄家所有，将衣衾棺槨等项，一一自己备办，不费有源分文。所恨男女俱无，柩前没有披麻执杖之人，于是聚集三党宗亲，议定嗣子，然后入殓。有源向众亲说道：“吾兄无后，须立一子承继，三四五六房子侄颇多，请长嫂自己选择，看得中意的，就立他为嗣便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此是你的主意，未识令嫂意下若何？”就请程氏出来，对他说了，叫齐了诸侄，凭他彼择。程氏一看，却是几房同居的孤儿，衣衫褴褛。程氏流下泪来，便向众亲道：“我一老寡妇，又无家计传下，那个肯为吾子？但有一句话，请问诸位高亲，朝廷设立条例，立嗣之条，想亦有明文载在律上。长房无后，应该那一房的侄子承继？只要照例而行就是了，何用自行拣选？”众人唯唯，向有源道：“看来令嫂意思，要你次房儿子为嗣。”有源道：“大儿子替我管理家事，况已娶妇，我自己要留着的。小的年纪尚幼，如嫂嫂必要我的儿子，我将幼子承继，何如？”程氏道：“我也不管年大年小，这律例上长房无后，还是应该次房长子承嗣，还是应该次房幼子承嗣，我妇道家那里晓得什么？只要照着

律上，万无一失。若背律另议，宁使死者为无祀之鬼，弟不认他为兄，叔不认我为嫂，算吴氏门中没有这一房便了”说罢，放声大哭，竟走进去了。众亲族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把舌头来伸伸。

有源心中，大儿子本割舍不得，争奈长嫂所话又极名正言顺，不把儿子承继，直为无兄之人，当不得旁人责备，且日后恐有是非，千难万难，茫无主意，只管呆呆的立着。只见大儿子走来说道：“伯母的话都是正理，应该嗣我，我也不便推却。父亲勿疑，把我承继定了，好行丧礼。”众人齐声赞道：“大郎说得是”有源见儿子愿了，不好再有推却，便去通知程氏。程氏才无言说。当日，嗣子嗣媳先拜见了嗣母，改了称呼，到盛殓时，服了孝衣，柩前行礼，孝堂守丧。

隔一日，如泉对嗣母道：“儿有一句话禀知母亲。本房的门户事全凭孩儿一人料理，在家才好照顾。儿意欲接母归去，朝夕奉养，使儿不至身心两地。”程氏道：“你承继我为子，不是我承继你为母，只有你随我的，断无我随你之理。但你本生父年纪也有了，兄弟尚小，家中事情都要你去经运，住在此间，确是照顾不便，你同媳妇竟回家去住。我若不放你去，太觉执板了。但我的供应用度，须要每日好好送来。”如泉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于是夫妇当日拜辞了，欣然归去，每日供应，不敢少缺。唯茶水自备，余者俱是送来。身边使唤的，一个老妪，一个小婢，连自己不过三口，而送来饭食等类总嫌不敷。儿子怕他责备，件件加倍，三口的饭食，可供十口之用，总吃得一扫而光，绝无一些存留。有的道：“老年人的食量，如何这样好法？”有的道：“定是平日贪嘴吃惯的。”稍不如意，把送去的供应尽行发还，竟日不食，说道儿子要饿死他，坐以忤逆之罪。吓得儿子屁滚尿流，唯恐他哭骂。后来又要自家炊爨，说定斗米一日，两担柴一天，折菜钱一日五百文。做儿子的只图嗣母安静，买得他不开口便彀了，那有不依？

到了冬底，忽然号啕痛哭，寻死寻活起来，不是说要上吊，定是说要投河。儿子问其缘故，说是逋负累累，无钱抵补，活不成了。问他所欠多少，说道：“必需三百两方可度岁。”如泉疑是嗣父当初欠下的，便问：“债主何人？待儿子好去还他。”又道：“你问债主甚么？难道我哄你诈你不成总之，死了到也干净”又重新嚎啕痛哭起来。儿子再也不敢问了，只得送上三百两银子，方得安静。到了来年岁底，仍然如此，有了银子才罢。

始初，如泉瞒了本生父亲，暗里送来，继而有源身故，银钱皆其掌管，又想：“嗣母是个有见识的人，必非妄费，大约积些私蓄，以为娱老之计，前后仍是我的。”故一到冬间，不待开口，便即送上这三百两银子，竟成为定例了。整整十年，要了嗣子三千余金。就是傍人见他如此，私下也议论他性情乖僻

，作事乖张，算一极难服事的了。

一日，正当除夕，儿子、媳妇多来辞岁。程氏吩咐儿子道：“我已七十岁的人了，来年正月要搬到你家来住，一应供给不必送来了。”儿媳听了大喜。到了新正，忙即收拾房间，迎接嗣母过去奉养。知其食量素好，肴菜极丰。那知嗣母饮食甚少，饭不过一两碗，肉不过几块，与前大不相同。即跟随老妪、女婢，所食亦甚有限，又极体谅，嘱咐不必过费。早起晏眠，家中诸事，件件照管得到。兼又精细过人，约束婢仆，个个畏服。倘如泉有疑难事情，与母商量，分割悉当。即生意里边，他道那件可做，做来必有数倍之利，稍违其言，便至恨本。用的伙计，一经他目，说道用得着的，果然得他气力；他说用不得的，到了别家，果然坏事。故如泉事事请教嗣母，当做明杖一般。且不但儿媳奉若神明，或亲族里边有争论的事，只要程氏断了一句，无不允服。如泉自得嗣母主持家政，家道日富，十年之间，比前又增一倍。

其时，程氏年已八十，做过生日，一日，对嗣子道：“你家私已厚，吾老矣，不能替汝照管了。但有一句话，久放心中，今日与你说明了罢。人家弟兄叔侄都是祖宗生下来的，须要缓急相通。你本生父在日，家业独富，各房皆贫，视一本若路人，全无一毫周济。吾前此十年，每日供给要多，每岁又要银子三百两，你道甚么缘故？皆为同居各房穷苦不过，或有婚嫁正事，助他几十两；或有不测急用，助他几十两；或做生意乏本，助他些本钱。即所余供应，亦每日分给各房，使他同享。幸喜吾侄长大，皆能自立，可以无藉于我，我故到来帮汝作家。十年来，亦亏你肯听吾话，家私又添十万余金，可见致富之道，不在刻薄吝啬的。你尚有一个胞弟，将来分析亦要公平，不可说人家是我独挣的，于己独厚。”说罢，取出用账一本，都开载得明明白白。如泉看了，才晓得嗣母暗里作用，非人所能测，益加敬服。将此事告诉人知，人人赞叹。

从此程氏不与家事，含饴弄孙以自乐，又活了十年，寿至九十而终。如泉恪遵母训，照他行事，富厚累代不绝。

卷十四 遇赏音穷途吐气 酬知己狱底抒忠

第一回

鸡鸣狗盗人休笑，报德酬恩总一般。

莫道优伶甚微贱，须知黄雀会衔环。

古人有云：“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”又云：“得一知己，可以不恨。”你道“知己”二字，为何看得如此之难？盖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。饮食宴好，酒肉弟兄，俱算不得。惟有一身落魄，举世皆看不上眼，独有一人识拔我于流离困苦之中，不使终身埋没，在施之者一时兴会所至，未必在心，而受之者感激之深，无不铭心刻骨。即平素未尝亲昵，品地相去悬绝，因一点意

气相许，后来患难相扶，生死不背，叙其始末，可以使人起敬起慕。今先说一个前代酬知己的故事与看官们听。

昔唐朝开元年间，有一官人，姓吴，名保安，为东川遂州方义尉，虽有长才，屈于下位，常恨世无知己，不能履其抱负。有同乡郭仲翔，系宰相代国公郭元振的侄儿，其人才兼文武，一生豪侠尚气，不拘绳墨。保安平日钦慕其为人，却从未识面。

一日，南方洞蛮作乱，朝廷差李蒙为姚州都督，领兵进讨，署仲翔为行军判官。将到剑南地方，保安与书一封，遣人驰送仲翔，求他援引，以图树功幕府。仲翔得书，叹曰：“此人素昧平生，骤以缓急相委，乃深知我者。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为之出力，宁不负愧乎？”遂向主帅夸奖保安之才，乞征来军中效用。李都督听了，遂行文贴到遂州，去调取方义尉吴保安为营记。保安奉了李都督文贴，已知是郭仲翔所荐，不胜感激，留妻张氏和那未周岁的孩儿在遂州住下，一主一仆，飞奔到姚州来就职。

那知李都督初次进兵，杀得蛮兵大败，大军乘势追逐。仲翔谏道：“蛮兵败去，将军之威立矣，宜驻兵在此，遣人先播威德，招使内附，不可深入其地，恐蛮人也有计谋。”李蒙不听，一定要赶尽杀绝。行了数日，绝无一个蛮兵拦阻，自以为如入无人之境了。那知到一地方，只见万山重叠，草木蒙茸，正不知那一条是去路，李都督方始疑心。正欲退兵，忽然山谷之中，金鼓齐鸣，蛮兵满山遍野而来，唐兵陷于伏中，来路已远，筋疲力倦，如何抵当得住？李都督虽然骁勇，怎当得四面夹攻？手下亲兵看看杀尽，叹道：“悔不听郭判官之言，乃为蠢蛮所侮”拔出靴中短刀，自刎而死。主将既没，全军尽逃。有逃不脱者，被蛮兵掳去了。其时，郭仲翔亦在掳中。且按下不表。

再说吴保安一到姚州，闻知此信，如青天打个霹雳，又未知仲翔死生下落，不免到处打听。住了月余，有一解粮官从蛮地逃回，带有仲翔书信，寄与吴保安的。保安拆开一看，知仲翔被掳，好生凄惨。你道仲翔为何寄书保安？盖蛮人本无大志，不过贪利掳掠，掠得南人，只图中国财物去赎。这一阵厮杀，掳得南人甚多，其中多有有职位的，蛮酋一一审出，许他寄信回去，叫他家人以绢匹来赎，价分高下，多者二三百匹，最少也要三四十匹，方准赎回。晓得郭仲翔是当朝宰相之侄，高其赎价，索绢一千匹。仲翔想道：“若要千绢赎身，除非伯父处可办。只是关山迢递，怎得寄个信去？”忽然想着：“吴保安虽未会面，是我知己，前日力荐于李都督为营记，此时多应已到姚州，央他寄信长安，决不负我。”乃写成一书，具述蛮酋索绢取赎之意，望传语伯父早来赎回。保安看了书，即忙整顿行李，向长安进发。

要知姚州到长安有三千余里，东川是顺路，保安竟不回家，直到京都，求

见郭元振相公。谁知扑了一个空，一月前元振意经薨逝，家小都扶柩回去了。斯时，保安大失所望，覆身回到遂州，对妻子张氏放声大哭道：“吾今不得顾家矣”问其缘故。保安将仲翔失陷蛮中，要得一千匹绢取赎，自家无力，必须出外营求，方能赎得。张氏极力劝止。保安道：“吾心已许郭君，不得郭君回业，誓不独生”于是罄家所有，估计来止直绢二百来匹，多将来收拾了，不别妻儿，竟自出去。又怕蛮中不时有信，只在姚州左近打算。

朝驰暮走，不止一日，连身上穿的衣服也不完全了，保安也不以为意。历尽千辛万苦，即一钱一粟也不敢妄费，积为买绢之用。得一望十，得十望百，满了百匹，就寄放在姚州府库，眠里梦里只想着“郭仲翔”三字，连妻子都忘记了。整整的在外过了十个年头，刚刚的凑得七百匹，还未足千匹这数。

却说保安之妻张氏同着小儿子住在遂州，初时还有人看县尉面上小意儿周济，一连几年，不通音耗，就没人理他了。捱到十年之外，衣食不周，无以存活，只得将几件破家伙变卖盘缠，领了儿子，亲往蠕州寻取丈夫。比到戎州界上，盘费已尽，计无所出，坐在乌蒙山下放声大哭，惊动了一位过往的官人。

那官人姓杨，名安居，新授姚州都督，从长安驰驿到任。打从乌蒙山下经过，听见哭声哀切，又是个妇人孩子，停了车马，问其缘故。张氏哭诉情由。安居深为叹异，乃道：“夫人勿忧。下官忝任姚州都督，一到彼处，差人寻访尊夫便了。”又赠钱十千，备办车辆，差人夫送至姚州普口驿中居住。张氏不胜感谢。正是好人相遇，绝处逢生了。

且说杨安居一到任所，便遣人寻访吴保安下落，相见之际，但见他鹑衣百结，鸠形鹄面，竟如乞丐一般，问了备细，深加敬礼，因向保安道：“为友忘家，古人所难。老夫途中遇见尊夫人同令郎流离道路，已着人送往普口驿舍，足下且往一见。所亏绢数，当为足下图之。”保安叩谢道：“既蒙明公高谊，所少三百匹之数，倘得满足，仆当亲往蛮中赎回吾友，然后与妻孥相见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安居益重其义气，乃于库中支取官绢四百匹相赠，又赠保安副鞍马。保安拜谢过，便捆了一千一百匹绢赶到蛮界，寻个熟蛮通话，将所余百匹绢尽数把来使费。蛮主晓得绢足千匹，不胜之喜，放还仲翔。

可怜仲翔奄奄将死，寸步难行。蛮子把脚上钉板敲落，仲翔“阿呀”一声，倒地闷绝。你道仲翔为何如此？只因被掳之后，屡次脱逃，蛮主把他两脚钉在木板上，钉头入肉已久，始而滴浓流血，脓血干后，如生成一般，今番放归，重复取出，这疼痛比钉时更加利害，故仲翔登时闷绝，良久方苏。用一皮袋盛了，两个蛮子扛到界口，交保安收领。

这两个朋友到今日方才识面，未暇叙话，各睁眼看了一看，抱头痛哭。仲翔感谢保安，自不必说。保安见仲翔形容憔悴，两脚流血，不能行动，扶他坐

在马上，自己步行相随，同到姚州，叩谢杨都督。杨都督一见仲翔，不胜哀怜，教他洗沐过了，将新衣与他更换，又延医生医他两脚，好饮好食，将息不到一月，平复如故。保安才与妻儿相见。

杨都督敬重保安，写书与长安贵游，称他弃家赎友之事，又厚赠资粮，送他往京师补官。保安到了京中，升补嘉州彭山丞口，迎接家小赴任去讫。仲翔留补都督判官。朝廷追念代国公功劳，录用其子侄，安居表妻，仲翔得授尉州录事参军，又升代州户曹参军。父没，回家守制。丧葬已毕，叹道：“吾之余生，皆保安所赐。老亲在堂，未暇图报；今亲没服除，可以报我知己矣。”乃亲到嘉州探望。

那知保安夫妇并没于任，权厝近侧，儿子天祐，就在本县训蒙度日。仲翔一闻此信，披麻执杖，具礼祭奠，伏在地上，号哭欲死。呼天祐为弟，商议归葬。发开土堆，棺木多已烂了，止存枯骨。仲翔见了，益发伤心，痛哭不止，将骨殖逐节用墨表记，装入练囊，贮于竹笼之内，亲自背负而行。天祐虽欲背负，仲翔只是不肯，说：“令先尊边地驰驱，十年劳苦，我即背负终身，尚不能稍酬万一。”遂自嘉州背负数千里，步行到家，重备棺槨，择土安葬，粗麻重孝，与天祐一般。仲翔起服到京，将吴保安为友忘家一段情节奏闻唐主，愿以自己官瞬让与其子天祐。朝廷看妻，深为惊叹，降旨仲翔原官如故，天祐授为岚谷县尉。

此二人面也未曾相识，不过音书传达，遂为知己，生死交情，真是全始全终的了。以视今人受人厚恩，一朝得志，就撇在爪哇国里去的，岂不大相悬绝？后人遣慕其事，为立双义庙，奉祀吴、郭二人，香火至今不绝。

然此等事在士大夫中已经稀少，安能望之末枝贱人？那知此辈之中，也有因知己之感，患难相随，矢志不变的，你道奇也不奇？试听下回说来。

第二回

人世荣枯易变心，如何屡难助口寻？

优伶义气高千古，生死交情为赏音。

话说江南苏州府有一人，姓唐，名六生。从幼学唱旦脚，歌喉宛转，相貌风韵，精于音律，凡字之音义及喉唇齿口，一些也不错，算是上等名优。但为人颇有血性，不肯向人争收媚取怜，有说他演得好的，他不以为然；即有说他演得不好的，他也不以为然。叹道：“我的好歹，不在登场演剧上。只是四海茫茫，那个是我唐六生的真知己？若果遇知己，我的性命也肯与他的。”同班朋友往往笑他为呆子，所以相好之人甚少。住在家乡，一个唱戏的人，倒弄得来像高人逸士，落落难台起来了。闻得京中最尚优伶，不论王侯贵戚，高官显宦，有一好子弟到来，人人争夺，缠头之赠，千金不惜。他因想：“都会之地

，为物会聚之所，岂无一二有眼力的赏识我于牝牡骊黄之外？”主意定了，恰好有相熟的进京，附舟同行。

一到都中，人家晓得他是南边子弟，就有人合他入班。那知京师地方，唱戏只要热闹发笑，不论音律字面，并不管老少好丑，只要是小旦脚色，舍得脸，会凑趣，陪酒陪宿，就得厚赠。若专靠唱戏腔口好，字眼正，关目节奏合拍，就是《霓裳羽衣》仙曲，永新、念奴的绝调，觉得淡而无味，没有人要听了。与人往来，若顾些体面，不肯与人勾头抱颈，亲嘴咂舌，觉得子都、宋朝，也如嚼蜡。

六生是顾惜廉耻的人，所以一团高兴，来到京师，依然所投不合，如在家乡一般。担搁岁余，竟如苏秦下第，金尽裘敝，资用乏绝起来了。欲要南归，又羞见江南父老。有人约他到甘肃去，说：“彼处梨园绝少佳者，以子之技，到彼必有所遇。”六生遂与偕往。

路上行了两月有余，到了甘省。南边人在彼唱戏者也不少，向同行中打听，果然大有发财的。但唱的都是梆子腔，最厌的是昆腔。那南边来的戏子也要学他唱法，方能得时。六生听了此言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看此光景，冷淡更甚于京师。要做运行生意，无人来睬他；若不惜运行生意，又无别业可做，何以为活？只得耐着满肚子气，挨身入班，有时终日坐在箱上，不叫他出场；有时扮些杂脚色，在场上凑数。名为旦脚，竟哪班中扛箱打杂的一般，弄得衣衫褴褛，比京师更不像人。向来人看我不上，今日连自己也看不上自己了。

一日，兰州府太尊在公所请布、按两司并台府官员饮酒，凡有名的戏班都叫齐伺候，共有四五班在场上搬演。众官府中惟有方布政素娴音律，看了几出，都不入眼，问道：“有南边子弟善唱昆腔的么？”班中以六生对。遂点《荆钗记·钱玉莲别祠》一出叫他唱。六生歌喉本好，又把一肚皮愤闷之气，都发泄在钱玉莲身上，声情哀楚，字字动人。方布政拍案叫绝，唱罢，重又叫他上去，说：“你的曲子可惜埋没在这个班中”就赏他十锭银子。众官见布政说他好，亦都称赞起来，各出重赏。那时六生喜出望外。同班中向来鄙薄他的，都趋奉他起来了。有的说：“六生向在某王爷府中出来的。”有的说：“扬州商家有名的脚色。”且不必表。

到了次日，方布政又传他进去，叫他唱曲，赏了一副好衣服。从此六生之名震于甘省，不论仕宦富家燕饮喜庆，氍毹上没有六生便觉减色。由此缠头之赠，倍于他优，到此地位，不惟衣帽体面，亦且囊育余资。正是：

博得贵人青眼看，顿教身在九霄中。

那知六生正在得时之际，方布政缘事逮问，此时心绪茫然，自料多凶少吉，那里还有六生在心上？六生亦绝不见面。起身时，众人见人人往送，独六生

不来相送，都说：“平日老爷何等待他，今送也不来一送，真可谓负心的人了”

方布政自从拿问后，亲戚朋友四散躲开，即平时莫逆亲若弟兄的，见他势败，亦反眼若不相识。一路孤孤凄凄，除几个退运家丁外，并无一人与他患难周旋。行了日余，已到直隶界上，离京不过数程，忽见一人骑着一匹驴子，以骡轿边或前或后行走。方公一看，认得是六生，便叫道：“你那里来？也在这里。”六生跳下驴来，请了一个安，说道：“小的来迎接老爷的。”因令上驴，傍着骡轿而走。六生道：“小人那日闻了老爷的信息，连夜先赶到京，寻着部里一熟识书办，细问老爷的事情，知老爷到京即要收禁。小的不放心，预先打点，凡刑部中司狱禁子等项，俱已安放停当，房子也裱好一间，一切需用物件尽皆置办，特来相接。”方布政道：“你那得钱来使费？”六生道：“小人蒙老爷抬举，年来所得约有二三千金，尽够使用，稍尽犬马之劳。”布政叹道：“吾交游满天下，今日能知恩报恩，不至于冷眼相看者，惟汝一人而已”慨叹了一回，为之下泪。方布政收入天牢，果然诸色齐备，一些不吃苦，皆六生之力也。

自此，六生相随在狱，殷勤服侍，见他愁闷，还唱个曲儿与他解闷。方公心绪不好，性情越发乖张，始初原有四五个家人跟随，只因打骂不过，家人们想：“你系势败之人，还恋着你做甚么？”所以渐渐散去。单有一个老家人同六生在内陪伴。以后方公怒时，无处发泄，只有六生常在他跟前，也不免要呵喝几句，奉承几拳了。旁人看了倒替他不平，向六生道：“你又不是他的家人小厮，好意在这个地方陪伴他，今反要受他的气，着甚来由？”六生道：“不是这样说的。你想，他今日何等情怀？自然左不是，右不是，任性使气，并非打骂我也。”从此，六生在他身边愈加小心，竟如孝子奉养父母一般。

及将近冬至之前，方公向六生道：“我不知免得此难否？”六生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。”又唱一只曲子去安慰他。唱到半只，方公大哭起来，他也就不唱了。到临刑之时，只有六生在旁相送，又预先备好衣衾棺槨，缝头盛殓，抚棺大哭，哀感路人，借一寺院安置其柩。人皆称六生义气，赞叹不已。六生道：“吾责犹未了也。”

先是布政家私抄没，有一妾一子同一老仆留寓京邸，六生时时周济，无如囊中亦渐渐顶告竭，只得仍旧唱戏，所得脚色钱，每日遣人送去，以供薪水，自己却足不到门。人问其故，他道：“寡妇之家，岂可胡乱进去？”其正道如此。六生此番在京虽不比从前，所赚毕竟有限，幸亏人人重他义气，在他面上都肯加厚。积蓄一年有余，手中约有五百余金，遂叫了一号常行的船，亲自同老家人送他家属扶柩回去。中舱放柩，后舱眷属同住，自己宿在后梢，等闲

不到舱内。既到家中，择土安葬，一切葬费皆六生罄囊相助。葬毕，重向坟前祭奠，痛哭一番，拜别而去。每向人道：“知音已死，我今不复度曲矣”遂隐去不知所终。

看官，你道此等事岂是无义气人做得来的？世人朝盟夕寒，有身受大恩，一临利害，中道相弃，甚至下石者，比比而是。六生一伶人耳，乃能若此，虽古之烈士何以加焉？余故录此一则，以愧天下之忘恩者。

卷十五 堕奸谋险遭屠割 感梦兆巧脱网罗

第一回

半积阴功半养身，谁知传授失其真？

参苓未必能全命，始信医师解误人。

范文正公有言：“不为良相，愿作良医。”你想宰相而下，内而尚书侍郎，翰詹科道，以及有司百执事，外而督抚司道，以至州官县宰，足以展抱负，立功业者甚多，何以文正除却良相，概不愿为，而愿为良医？可见宰相操生人杀人之柄，医生亦握生人死人之权。宰相而利济天下，则为良相；医生而救济一方，则为良医。未有可以冒昧而为之者。

今世做医的记了几味药名，念了几个汤头，伸指诊脉，不辨浮沉迟数；握笔开方，不知补泻调和。一到病家，但说某老爷请我，某乡宦求我，某人某人俱是我医好的。及至现在之病，非不苦思力索，杂凑一方，无如病不顾药，药不对病，服下去竟如以石投水，万一造化好，撞着了一个，便扬扬自夸，一似卢医复出，扁鹊再生。若是吃去不效，便说此病本来生得古怪，恐怕尚要变症。问他变的何症，则又茫然不知。更有一件大毛病明知用药错了，若肯另换一方，其病或尚可挽回，他偏断断不肯认错，恐怕前后方子两样，坏了自己声名，宁可等他死罢。从来说：“医家有割股之心。”今日那知多变为养生之念，只要自己赚钱，不顾病人死活。

昔宦家一女，招有养婿在家，尚未成婚。其女一日小有感冒，大人家即忙请医看视。那医家素有名望，把指头在脉上一点，便说出病之轻重，并不肯虚心叩问，所以合邑推为名医。千请万请，请得他到来，其父邀入房中看病。看罢出来，便称恭喜，道：“这不是病，是有孕的喜脉。不过胎气不安，服两贴安胎药就好了。”其父默然不应。那知其婿在旁听昨，勃然大怒，赶回家去，告诉父母，定要退婚。其父待医生去后，细思：“我家家法甚严，岂有此事但必要弄一方法，塞住医生的口才好。”见女婿去了，便到婿家，在女婿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，女婿便不声扬，依旧复来。

隔了两日，又请此医到家，对他说：“服药之后，身子安适，甚为效验。但既有胎气，尚须调理，求再诊视，定一丸方。”医家欣然，仍到床前诊

脉。诊过脉后，说道：“我说不错，已有三个月身孕了。只消写一丸方，保养元气。看来生下来倒是一位相公。”其父便请就在床前写方。

方才写完，只见帐中跳出一个少年男子，劈面就是两个嘴巴，骂道：“我是男子，说我育孕，生下相公怪道人家闺女，也说他有了身孕扯你当官去讲”医生大窘，羞得满面通红。拖到厅上，跪下磕头请罪。其父道：“你说吾婿有孕，倒也平常。你说我女有孕，这是名节所关，几乎拆散人家夫妇，却饶你不得”只见一个大丫鬟掇出一个净桶来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家奶奶感你费心，谢你的东西”揭开了桶盖，满满的一桶臭粪，便向他头上一淋，竟像珠冠络索一般。众人掩鼻而笑。医生窘极，钻入桌子底下，把身子乱摇，粪要淋到嘴里去，弄得开口不得。满堂人愈觉好笑。主人也笑道：“本该送官究治，今如此光景，也彀了他了，饶了他罢他虽不怕吃，我们却怕臭的”教把灶煤涂抹在他面上，赶他出去。

那医生得命跑出，一顶轿子已被家人们打得稀烂，坐不得了，要走又不成模样，只得一面走，一面扯起衣衿在脸上乱揩。那知粪与煤灰搅在一处，竟如灰漆灰补一样，那里揩得干净，弄得花花绿绿。满街人见者无不大笑，道：“某先生向来拿班做势，做出名医样子，今日吃了亏了”那医生回去，只得躲在家中，两三个月不好见人。

然此乃庸医通病，无足为怪。更有一种医家，传得秘方，实能手到病除，起死回生，而所用药物，奇奇怪怪，暗里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说出来，可广见闻所未及。吾师王源鲁先生遗稿中，有《老神仙传》，事奇文奇，今先录于左。其《传》曰：

明季天下大乱，张献忠掠河南，俘一男子，白云有禁方，能活人。贼姑置之，未之信也。献忠性残暴，每以大槌搥左右至死，既死而悔。偶忆男子言，召使治，果立愈，始宠异焉。献忠在长沙，一日，忽下令曰：“人持一儿来。”顷之，得几数万，累为台，高几十丈，令将士执弓弓相拟，大惧，遂适于巔。于是，献忠揖而呼曰：“老神仙，老神仙”声殷然动山谷。自此军中皆称为“老神仙”云。

老神仙者，邓州人，姓陈，名士庆，少慕神仙术，遍游名山，无所遇。后至终南，见老人簪冠羽衣，瞑坐石洞中，士庆疑非常人，再拜自陈，求为弟子。老人拭目徐视曰：“若岂神仙中人？去毋溷我”士庆跪拜者累日，每饥则往山下乞食。老人乃与一物如饴，食之，腹中气蒸蒸然，遂不复饥。士庆愈不肯去。又累日，老人出书一卷授之，始拜受而退。视其书，多不省，惟末四页颇有识之，则禁方也。归过洛阳，有贵家秋千坠地而折足，募能愈之者，与百金。试以其方治之，某愈，得金以归。时盗贼蜂起，父母疑子素无赖，在外久

，必从贼得金。士庆出书自明，父方怒，投之火。急收拾取，止存末四页矣。士庆初匿其姓名，后蜀文士刘某与之善，许为作传，始为某述之如此。

其在贼中所全活甚众。献忠嬖楚府宫人老脚，偶以暴怒，以刀刺之，洞腹溃肠，召士庆治之。士庆曰：“嘻，乌有人肠胃离体而尚可复活者？然大王有命，不敢违。”舁置木扉，先以清水涤之，纳其肠胃，线纫而傅以药。老脚越宿而呻吟，三日而思饮食，五日而起坐，不十日而侍侍献忠左右矣。孙可望杀一爱妾，士庆度其必悔，即持去，治之如老脚，衾囊置车中。阅数日，见可望，曰：“前日将军何自杀所爱？”可望抚膺叹曰：“悔不求君治。”士庆曰：“毋过伤，吾今适得一美人，愿以奉将军。”令人持车至，启衾出之，则前所杀妻也。视其项，红痕环如缕，美丽乃倍于平时。白文选与官军战，炮中其胫，濒死。士庆曰：“伤重矣，我无子，彼能父我，而养我以终身，当活之。然彼素反复，须书券来。”白即书券如其言。及以药敷其痛处，锯去其骨，杀犬取胫骨，如其长合之，缚以药，阅三日，而文选驰骑入官军，斩发炮者首以归。其奇验多类此。献忠死，士庆邀游诸将间，年老矣，犹日饮酒数斗，御数女，人或求其术，辄曰：“此非我所能传，有司之者。”后卒从文选投诚，而病死于腾越。

呜呼余览世所传老神仙事，洵奇怪，古方技中不多见也。惜为贼用，弗以其术活一时忠义士。既又闻降将王安吉在贼中尝从老神仙求药，见其群聚妇人，剜取阴上肉方寸许，杂以药，投炉中熬之。须臾火起，光满一室，其火着物不燃。久之，老神仙曰：“药成矣。”复投以药而火熄。若是，是其术非作贼者不忍试，且无由试也。曷足尚哉？

看了此传，足知医之一门亦无所不有。然此离乱之世，人民遭劫时候，宜有此怪诞之术，助贼为虐，割取人身上东西作囊中药料。乃若康熙初年，天下太平，而岐、黄之家，亦有暗里戕贼人命，合药以治病者。看官，你道其事出在何处？且待下回细述。

第二回

岐黄技术本庸常，何乃相传有禁方？

救命先为戕命事，有如剜肉去医疮。

话说苏州之水莫大于太湖，周围八百里，界跨江、浙两省，内有七十二峰，居民聚处，村落极多，皆非船不行。有一个外科医家，姓麻，名希陀，住在太湖中，地名消夏湾。从幼习医。后来不知从何处得了一本秘方，其道大行。因湖中往来不便，借所房子，住在湖州府城内行道。凡疑难险症，人所不能医的，用了他药，却能立愈。从不写方，不过对对症付药。常对人说：“药本甚贵，价值千金。”凡有力之家，生了危疾，请他去看，先要讲定药价，谢仪多

少，然后用药。整千整百的银子到手，不以为奇。合药总在秘室内亲自动手，一年不过归家几次。声名远播，其门如市。只道他是救世的名医，那知是虺蝎为心，豺狼成性的术士

再说苏州有个秀才，姓贾，名任远。平日处馆糊口。其年荒了砚田，欲往洞庭一亲友处，觅一来岁馆地。叫船不起，只得走出胥门外，寻一便船趁住。一路走去，苦无肯趁的船。恰好其时麻希陀在苏州一乡宦人家看病出来，要回家去，听见岸上有人叫唤趁船，推窗一看，是一斯文人模样，便叫把船傍岸，接他下来。

任远落了船，见舱中坐一衣冠济楚的人，船板上摆一药箱，知是行道的，借拱手道：“先生，打搅了。”希陀就请舱里来坐，问道：“吾兄何往？”答道：“小弟要往洞庭山去，赶到湖口再行搭船。”希陀问何贵干。任远道：“小弟欲到彼处，央烦亲友觅一坐地。”希陀道：“弟有两个儿子，正欲请一良师教他。今日有缘，得遇吾兄，何不就到舍下下榻，省得别处寻馆？修仪五十金。如蒙不弃，就此同往，如何？”大凡做先生的欲觅一好馆，千难万难。今偶然说起，就有人请，束修又好看，那有不肯的道理？任远听了，一口便允。正所谓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

在船担搁一夜，明日船到门首，就同上岸，见居民甚少，又四散住开，单有一所大宅，房屋深邃，四面围墙，墙外一条小河环绕，是一独家村庄。到厅上，重又作了揖。家人送茶过了，便叫备饭。饭后，主人向他道：“本定来岁下榻，弟意即欲屈留在此，明日开馆，再加一节修金，何如？”任远道：“家中别无他事，不过还要回去安顿安顿，即便就来。”主人道：“如此，连你的信也不要写的，只是开明地头住处，弟即遣人先送一节束修过去，讨府上回信来，可好？”任远大喜道：“极感盛情有了一季束修，我即不回家去，也不妨了。”当夜，就送入内书房安歇。

明日，是好日子，两个学生出来拜从，面貌却也清秀，问他年纪，大的十七岁，已念文字了；小的十六岁，尚读古文。质地俱好，功课绝不费力，与他讲究，颇能领悟。数日后，接着家信，所送修金已经收到，从此安了心，把家中念头丢开一边了。馆中供应颇丰，师生甚是相得。只是学生不在馆中，独坐一室，太觉无聊，因问学生：“这里可有散闷的所在么？”学生道：“荒野所在，无处可走。正是有一句话要叮嘱先生，晚间无事，宁可早些安睡，却不可跨出书房门一步。牢记，牢记。”任远暗想：“这书房门外定然就是内室，所以教我不要跨出。”便把头一点道：“晓得了。”

来岁清明时候，又有家信来，说清明束修已经收到，家中正好接济。余亦不过家常细话。因对学生道：“你家送束修去，该与我说声，我也要寄封书回

去。”学生道：“寄信不难，只是信上不要写出这里的地方来；写了，父亲要怪的。”问其缘故，笑而不言。任远又想到：“他家不要我写明者，定怕我家中晓得，或有人来缠扰，也太板执了。然承他送过束修，讨过回信覆我，我心已安，何必定要写信回去，惹他不喜？”

夏间，大的学生教他开笔作文，小的亦教他念些先辈文章。学生亦欣喜乐从。只有主人家自初到相接之后，绝不见面，偶尔问起，总推不在家中，这也不放在心上。一夜，正值中秋佳节，学生已放了进去，闲步庭中，月色甚佳，见书房开在那里，走到门口一望，不像内室所在，悄悄跨出，见侧首一条小弄，两边俱是白粉高墙，月光照耀如同白昼，望去绝无人影。信步走去，一阵腥风扑面，耳边隐隐有凄惨人声。再走几步，只见几间矮屋，声从内出，微微有火光在内。从门缝一张，那知不张犹可，一张的时候，头顶上失了三魂，脚底下掉了七魄，吓得两只腿如斗败公鸡一般，索落落发抖起来。

你道屋内是甚么东西？却是身体不完的人。有没了鼻的，有没了耳的，有没手没脚的。内面地有数尺深，还有血淋淋如死的一般倒在地下，都在那里呻吟叫苦。墙边沟内，尚有无量血肉狼藉。斯时，任远连忙退步，回转书房，心头还跳个不住，想到：“莫非我在这里做梦么？又难道这里是阴司地府，走入地狱里来不成？”睡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那里睡得着？

一到天明，便即起身，坐着呆呆的想：“怪道学生教吾不要跨出门外去，为有这个缘故”少停，学生出来，见先生颜色变异，便道：“先生昨夜敢是走出书房去么？”任远道：“没有。”学生道：“先生不要瞞吾，只怕倒受些惊吓了。”任远被他猜着，便道：“吾正要问你，你家为何有此被伤受苦的人？”学生道：“今日不得不直说了。这屋内受苦的人，都是我父亲取的药料。只因我父亲当初曾得一本秘方，凡人身上的病，都要人身上的物件医治。如耳目四体之症，割取活人的耳目四体合药；五脏六腑中生了痲疽，割取活人的五脏六腑医治，无不立效。故收罗这些人来作为药料，死的丢开，活的留着备用。所以他们在那里叫苦。”任远慌问道：“这些被割的人，是怎样来的？”对道：“或做手艺的，或走江湖的，骗了进来，便不放他出去。”任远口中虽问，已吓得心胆俱碎，面如土色，眼内扑簌簌流下泪来，道：“莫非吾也在此数么？”学生道：“先生休慌。前日请你来，原是此意。今感指教之恩，决不害你性命。但三年后本要送你回去，今则不能矣。只好终老于此罢了。”任远执了学生的手道：“我就住……住在此，这条命都在你两个身上，免我一死才好”学生又安慰了几句，便走去念书了。

任远从此以后，日日如坐针毡，思欲逃去。但墙垣甚高，怎得插翅飞过？又怕学生也变了心，性命难保。只得倒要假意奉承，使他欢喜。想平日曾诵

过《白衣观音神咒》，是救苦救难的，遂每日持诵千遍，朝夕向西跪拜，以求救拔。一日，梦见白衣妇人向他道：“要脱祸，待遇布。”醒来不解所为。

隔了数日，忽见学生拿匹布来，约有五六丈长，说与先生做衣裤的，等裁缝来裁剪，便放在书房一边。任远触着前梦，心生一计，到夜间人静，将布在水缸中浸湿，掇一桌子，摆在墙边，立在上面，把布执定一头，将一头擦过墙去。湿布粘在这边墙上，便扯拽不动，因用力挽定，以手挽手，扒上墙头。往下一望，是一块菜园空地，又将里面的布粘在墙上，挂下身子。走过菜园，一带篱墙，扒过篱墙，又是一条小河隔断。幸亏幼时曾识水性，游过河去，上了岸，拔步便走。正是：

茫茫如丧家之犬，急急似漏网之鱼。

夹七夹八，走到天明，约有数里之远。那知不是天尽头，却是地尽头，白洋洋一望大水，是大湖边了。

任远虽已逃出，又怕后面追来，捉将转去，仍是一死。眼前又无一只船过，急得没法。等了一会，见上溜头有一船使篷而来，极力高叫“救命”。那船便落下篷，傍拢岸来。任远便往船上一跳。船家见他满身尽湿，面目惊惶，问他：“可是遇了盗么？如今要往那里去？”任远道：“正是遇盗。今要往洞庭山去。”船家道：“这是顺路，带你去便了。”扯起篷，不上两个时辰，就到洞庭山下。别了船家，上岸走到一亲戚家。那亲戚见了，忙问道：“吾闻得你在远处教书，为何如此模样？莫非河中翻了船么？”任远道：“一言难尽”便拖到僻静之处，将麻希陀的作为，自己被骗缘由，细述一遍。其亲戚骇然道：“既如此，速去报官”同到大湖厅里喊事。大湖厅叫进，细细问明，叩传齐衙役，又知会了太湖副将，带了营兵，同去协拿。叫任远做个活证，齐到消夏湾来。

那日学生起来，不见了先生，见一匹布挂在墙上，知其越墙而出。但此处非船不行，叫人在芦苇荡中各处寻觅。其时，麻希陀湖州未归，家中疑虑交迫，忽见官船营船纷纷到来，把前后门守住。先生领了官府人役，一直打进，搜出许多四体不完的人。两个儿子晓得事发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对着先生大哭。任远见了，倒觉惨然，只得向他道：“你父恶贯满盈，吾也顾不得你了。”官府便把一门眷属都上刑具，解往上司衙门，又移文湖州府，捉拿麻希陀到案。

那麻希陀捉到了，不待夹讯，一把恶款供招。当下痛打四十，家属一齐收禁。后来麻希陀问了凌迟，妻妾俱问斩罪，家私抄没，以给受冤之人葬埋抛弃的骨殖。苏、湖两府传为奇事。任远从此虔奉观音，家里授徒，再不敢出门寻馆了。可见为恶到头终有恶报。任远虔诵神咒，终获大士之佑，脱此罗网。有人道：“两个学生不忍害先生性命，先生倒害他性命，觉得不忍。”不知为

地方上除害，即为地方上造福。古人大义灭亲，子且不顾，况弟子乎？

卷十六 方正士活判幽魂 恶孽人死遭冥责

第一回

孰是如来孰是仙？须知地府有威权。

倘然善恶无公道，头上苍苍不是天。

昔宁都魏叔子笃信地狱之说，为事理所必有；而诵经礼忏，消灾灭罪之说，为事理所必无。盖谓崇佛可以灭罪，则势力之家，不妨穷凶极恶，一任我所欲为，但邮其十一之资，诵经礼忏，即可免罪。是阎罗王只同畏势恂情之庸吏，而亦阿党好谀，可以干请关说的了。小人恃此，益肆然而为恶。譬如豪贵子弟，倚着父兄亲党声势，为害乡里，事发当有救书至也，焉有道理？然据此以废地狱之说，则又所谓惩噎而废食，断断不可。因作《地狱论》三篇，以告天下后世。

其一曰：

或问：“佛说地狱有之乎？”魏子曰：“吾不知佛为何如人。其说地狱，则不悖于圣人，无惑也。”曰：“然则圣人何以不言？”曰：“前之圣人不言，后之圣人言之，何必同？且夫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以正夫赏罚，天下一侯大夫，讥贬天子，事皆出于创说。使非圣人为之，则众人惧矣。古之圣人，言上帝后土鬼神祸福感应之事甚备。而佛氏衍而象之，其何怪焉？且子亦知地狱所以说乎？三代以上，礼明刑平，君相治于上，百姓安于下，故鬼神无所事赏罚。及走世道衰，刑赏乱，善恶淆，人心郁而不平，或恶极罪重者终以死，又或一死不足以偿罪，天下之人以为事之适然，不必其善获福恶得祸也。于是善无所劝，而恶无所惩。子不见夫宋子业，赵石虎之杀人乎？不见夫曹操、刘裕、华歆、秦桧、崔立、蒲受耕之奸贼乎？不见夫隋杨广、金完颜亮之淫逆乎？国家之法，至于凌迟止矣，甚而门诛，甚而赤族止矣。今夫刚狠之人，愍不畏死；残忍之人，则立视其父母子姓之死，不以动其心，而又门诛赤族之刑，滥而无当也。是故，人莫痛于身受极刑，刑莫惨于求死不得。求死不得，莫甚于死可复生，散可复聚，血肉糜烂，复可成体，以展转于刀锯鼎镬之中，百千万年而无有已极，于是干请贿赂无所谋，孝子慈孙总不能代，恶报极于及身，株连不及于一人。呜呼至矣尽矣，无以复加矣，于是而生人不平之心始平，于是而人劝人惩。”

其二曰：

三代以下，刑赏不足以惧人。于是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以名惧之。

曰：汝弑汝君与父而为帝王，极富贵，擅威福，天下颂神圣，纵自以为得计，而书之于策，则乱臣贼子之名，忆万世不能去。但名之为说，可以动天下

之智者，而不可警天下之愚人，与天下不自为愚，而荡轶非常之人。何则？愚者见目前倡优盗贼，为其实，安其名，不之耻也。荡轶非常之人，则以名者身后之事，吾有知乎尔？吾无知乎尔。且吾有身耳，名得强而命之。若至身后，天下每多姓同名同，何必其是我？天下即无姓同名同者，亦何必其是我？故不胜私欲之忿，则曰“不能流芳，亦当遗臭”。呜呼彼固不嫌以乱臣贼子自居矣，名保足以惧之？然执基人锯鼎烹之于其死，是故，刑赏穷而《春秋》作，《春秋》穷而地狱之说起。

其三曰：

或言：“佛未至中国，三代以上曾无一人入地欲者。后世死而更生，言地狱事，非诞则忸于习闻，妄生神识耳。”魏子曰：“汉唐以前，狐突见共世子，荀偃颂晋厉公，亦既徵其事矣。且即以为自古无之，而三代以下，可造而有。何则？天下之事，莫不自无而之有。天地何始？未始以前，无天地也。万物何生？未生以前，无万物也。人浴而振衣，岂有蚤虱哉？久则蚤虱生，又久之，而蚤虱牝牡长子孙。令人目无蚤虱，以有蚤虱，而卒不怪者，习于常也。末世赏罚失措，人心愤一，则必有鬼神以泄其不平，久而人之耳之所闻有是焉，心之所思有是焉，感恩仇之祝而诅者有是焉，于是而地狱成矣。蜣螂之转丸也，丸成而精思之，有口而白者，存丸中；治金丹者，昼夜精思，而神丹生于虚器。故曰：心能生气，气能致精，精能成形。”而或曰：“鬼无形也，庸可执而扑乎？”《易》曰：“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”未有状则有形，有情则有识，有形则可拘而制，有识则可疾而苦。子不见夫梦乎？梦无形也，梦人鞭之，则梦中之身痛焉。梦食珍美羹味，则梦中之口甘焉。古以形致形者，人之治人；以无形致无形者，鬼之治鬼。譬如马鸣雀叫，人不得通，而彼雀马则能通之；鸟翔空中，人不能斗，鸟则斗之。是故，鬼可执而扑也。或曰：“佛说地狱，恶人不息，说之无益明矣。”魏子曰：“夫子作《春秋》，而后世乱臣贼子不止，则亦将曰《春秋》可无作耶？是故，地狱之说，吾谓可补前古圣人所未及。”

这三篇《地狱论》，明确透辟，是作者以菩萨心肠，现阎罗王相。乃读几句死书的人，或疑其不经，谓非学明道之言。不知生不偿罪，死必极偿，又决非诵经修斋可免，的是千古至论。就是古无地狱，吾知叔子既创此论，上帝亦必道其言是，设置刀山风水等狱，以待不忠不孝，穷凶极恶之人死后受罚，以抒天下不平之气，垂万世无穷之戒。况乎果报昭然，实有信而可徵者乎？

看官，你道幽明异路，那得信而有徵？要知这件事并非在下捏造出来的，却有一位道学中人，生平不欺一人，不诳一语，上帝念他为人正直，即在阳世上已命他掌理阴司赏罚，烦闷人间善恶。姑说他一二桩判断的事，人人听了

，都要不寒而慄，即要不信，也不能不信。试听下回述来。

第二回

三教本来同一理，鬼神原是在人心。

平生正直存公道，不断阳间也断阴。

话说吾乡昆山县地方，有一前辈先生，姓朱，号柏庐。系明朝诸生，人都称他为“柏庐先生”。先生存心忠厚，立品端方，专讲性理之学，不喜释、老之书。人家写的“黎明即起”这篇家训，就是他做的。真是独卧不愧衾，独行不愧影的君子。至若文章博雅，学问宏通，乃其余事。平日教导生徒，先实行而后文艺，故出其门者，皆有学有品。望而知为柏庐弟子。故提起他姓氏，未有不钦敬的。

先生一夜朦胧睡去，见有无数人役到门迎接，请往冥间审理事件，遂乘舆而往，到一所绝大的衙门，堂殿巍峨，气象整肃。回顾自身，冠履袍服，已非今制，俨如戏台上的王侯打扮，便即升座。两旁侍立书役皂隶、牛头马面等众，皆如庙中泥塑的妆束。庭下排列仪杖，枪刀剑戟，无一不有。伺候人役，济济满阶。有一判官走上，打了一拱，送上一碗汤来，内有黑团子五个，请食了审事。先生吃过，问是何物。判官道：“是五个铁丸。此阴司规矩，凡鬼魂当面，即有亲属朋友，亦要照律科断，留不得一毫情面。倘一徇私情，腹内的铁丸便要变红了烧将起来，教你片刻难忍。”说罢，就呈上多少案卷。逐件判断，忙忙的审了一夜，到天明才醒。自后夜里总往阴间审事，绝不敢漏泄于人。

只是先生训徒甚严，平日夜课时，不至半夜不止，坐在学堂里，绝无一些倦容。自从管了阴司的事，用过夜饭，便即欠伸要睡，限了学生功课，自己便闭门高卧，并叮嘱门人莫来惊动。有时日里亦闭门去睡，任你高声叫应，全无动静。学生们心疑，叩问其故，始初笑而不言，继而说出缘由，才晓得先生并非贪睡，被阴司请去审事了。从此先生睡去，学生们相戒勿去惊动。

一夜审事，勾到一个鬼魂，却是平日相好的朋友。其人曾中两榜，因年纪有了，不去做这民，平日兼通释典，修斋奉佛，朝夕礼诵经文，要修到西天路上去的。却查其生平功过，少年时节，曾往尼庵游玩，见一年少尼僧颇有姿色，动了淫心，一时把持不定，奸宿了他。这得罪案倒也不轻，盖冥中淫律最重。故曰：“淫人妻者，得子孙淫佚报；淫人室女者，得绝嗣报。”若奸宿尼姑，尤为败坏清规，污秽佛地。今犯此罪孽，又无善事可补，注定转世投入狗胎，变为畜类。

柏庐见了，因念平日交情，心中好生不忍。便问道：“汝向习经典，还记得么？”要他记得，便是本心不昧，或可挽回。那人答道：“全不记得。”又手写一“佛”字与他看，道：“汝还认得此字么？”答道：“不识得。”又道

：“你朝夕持诵的《大悲神咒》，难道也忘记了？”答道：“不知。”先生便高声念出一句《大悲咒》来，要他接下念去。他益发茫然，不知接诵。那知才诵得一句，两边侍立的判官书吏牛头马面等众，都伏倒地上。盖《大悲咒》都是佛号，神鬼钦服的。而腹内铁丸亦渐渐升起，如烈火烧到心上一般，便叫左右把张狗皮披在他身上。只见那人向地一滚，已变了狗形，摇头摆尾而去。醒来心下戚然。一到天明，即叫人到某家去打听，回说：“其人已于半夜急病而死。”为之咨嗟不已。弟子叩问其故，细述夜来所判。看官，要晓得柏庐本不欲说，所以说者，欲少年子弟勿犯衰淫，庶免堕轮回，却是一片婆心，并非不隐人过也。

又一日早起，连呼某人可怜，盖某亦先生旧友。弟子问道：“某人现在某处做官，闻他地方上遭遇荒年，赈饥安边，赚了若干大元宝，正是得意时候，先生为何说他可怜？”柏庐道：“正为这节事上，不久就有灭门之祸了。”弟子问道：“何至于此？”柏庐道：“你想百姓遭了凶荒，流离困苦，饿得慌了，草根树皮都拿来充饥，正所谓老弱转乎沟壑时候。难得朝廷加恩百姓，教地方官发米赈济。那办赚的官实心奉行，一家数口，多领了一斗二斗的米，就多延了三日五日的命，倘或另有接济，便可不至饿死了。今乃瞞心昧己，只顾一身，该给两口米的，克落了一口；该给一石粟的，克落他五斗；设厂施粥，逼迫大户捐米捐银，开消公用；粥中和入冷水石灰，又限定一人一碗；还有到迟了吃不着的，白白里赶来忍饿，倒弄得臭气熏蒸，死者无数。官府漠不关心，只愿死者多，食者少，便可多落几担米，多赚几万银子。岂非上负朝廷，下害民命？这罪孽那得不重？昨梦呈到一宗案卷，冥官叫我判定画押，上奏天曹。予细阅卷宗，乃是侵盗赈米的官吏罪案。罪之轻重，照他侵盗多寡为定。轻者暴死，重者灭门，贬入地狱中，转世为牛马，为犬豕。轻者子孙乞丐，重者断种绝嗣。今某之罪，正犯极重一条。亲友帮办分着的，罪亦不免。不久就要勾到，故我深为叹息。”弟子道：“如此，可忏悔得么？”柏庐道：“忏悔一道，要视乎人。其人若本来为善的，修斋礼忏，只当存养善心，不求福而福自至。若积恶的人，罪己犯实，欲借僧道之力，经典之功，以资冥福，譬如割别人的肉，贴得上自己身子上么？你们日后倘得出仕，总要爱民之心，遇着饥荒年岁，尽力赈恤，切勿假公济私，一毫沾染。我恐某人的一家，就有凶信到了。”遇然隔了月余，传得信来，说某人合家染了时疫，父子四五十口，不上数日，相继而亡。更有奇者，他一匹心爱的白马，到他死的那日，尾上之毛退得精光。这明明画出一绝嗣的影子来了。门人始叹先生的话果然一毫不差。

先生晚年，不饮酒，不杀生，后来无疾而逝。玉山上三贤祠，先生其一也

o